

【同人翻译八团】所以.....再见了， 由比滨结衣 小柔柔柔柔 w

## ①他和她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修学旅行后代休的第二天，也就是学校恢复正常上课的日子。

本来我应该在学校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提及本该存在却被当作不存在之类的细节。

如果不当作没有的东西对待，班上的人就会死，为什么呢？

不，应该说有些人正因为受到了这样的待遇才不会死。难道我是救世主？

嘛，救世主虽然夸张了一点，因为是半强制性的社团活动，所以这半年来，我给各种各样的人做了“为了解决问题的‘帮手’”之类的工作，所以也不是什么错误的说法。也许。

但是，虽然说是帮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负担呢.....虽然不能说是因为那个原因，但现在的我正处于感冒状态。

懒.....而且还很热。

总之，吃了家里的非处方感冒药，把降温贴贴在额头上，如果真的只是普通的感冒，不久就会好。

还是不是感冒——虽然不知道，但因为是感冒的第二天了，所以去看医生还为时过早。

我的情况是，在医院里，天生的隐形能力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很自然地就被排到后面去了，反而经常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

因此，去那种地方是最终手段。

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有余力。

身体真的不舒服的时候，不是什么都想不通，就是同样的想法一直在循环。

.....嗯？不，现在想想我心中的谎言和欺骗也没用。就算没有感冒，也只是兜圈子而已。

我所做的既不是解决问题，也不是帮忙，只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

而且在那个时候这是最好的。对于叶山和海老名他们来说.....不，是“也”吗.....？

我自以为调节得很好，但是.....被那样的反应回报也很困扰吧。

之前因为没能读懂对方的想法而失败了，这次本来以为多少能理解了。

以为终究只是以为。

不可能知道对方是如何把握与自己的距离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状态太近了，有很多危险。

这里为了彼此稍微分开一点比较好吧.....是自己退，还是让对方退，以后再考虑吧.....。

我躺在床上想着这些，再次陷入了梦乡。

叩叩

突然传来敲门声，把我吵醒了。

躺着换了个姿势看向窗外，已经到了天空开始变红的时间。

最近白天越来越短，所以时间也不晚。

敲门的人是谁显而易见。

“小町?”

“嗯.....哥哥，能进去吗.....不，能放进去吗?”

“嗯、没关系.....能放进去吗?欸”

咔嚓

我还没来得及对小町别扭的回答产生疑问就胡乱回答，物理上的最终结界就被打破了。

“.....你好。”

“呀，呀哈喽。”

在我起身的时候，跟着小町进来的是谁呢?雪之下雪乃和由比滨结衣。

不，很奇怪吧。发生了那样的事之后。

不管她们有什么感情，一时半会我都不想和她们见面。

很难为情，这种时候来。一不留神就说了实话。

想着想着，小町把两人拉到我的床边，自己再次对着门说道。

“那么，接下来三位慢慢来吧~~”

“啊，喂，小町!我没想让她们进来.....”

咔嚓

门被无情地关上了，房间里只剩下我、雪之下和由比滨。

“啊，果然还是不太好啊.....对不起，小企。我们也马上出去.....”

最先开口的是由比滨。

不，说的话太直白了，你能不能不要用那种快要被抛弃的小狗的眼神看我？

这孩子的语气虽然很真诚，但表情过于雄辩，所以不太好阻止，真让人头疼。

毕竟是那个雪之下雪乃也无法拒绝的程度啊。

“不，.....反正是小町的阴谋。”

“而且.....你有什么事吧?在这里尽快解决对我来说也是万幸。”

说真心话，在这种状态下，自己的房间不想被谁进，但就雪之下而言，毕竟是彼此彼此的关系，所以无法强烈拒绝。

“啊，我.....没什么事也想来，不过.....”

“所以说不要说那种话.....”

“欸?”

糟糕。

刚才想的事情直接说出来了吗?不行不行。

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这是自己的房间。

“啊.....不.....我还不习惯让人进自己的房间.....”

我一边把话题转移到微妙的偏差上，一边牵制她，不让她说更多无关的话。

“对、对不起.....”

“.....差不多可以进入正题了吧?由比滨同学和感冒君。”

“.....我以为你又要起奇怪的绰号了，没想到你说的是真的，吓了我一跳。”

“对不起，我好像辜负了你的期待。不过今天真的.....我也不能让你说太多。”

嗯。看来部长也有部长的顾虑。

值得惊讶的是雪之下的变化，还是变成那样存在的我这个人——。

“那么，身体怎么样了?”

“嗯，烧也退了，明天应该就能去了。”

“太，太好了.....”

由比滨松了一口气，把手放在胸口。

雪之下的表情似乎缓和了一些。

“那么，.....最近.....对不起。”

“啊，我也.....对不起。”

说着，雪之下一边垂着长长的黑发，一边向我鞠了一躬，由比滨双手合十放在胸前。

“.....什么，你说什么?”

虽然可以推测出“最近”指的是什么，但无法理解被这两个人道歉的状况，所以问了一下。

“嗯.....我不太清楚.....我说得有点过分了.....”

“我也觉得.....我的说法有点不妥.....向你道歉，比企谷君。”

坦率吐露内心的由比滨，和只把问题集中在表达方式上谢罪的雪之下。

确实很像她们。

但是，我不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得好像现在已经知道了似的。

“难道今天.....说了什么吗?那个.....海老名。”

“嗯，现在也不太清楚.....姬菜对我说‘不要太责怪比企谷君，错的都是我’.....”

.....原来如此。她并没有直接说我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告诉了一些暗示吗？

“虽然不知道内容，但有某种原因变成了那样。”

或许世上很多事情都能让人意外地接受。

而且，如果了解彼此认为可以深入的领域，也许就能顺利进行。

但是，很多时候连别人的情况是否存在都不知道。而且，一般人都不会在意这些，而是脱口而出。

就像当时的她们一样。所以，没必要那么费心。

“.....也没必要那么在意。我也不觉得说错了话。”

“嗯。我到现在也不觉得自己说的话有错。不过，最终还是因为那个把小企.....”

先回答我的是由比滨，我有些畏缩，但还是继续说。

“就算我用正确的说法伤害了对方，我也不属于那种类型，所以不用放在心上。”

“那是不是因为你对那个人没什么想法？”

雪之下突然说出的这句话，让我刹那间停了下来。

所以，所以我对你们也没什么想法.....我到底没受伤，这句话实在说不出口。

在我沉默的时候，雪之下继续说。

“这个时候，我不在乎你是怎么想的。所以，你可以把我的道歉当作自我满足。”

“.....是吗？”

既然对方先这么说了，就只能这样回答了。

嘛，如果对方不在乎我，自己也会觉得轻松。

这对孤零零的两个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体谅了吧。

就像我在侍奉部的活动中所做的那样。

因为我是为了自我满足而帮助别人的，所以不管自己遭遇什么，都属于自己的责任范畴。

“啊，我倒是很在意.....小企.....在想什么呢？”

“欸?”

“因为我觉得最近的小企……没有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说出来……”

……由比滨对这种事还是一如既往地敏感。

直到最近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事，你已经看穿了吗?你是超能力者还是什么?绝对会说可怜之类的话吗?

“……那不是你的错觉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我的自由吧。”

用不会说谎的程度的措辞适当地蒙混过去来测试。

“也许是吧……现在的小企……就像文化祭时的小雪一样……那个”

“如果真的是那种程度的事，对我来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对、对，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和由比滨同学当时是怎么看你的暂且不论。”

我以为到此为止是平时不关心他人的雪之下的关心。

“如果‘真的是那种程度的事情’，是吧……”

“小雪……”

雪之下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的表情……不知为何，我想起了文化节后的平冢老师。

是一直以来互相挖苦、互相摩擦的对象……她不可能不明白言外之意。

但我不敢把内容说出来。

不敢承认。

所以我别无选择，只好再次沉默。

“嗯，既然如此……我该告辞了。”

“那，那我也……啊，这是我来的路上买来的，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喝吧。我想是小町帮我放在冰箱里了。”

“……那就谢谢了。”

雪之下转身朝门走去，由比滨放下背包，准备拿出什么。

“还有这个。”

取出放在手掌上的是 SD 卡。

由比滨和这样的东西组合在一起，真是奇妙。

“.....由比滨有什么要交给我的数据吗?”

“修，修学旅行的照片.....是一起拍的吧?”

这么说来确实如此。

因为平时没有拍照的习惯，所以完全忘了.....不，稀奇的事不记得才很奇怪呢。

修学旅行.....因为最后的记忆太过震撼。

我承认这个真的好吗?

“是啊.....这个只是复印数据，明天还给我就行了吗?”

“嗯，就这样。”

“知道了。”

看到我把接过来的 SD 卡放在桌上，由比滨也收拾好背包，朝门口走去。

“那么，小企，保重身体吧。”

“.....多保重。”

“啊啊。”

等在门前的雪之下低下头，由比滨轻轻挥了挥手，走出了房间。

“.....呼。”

房间里安静下来，躺下后发出一声奇怪的叹息，不知是安心还是寂寥。

“.....睡觉吧。”

我的视线再次变暗。

× × ×

吃过晚饭后，烧基本退了，我决定复制由比滨交给我的 SD 卡数据。

但是，可以吗，这个.....不光是我和由比滨的照片，还有修学旅行时的其他照片。

不，如果只是这样还好.....由比滨的数码相机拍的照片大概都能看到.....这大概是暑假全家旅行的照片吧.....除此之外，这孩子还拍了很多照片呢。

故意的?.....由比滨的所作所为.....明天还的时候该说什么呢?

闭嘴就行了吗?啊，到底是良心作怪，除了拍有我的照片以外的没有复印。是真的。

.....总觉得睡前看到了又要发烧的东西。

## ②即使如此，比企谷八幡的学校生活也过得很平稳。

总之，昨晚的担心似乎是杞人忧天，没有再次发烧的情况，也基本没有倦怠，比平时醒得早了一些。

我去客厅的时候，小町已经准备好早餐了。

和往常一样，父母二人已经出门了。因为是工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啊，哥哥早上好。已经好了吗?今天能去学校吗?”

“早上好，小町。嘛，差不多好了，今天应该可以去了。”

一起坐到桌边，小町不知为何捂着嘴笑了起来。千叶特产有多少?就算是我这个妹控，这个表情也有点拥护不了的恶心。不愧是我妹妹。

“.....小町，你怎么了?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没有?只是，我想是不是昨天小町叫来的药有效果?”

“.....药是让人吃的，不是让人叫的。”

“又来了~哥哥会要求让大家都说这种无聊的话吗?”

.....完全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嘛，我有时也会故意说些对方听不懂的话让对方继续说下去，所以没有资格说别人。姑且先歪着头吧。



“昨天不是很期待吗?”

“不要用会引起误解的说法。”

“嗯，事实是哥哥把两个美女带进了自己的房间……”

“那也不是事实，因为我没把她们带进来。是你把她们叫来的吧?”

两个美女……我也不否认。

“好了好了……细节就不用多说了。如果能恢复精神，结果就是好的。”

“……反而还会发烧呢。”

我想起晚上看到的照片，不由得小声嘀咕。

“什么?”

“嘛，没什么，还是赶紧吃吧。”

“哥哥真小气！跟我说昨天说的话不也行嘛！明明还没听说过修学旅行的事。”

小町吐了吐舌头，皱起眉头，然后拿起吐司啃起来。

这么说来，把回忆的故事作为礼物……这么说过来着？我一回家就睡了，所以忘了。

“嘛，今天以后再说吧。”

“嗯……”

虽然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可能是担心我还没有开始说话，所以没有再追问下去。

吃完早饭，收拾好一切，走向玄关。

“有没有忘东西?”

“没关系没关系。啊……哥哥修学旅行的礼物的话。”

“以后以后。”

“切——”

“啊!”

啪。危险危险，我差点忘了东西。想起“修学旅行”这个词，却忘了把由比滨的 SD 卡放进包里。

我暂时放下了包，爬上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一直放在桌子上的那个。

“果然还是得说出来确认啊……我不是电车司机。”

“……真少见啊，哥哥忘记带东西了。”

“！”

突然听到背后传来的声音，不由得回头一看。

你什么时候进我房间的？即使是血脉相连的兄妹，也不用继承这种隐形能力。因为很让人害怕。

“别吓我，小町。”

“反倒是小町吓了一跳。哥哥每次都仔细检查随身携带的物品。”

对。对孤独的人来说，遗忘东西是致命的问题。“忘记了，找谁借呗”，有这种天真想法的人或许无法想象。因此，请不要吐槽因为没有借的对象而感到寂寞的人。

而且，即使我让邻座的人给我看教科书，我也无法改变不自然的状态，让看教科书的人在众人面前暴露，也很可怜。所以，为了不忘东西，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啊……可能是因为病还没好吧。”

“没事吧？还是休息？……话说回来，那里什么？”

刚表现出了妹妹的温柔，没想到马上就来踩地雷。如果是扫雷器的话，游戏马上就结束了哦。

“看不出来？”

用手指抓住手里的东西给小町看。

“不是这个意思，……啊！难道……”

“好了，我们下去吧！”

“是是……”

我手里拿着 SD 卡，推着不情愿的妹妹又下了楼梯回到玄关。

我把它收进包里，小町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地说。

“里面有修学旅行的照片吗?.....昨天雪乃姐姐或者结衣姐姐给的。”

你怎么连这种事都知道?这个妹妹。难道是侦探?名侦探小町.....听起来不坏。

“嘛.....是昨天从由比滨那借来的。”

即使否认也无济于事，也没有特别撒谎的理由，所以我简单地说出了事实。

“欸~小町也想看看 SD 卡里面的东西。”

.....这实在是太糟糕了。小町看到里面的东西，就等于知道我看过由比滨的各种照片。

幸好找到拒绝的理由非常简单。

“我说好今天先还的。而且我已经把资料复印了，以后再看就行了，至少只有拍我的照片。”

“既然如此，一会儿给我看看就行了吗.....嗯?”

“比起那个，我们出去吧”

她似乎对我的最后一句话产生了些许疑问，赶紧把妹妹赶出玄关，锁上门。

“那我走了。”

“.....我走了。”

虽然除了雪洞之外已经没有其他人了，但还是习惯性地打了个招呼，走出了家门。

“哥哥.....别忘了照片和礼物哦。”

“.....是是。”

.....总觉得出门前就累了。

到了这个季节，骑自行车上学又变得艰难起来。

跑得快，身体暖和，但风压会变紧;跑得慢，依然寒冷。之所以说又，是因为夏天就是夏天，热得难受。

虽说气候变暖啦气候异常啦的说法不绝于耳，但我觉得最近季节性的痛苦时期真的在增加。夏冬长，春秋短。地球啊，饶了我吧，光是活着就已经够辛苦的了。

既然自然和人类都不温柔，那就只能自己宠着自己了。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季节喝的温热的 MAX

咖啡是最棒的。嘛，冬天不也能做吗？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来到学校的停车场，锁上自行车。

这时，背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早、早上好……”

转身一看，由比滨结衣正站在那里，一头茶色头发，侧边扎成团子，一看就像现在的女高中生。

也许是天气变冷的缘故，她今天脖子上围了一条粉色的围巾。虽然无所谓，但这家伙很适合粉色，难道是因为太笨了吗？我想了很多多余的事情。

但是，虽然不是感冒，声音却不怎么有精神。

“早上好……身体不舒服吗？”

“哎？！不、不，不是的……小企，感冒没事了吗？”

“嘛，烧也退了，虽然还没完全好，但差不多好了吧。”

“太好了……对了……那个……看到了吗？”

她用手指在胸前摆出三角形，像害羞时那样移开视线说道。

“……说什么？”

“看见了”这个词，我也不是没有印象，但我觉得自己先说未免太过示弱，于是我反问道。

“照……照片。”

“啊，修学旅行的，我看到了，怎么了吗？”

我没骗你，没骗你。

“不是，不是那样的……那个……其他的……”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一句虽然听不清，但我理解了她想说的。

被问到这个地步，我只好避开由比滨的视线，用手指挠着脸颊回答。

“嘛、嗯……因为没有分在文件夹里……那个……”

看着由比滨涨红的脸，我感觉自己的脸的温度也跟着上升。

“对、对不起，小企……………”

原以为她一定会骂我“恶心”“变态”“跟踪狂”之类的，没想到她竟然向我道歉。

“不，不，是我……………那个，不知不觉就看了……………不好意思。”

“……”

“……”

「那，那个。」

与此同时，由比滨也打破了沉默，她伸出手说：“请。”

“啊，那个……由比滨进过我的房间和照片的事，算不算扣除？”

“如果你对这个还有不满的话……可以提出任何要求。”

彼此无意中闯入了私人领域……这样不就没有办法了吗？

“……知道了。总之这样就行了。不过……不要紧吧？”

“什么不要紧？”

“那个……看了照片后，对我的印象会变……………”

……原来这孩子还在在意这种事啊。

以前我就有过分在意别人眼光的特征，但来到侍奉部后，看到对这些毫不在意的人——虽然这也有问题，但我觉得自己多少从这些东西中解放出来了。

在这里请像我这样的人作为他山之石好好学吧。顺便一提，我记得照片本身只是和印象中是一样的东西。

“那个，我想我之前也说过了……我对别人的印象不会那么容易改变的。”

“……那只是没有印象，或者只是讨厌吧？”

这么说来，好像也说过那样的话。啊，这个展开好像会很糟糕。

“小、小企……………也……讨厌我？”

“……………不……虽然不讨厌……………”

红着脸，眼眶湿润，眼珠上抬地问我，我怎么可能说讨厌呢，真的很为难，别这样了。

“说起来……想要控制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印象的时候就错了。”

如果涉及个人感情的话，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不得不把话题拉回一般话题。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想着被人讨厌才行动起来的。因为想被人喜欢反而被人讨厌的事情有很多，所以不用把这些事情都放在心上。”

“不能控制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印象……吗？”

由比滨用食指抵住下巴，若有所思。表情一转，似乎很开心。

“那么反过来也有可能吗……”

她放下手，直视着我的脸，坚定地说。

“……那么就算小企故意被讨厌，我对小企的印象也不会改变。”

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这么说!

……不行，会陷进去。我没说什么。

大概是进入倒计时了。那不是坠落，是发射吗？

我是火箭还是什么？

在脱离大气层进入会合前会发生爆炸起火吗……我果然会掉下来吗？

“是……是吗。”

“嗯，是啊。”

汗流浹背，目光游离的我好不容易才回答。

她笑咪咪地继续说，仿佛我完全没有反应。

“啊，还有刚才说的那个要求，……小企，你没忘记那个约定吧？”

“是、是什么呢？”

脑子转来转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起来，宇航员为了培养平衡感，都是坐在转椅上的。

“真是的……文化节的时候!”

被说到这里才明白过来。因为由比滨请我吃了哈尼托，所以我必须回礼。当然没有忘记。

只是现在脑子里有点混乱。蜂蜜什么的。不是亲爱的。

“我知道。我现在……正在考虑各种事情……”

“嗯？嘛，要是没忘就好了……”

“花太多时间的话，标杆自然会上升，这点要小心哦。”

……确实。人等得太久，期待值就会提高。我自己的经验中也有这种事。长期休载的漫画重新开始连载，一旦看了会咦？是这样的吗？好像这样在想。

“这种情况下，跨栏的话……”

“那当然不行吧？”

“……是啊。”

被笑着爽快地驳回了。当然了。

“那就拜托你了，小企。”

“哦，哦。”

“……差不多该走了吧。”

由比滨在我回答之前就哼着歌向楼梯口走去。

“啊，喂！SD卡！”

与舞步轻盈的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追在她身后的我不知为何脚步沉重。

不是生病之类的理由。该怎么做才好呢，接下来……。

我和走在前面的由比滨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就像是分开来的，跟在她后面进了教室。

于是有几个不太舒服的视线刺向我。那眼神简直就像在看什么令人心痛的东西。

嘛，也不是说错了。自己不仅是一级拒绝鉴定师，还考取了一级视线鉴定师，所以很快就理解了那视线的含义。

怜悯和嘲笑——啊，修学旅行中的那件事已经是班上众所周知的事实了。看到那个的明明只有极少

数人。

唉，都说隔墙有耳，纸拉门上有眼睛。在竹丛里简直就像被泄露了一样。而且，原以为它们是独立的，没想到还用地下茎连在一起。这附近的居民，即使和我这种“林立”的孤独的人共享地面，也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但是，从这个情况来看，户部想要向海老名表白的事情似乎并没有公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所做的事情也就没有意义了。叶山、三浦和海老名的顾虑暂时消除了。

而且，在这个小组里，这个话题似乎暂时被封印了。好像和在教室后面说的话完全没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与文化祭之后的情况截然不同。如果顶级种姓不成为话题，信息的传播也会变弱，这次我也不是坏人。所以，我在“班级里”的处境并没有那么糟糕。

坐到座位上，突然又有另一个视线刺穿了我，我转头一看，目光又移开了。

川崎沙希。

平时除了和弟弟发短信以外，她总是一副不高兴的表情的，现在却好像真的因为什么生气了。……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

对于自己不记得的事情，想再多也没用，于是取出行李放进桌子里，把包放进储物柜。

回到自己的座位，正准备睡觉的时候，旁边传来了声音。那种惬意的感觉，让人不禁想要升天。但实际上是问题天使，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睁眼一看，是面带微笑的户冢彩加。

“早啊，八幡。”

“哦，早上好，户冢。”

“我听由比滨同学说你感冒了……已经好了吗？”

看到他担心地盯着我看的表情，我不由得说。

“啊……刚刚痊愈了。多亏了户冢。”

“嗯~这是什么意思？”



他有点惊讶地笑着回答。

这孩子就是这孩子，给人一种“林立”的感觉，却又不是没有地下茎的不可思议的存在。本来能跟我说话的人就很珍贵了。在我回答刚才的问题之前，户冢继续说。

“对了，那个……怎么样?结果……修学旅行的……”

啊，这么说来，户冢是知道的。户部喜欢的对象是海老名。换个立场想想，现在的情况有些奇怪。

不知为何，向她告白的人竟然是我。

“怎么说呢……嘛，应该说是重新整理了一下。你看，”

说着指着叶山他们的方向。在旁人看来，他们与修学旅行之前没有任何变化。

“……这样啊。”

这样一来，对于户部的告白一事，总算是接受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就这样放过我。

“但是……不要紧吗?”

心地善良的户冢大天使，批发商是不会批发的……虽然知道，但我只能这样回答。

“……没事的。不用在意我。”

“不、不……八幡也一样……倒不如说我更担心由比滨同学的。”

“什么?”

那个?他好像马上就跟进了，难道不是在说我吗……自我意识过剩吗，总觉得不好意思。

哈哈，虽然户冢是我认识的人，但我并不会让人担心，这一点我自以为最清楚。

……我怎么消沉了?不过，户冢为什么会因为这次的事担心由比滨呢……不太明白啊。

“你、你为什么提到由比滨?”

“诶?!……那是八幡……不，没什么，别在意。”

“哦、哦……”

被说“不要看”，就会想看;被说“不要在意”，就会在意。但是，这种情况下对方是户冢……因为不想看到户冢不高兴，所以决定不再追究。

对不起，刚才对自己撒了谎。也想看户冢不高兴的样子.....不过，暂且先忍着。

“.....对了，八幡今天要去社团活动吗?”

“你有这个打算吗?”

“嗯.....那样的话也没关系吗?”

户冢轻轻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

“那就加油啊，八幡。”

“.....户冢也是。”

不知道是社团活动还是别的什么，我们互相鼓励着，结束了和户冢的谈话。

.....差不多是 HR 的时间了。

其他人也开始回到教室或就座。.....我这种状态也需要忍耐一阵子。如果知道今后会好起来，即使现在不好也不会那么郁闷。不是自己的存在太渺小或世界太无聊之类的烦恼。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心情并没有那么低落。

### ③他们还不知道打破这种均衡的是谁。

上午的课、午休、下午的课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只是，就算教室对我来说是客场，再怎么寒冷，在这个生病的状态下在外面吃午饭，也觉得是惨痛的失误。

教室很冷，外面也很冷。八方堵塞。不，堵着的话应该很暖和吧。

如果身体不舒服，或许可以去保健室，但我想在那股独特的气味中吃饭，就放弃了。差不多该在室内找个好地方了。

侍奉部活动室等从一开始就不属于选项。那里就像是部长雪之下雪乃的领土。像我这样的可疑人物，如果贸然接近，就会被当作侵犯领海而被击毙。

但是，融化了周围的永久冻土，成功侵入了冰雪女王的领地的奇特的人也不是没有。她虽然没有固

有的领土，但发挥着天生的察言观色技能和八面玲珑的样子，在各种各样的地方确保着自己的位置。

如果头脑聪明的话，应该能成为优秀的间谍吧。胸部比较大，可能适合做捕虫器。

嘛，就算不这么做，对男生来说，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陷阱。我也曾差点上当。虽然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

一边考虑冬季午餐地点的候选，一边打开活动室的门，只见冰雪女王雪之下雪乃像往常一样坐在椅子上看书。

不可思议的是，房间里的体感温度，即使只有一个人待着，也会觉得相当温暖。即使那是她。

“哟。”

“你好，比企谷君，鬼霍乱已经治好了吗？”

“嘛，感觉差不多好了……不过我不是鬼，就算有时会被误认为是僵尸。”

“……确实差不多好了。”

不知为何，她松了口气，继续说。

“如果考虑由来的话，也许并没有错。因为‘鬼’这个词原本是从‘鬼’，也就是表示阴的词派生出来的……比企阴君。”

“你又起了个奇怪的绰号……这是对身边的人的待遇吗？”

“……那你就老实地保持沉默吧。”

“……”

我决定闭嘴，期待雪之下能稍微温柔一些。绝不是因为被驳倒了。

虽然无所谓，但枪弹辩驳这个词似乎更适合她。虽然不知道这个词的实际使用方法，但总觉得字面上。

我就座后，又像往常一样沉默了好一会儿。

“小雪，小企，呀哈喽！”

“你好。”

“哟。”

门开了，由比滨照旧笨笨地打了声招呼，走进活动室。

只要社员到齐，放学后的下午茶时间就已经确定了。不是轻音部。（注：《轻音少女》梗）

雪之下各自在桌上取出点心，准备泡红茶。

过了一会儿，水开了，雪之下熟练地用茶杯、马克杯和另一种茶杯冲泡红茶。……茶杯？有那种东西吗？

我讶异地看着放在面前的那个，她喃喃道。

“……这是社团活动的备品。”

“是、是吗？”

“嗯，是啊。”

“……”

被这么一说，硬要反驳或拒绝接受都显得有些奇怪，所以稍稍冷却后拿起红茶喝了起来。

好喝。

季节一变冷，热饮的可贵之处就越发明显。

雪之下就像刚才的对话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若无其事地拿起茶杯喝着红茶。由比滨侧目看着她，微微一笑，耸了耸肩。

但是，社团活动的备品啊……那个热水壶、茶壶、碟子、杯子看起来都是私人物品。马克杯是由比滨的马克杯吧……

“雪之下。”

“……有什么事？”

我端起茶杯给她看，问了她心中的疑问。

“刚才你说要把这个作为社团活动的备品来用……”

“我说过了。”

“也就是说，这并不是我的东西。”

一瞬间低下头，闭上眼睛，做出沉思的样子后，雪之下说。

“.....你这么解释也没关系。不过，反正你已经用过一次了，我想别人也不会再用了。”

“.....的确如此。”

不愧有被称为比企谷菌的实力。自己也接受了。

“嗯，那也不一定吧?”

看着茶杯的由比滨突然插嘴道。

“我不需要那种莫名其妙的跟风。还是什么?你想用这个茶杯?.....变态?”

“欸?!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笨蛋吗?小企?”

一边说一边在胸前激烈地挥手否定。可能会撞到杯子，很危险，别这样。

“是是，我是笨蛋.....”

“是、是啊.....小企是个笨蛋.....”

啊，这一点您并没有否定吧。因为刚才被关注了，所以不由得期待了。

连这种程度的事情都预测不到，自己果然是笨蛋。

“是啊，比企谷君真是个笨蛋。”

这时，谁说着追加了。不过，和我说的话完全相反，两个人用相似的表情看着我。

哈哈哈，请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啊.....我简直就像个可怜的人。不知为何，修学旅行时的记忆突然闪回。

我不想再看到两个人这样的表情，决定把话题拉回原来的话题。

“可是，为什么要特意喝这种茶杯呢?我本来也可以单独用纸杯的。”

“如果只是喝到屈指可数的程度，那也没关系。但是，长期使用一次性纸杯的话，从环境上说.....”

“.....嘛，我在的时候环境就很差，也有人说有细菌。”

“又出现了.....小企的自虐.....”

“啊啦，没有的事啊，比企谷菌。”

“你到底是在附和我，还是在追击我啊……”

“啊啦，我是想关注的，主要是菌吧。”

“那是因为你关注的对象不对……”

不跟我去，跟菌去干吗……雪之下无视吐槽，继续说。

“虽说是菌，但菌丝类有很多种，不一定对环境有害。比企茸君。”

“我是蘑菇派还是什么？！顺便说一下，我既不是蘑菇派，也不是竹笋派。”

“啊，我是蘑菇派吧……？”

对了，由比滨好像很喜欢蘑菇。我记得包上好像别着这样的徽章。但是，为什么是蘑菇……她的厨艺确实是毒蘑菇级别的。

雪之下也许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歪着头对由比滨耳语。

虽然无所谓，但只要不是说谁的坏话，女孩子在耳边窃窃私语的样子就很好。反正被说了也不会觉得不好。

“那，那个……蘑菇派、竹笋派是什么？”

“欸？啊，只是想问你喜欢蘑菇山还是竹笋村。”

“对了，以前由比滨带来的点心里不是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没错没错！……那么，小雪是哪一派呢？”

“我、我特别喜欢哪一种……”

哦。无派系的人，也就是说我属于多数派吗？还真是少见啊。……是多数派吗？

“……这次由比滨好像很孤单。”

“唔……不过，只是喜欢吃点心就太夸张了。”

“没错，由比滨，你好像对这个世界上的结构多少有些了解了。”

她们带着满脸问号和讶异的表情看着我。

“你听好了吗?社会上的派系之争大多都是些无聊的东西。争斗本身就已经很可笑了。狗派还是猫派,喜欢的偶像是谁,这些都是个人说了算的问题。”

“.....确实是这样。我也有好几次因为莫名其妙地被要求同步而感到困扰。”

“那、那大概是.....和大家在一起,想要安心吧.....”

「大家啊.....」

同时发出叹息,喃喃自语的我和雪之下。

如果能“和大家一样”,或许就能安心了。但是,也有人做不到。这样的人,反而会从“和大家不同”中发现价值,在这种地方寻求自己的认同感。

不过,这种想法也让我越来越自暴自弃。

“这、这和小企、小雪是不一样的,.....话说回来,世界上的结构是什么?”

“嗯.....言归正传。对了,由比滨,你知道赌博绝不输的方法吗?”

“欸?为,为什么突然说这种话?.....嗯.....因为这是小企的想法.....”

由比滨抱着胳膊呻吟。

身体的一部分被强调了,在别的意义上我好像要输了.....

“啊!我知道了。本来就不分胜负!”

由比滨自信满满地伸出食指回答。哇.....这孩子好像也渐渐明白比企谷主义了。但是,可惜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正确答案。不出手就不会输,确实。但赌博本身也不是不赌博,该怎么办?”

果然什么都想不出来了,向旁边的雪之下投去了援助的视线。于是她摆出一副早就知道正确答案的样子回答道。

“你是想说成为庄家吗?”

“妆.....佳?”

“不是某偶像团体的成员.....是作为身体躯干的庄家。”

大概说到这里你还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吧……由比滨的情况。

“由比滨同学，庄家就是赌博的父母和总管。”

“父母，总管……”

只是鹦鹉学舌，还是不明白。

“父母……你看，就是在赌场里发卡片、玩轮盘赌的人。说白了，就是身边经营老虎机的人。”

由比滨吃惊地拍手。好像终于明白了。

“总之，就是把场所和工具借给别人收钱的人。这些人不管参赌者输赢，都能赚到钱。这样就可以了吧？不输钱的方法是……比企谷君。”

“没错，而且这个理论也适用于刚才的派系斗争。”

“……怎么回事？”

由比滨又歪起了头……雪之下好像终于看到了故事的结局，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有些人是故意挑起争端来赚钱的。竹笋蘑菇就是糖果公司，偶像总选举就是制作人和经纪公司。参加者越入迷，庄家赚的钱就越多。”

“怎、怎么感觉有点讨厌呢……”

“所以说，这种东西远远地看着就正好。只要是孤独，就不会输！”

“……你的结局是这样的吧？”

由比滨和雪之下苦笑着，有着微妙的差别。

“……是的，如果只是一个人，也就是孤立无援的话，对其他的生态系统不会有影响。所以，对环境来说也不一定是坏影响吧。”

“是吗……”

大概是想起了“孤独”这个词吧……回到我对环境的看法的雪之下。既然她说没有不好的影响，这应该是个令人高兴的场面吧？是吧？

“啊，我觉得我受到了影响……”



由比滨小声嘀咕着。不过，进了侍奉部变化最大的大概就是你了。也不能否认是因为我的影响吗.....?

“是吗?那真是不好意思啊由比滨。给坦率的你灌输了很多扭曲的想法和坏智慧。”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坦率?”

困惑之后露出笑容的她。她似乎觉得自己被人用“坦率”这个词夸奖了。

“啊，这里说的坦率，其实就是笨蛋。你可别误会。”

“欸?为什么小企总是这样.....啊!”

“怎么了?”

由比滨的这个表情好像很眼熟。啊，和小町想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刚才小企说了坦率和笨蛋是同一个意思.....从今以后不要说笨蛋了，说坦率吧!”

“欸.....”

果然不是好事。能这么郑重其事地说吗，坦率什么的.....。

“我确实觉得由比滨同学很坦率。不过，不能直接拜托这个男人，因为他本身就不坦率。就算让他坦率，你觉得他会照做吗?”

“嗯.....确实是这样，因为小企是扭曲的。”

“是吧?所以，你就老老实地放弃吧。”

“知道了.....既然小雪这么说，我就放弃了。”

喂，你们两个怎么就笑着接受了呢。还有小町造的奇怪的新词，不要在这种地方固定下来。

再说，雪之下，有理由说别人的事吗?.....不，还是算了吧。一旦开始思考，大概就会陷入泥坑。.....这个茶杯也是普通的备用品。如果她是这样说的话，恐怕就是这样吧。

既然如此，我也有话要说。

“对了，雪之下，你说这个茶杯是社团活动的备品.....”

“嗯，是啊。”

“既然如此，我不是有必要为此付出代价吗？”

“这件事你不用在意，这个社团好歹也有社费。”

.....我们社团有社费吗?第一次知道了。

由比滨也毫不知情地看着我摇了摇头，雪之下看到两人的样子，用手指抵着太阳穴叹了口气。

“你们.....到现在为止，认为暑假集训的费用是怎么来的?”

听你这么一说，我仔细想想，那次集训的钱也没怎么付。由比滨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看来她只是单纯地忘记了。

“不.....对于希望成为家庭主夫的我来说，如果没有直接的金钱往来，被养在家里是默认的，所以可以说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不是借口.....而且也不用特意说些渣滓一样的话。”

“喂，由比滨!你刚才好像都忘了，还这么说，真是的。”

“不，不是那样的!.....总比将错就错强吧。”

“.....我希望你们能在更高的维度上展开争斗。”

“.....”

雪之下闭着眼睛摇摇头回答。

是的，争斗只发生在同一层面上。因此，此处收刀为吉。为了不让人觉得和由比滨水平相当。对方似乎也想到了同样的事情，沉默了。

不过，那次集训的费用由社团费支付就算了，叶山小组的那部分又是怎么计算的呢?好像是三浦那边说免费的。如果连那部分都要从部费里支付的话，真让人讨厌。为了小町和户冢，花多少都行。

原来如此.....钻空子就等于自掘坟墓吗?小町完全是局外人。.....为了明哲保身，不要想得太深。

“可是，雪之下.....如果有部费的话.....举个例子.....”

“你认为你有能力蒙骗平冢老师吗?”

连用途不明的钱都被事先知道了。.....太可怕了。

“没有，什么都没有。部费只能用于正当的目的。”

“是的。”

“.....”

出乎意料的是，并不是我，而是由比滨一副无法释然的样子看着雪之下。

“.....有什么事?”

“那个.....小雪.....今天社团活动结束后有时间吗?”

“如果不太长的话.....怎么了?”

“我们两个人有话要说.....”

“.....我知道了。”

雪之下等着我继续说下去，也许是我的视线出现了，她转向我这边。

“也不是什么急事，你不用担心。”

“欸?啊.....”

我还以为马上就会被赶出来呢。红茶也还没全部喝完那就麻烦了。.....让人头疼的关键就在这里吗?

总之没话可说，草草结束了下午茶时间后，确认有没有商谈邮件。

但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剩下的时间照例是读书。也许是因为最近白天比较短，我越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 × ×

社团活动结束的钟声一响，就传来啪嗒一声合上书的声音。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我要去把钥匙还给教师办公室，由比滨同学能在楼梯口等我吗?”

“嗯。”

大家做好回家的准备，站在门前，雪之下向大家打招呼。

“比企谷君，明天见。”

啊，这样啊。还和由比滨在一起吗?

“哦，明天见，由比滨也是。”

“嗯，明天见。”

当时的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就连这种例行公事般的问候，也只能维持一个星期。

## ④他还以为可以原路返回。

之后的一个星期，和初冬寒冷的天空一样，“横跨千叶县的烦恼咨询邮件”也寒冷至极。

虽然有零星无意义的 PN 邮件，但都是能当场回复的邮件。或者不如说不要写邮件，写原稿吧，材木座。干脆把邮件写成小说怎么样？既然有手机小说，那么有短信小说也不错吧。肯定会受到喜欢甜点(笑)的人们的欢迎。

今天也是三个人一起盯着桌上的电脑看。

“又来了，比企谷君。”

“从一开始就以扔给我为前提吗……”

“啊啦？我觉得这种事情交给有经验的人是最好的。”

“有经验的人，啊……”

的确，我也不是没有患过所谓的中二病，但从来没有得过作家病。也没写过像样的小说。

不过，材木座的那本也算不上什么像样的小说，我这种程度的人应付一下或许就可以了。

就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由比滨把短信念了出来。

---

〈PN:剑豪将军的烦恼〉

“我想在小说中写恋爱场景，但我没有谈过恋爱，不知如何写才好，请指点写法。”

---

“这家伙在说什么？”

我忍不住吐槽道。但是，这次意外地有人对这家伙产生了共鸣。

“咦?和平时收到的邮件相比，我觉得内容应该比较清楚……”

“确实，有人说写毫无经验的东西很难，我也不是不明白。”

嗯。看来三个人都对小说有什么误解。如果是读书家雪之下的话，应该会注意到的。

雪之下不满地说，我的优越感似乎都写在脸上了。

“看来你已经准备好回答这封邮件了。”

“既然是小企的事，反正也不是好事吧?”

由比滨，不要直截了当的说一些过分的话。

我倒是觉得，就这个对话来说，不像样的大多是材木座。

“太失礼了。虽然我确实是个不太正经的人，但我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有一定正确性的，所以一直都在注意发言。”

“我觉得这种‘正确性’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

无视用手指按住太阳穴的雪之下，我继续说道。

“你听好了吗?小说这种东西，除了传记和报道之外，基本都是虚构的，也就是说都是谎言。所以说作者没有经验就不会写，这也不能成为借口。”

“原来如此。既然小说是想象的产物，就不是必须在现实中亲身体验才能写出来的东西吧?”

“不过，不过……嗯，姑且称为小说又怎样?现实性，那样的东西也是必要的吧?”

由比滨说出了这么有道理的话，让我吃了一惊。雪之下也瞪大了眼睛。

“确实，根据小说的类型，那样的东西也是必要的。医疗题材之类的东西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甚至有现实中的医生在写。但是……但是啊。这次的咨询对象是材木座。他写的小说基本上都带有很强的幻想成分，而且让他积累恋爱经验也太残酷了。”

“……你说的很过分，我却无法反驳，真让人郁闷。”

“中二恋爱……如果是姬菜的话，意外地……不，还是没有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全力摇头的由比滨和抱着头的雪之下。你看，我并不是在说些无关大雅的话。

“所以那种东西只能靠想象或妄想来写，作为方法来说。甚至可以说，就自由度而言，没有经验的人更有利。”

“那是指过去的经验……也就是说，不用被现实所束缚吗？”

“就是这么回事。比如海老名，你看看吧……BL 不就是妄想的极致自由吗？因为写的本人是女人，所以没有经验。”

对，那种东西既没有真实感，又很好。所以，隼八是绝对不可能的。

“也许，确实是这样……”

“以前好像也断断续续地听说过……那个……男性之间的恋爱故事吗？”

“啊，直截了当地说确实是这样。不过，在原创作品中，比起这样的设定，很多都是粉丝自己幻想着组成情侣来玩的。”

“换句话说，就是在虚构的故事中再虚构一次。”

也可以这么说吗？感觉真的是一个表现方法就能改变印象。总觉得这是聪明人玩的游戏。

由比滨似乎也有同样的感想，一脸佩服地小声说。

“姬菜平常是这么做的吧……啊，好像很厉害。”

“啊，厉害就是厉害……在别的意义上。总之，我想说的是，没有经验的人可以自由地想象，追求理想。所以，反而这样的人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对材木座来说也是。”

是啊。小说是一种愿望实现器，做那种事应该也可以。

“在想象中追求理想……对我来说是有些难以理解的想法。我认为与其想象，还不如努力使其成为现实。”

……这样啊。明白了为什么雪之下没有站在写小说的人的想法上。

她是个会说“我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孩子。我已经分不清她是超现实主义者还是夸大妄想狂了。

“能，能像小雪一样思考的人很少啊……”

“是……是吧。”

就算你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也很少有人因此就想要改变世界。

只是，雪之下周围的世界这半年来好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也许只是我被雪之下的妄想所困扰而已。

“总之，我大致理解了比企谷君的想法。”

“.....那我就回邮件了，可以吗?”

“交给你。”

---

<来自侍奉部的回答>

“小说是想象的产物，和经验没有直接关系。我认为描写自己想要的恋爱模样就可以了。具体的描写方法可以参考其他的恋爱小说。如果无论如何都想积累恋爱经验的话，现在有很多模拟体验，所以可以考虑利用这种体验。虽然要花钱。”

---

“我觉得你前面说的都是好话，为什么最后要这么写呢，小企.....”

“这已经是这个男人的习性了，很难修改了.....”

看着我面前的电脑屏幕，两人都惊呆了。这个样子已经完全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无视那个的反应，点击发送邮件。

从发送画面回到站台，今天又收到了一条邮件。

因为一般都是熟人发来的，所以我也没有仔细确认发信方就打开了那封邮件。就在这时，传来了

“咔嚓”一声椅子移动的声音。

.....雪之下?我打开电脑，看到了这样一封邮件。

---

〈PN:爱情的次小姐的烦恼〉

“侍奉部的部长和社员交往的传闻是真的吗?请告诉我!”

---

“欸? !这是.....”

在旁边看着画面的由比滨用手捂住了嘴。

雪之下耸耸肩，不知为何转过头来。

“.....”

“啊?什么?.....难道是我不好吗?”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雪之下叹了口气，小声说道。

为难的表情，是怎么回事.....这是。好像并没有生气。

“.....小雪?”

由比滨轮流看了看我和雪之下，担心地催促她继续说下去。

“嗯.....我班上的女生半开玩笑地送的，大概是这样吧。这不是你该在意的事。”

“可是.....咦?小雪，你怎么知道是自己班的?”

.....这么说来也是。也不是印象中的 PN。是 J 组的人能理解的语言吗?

“很简单，只要把‘爱的次’的音读出来解释就行了。”

“‘爱的次’.....‘爱的次’.....英文字母 I 之后是 J.....是这样吗?”

“原来如此.....”

“就是这么回事。”

“但，但是.....为什么要直接给侍奉部发这样的邮件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只是，喜欢这种流言蜚语的人到处都有.....”

不，完全是这样。喜欢八卦的人真的是到处都有，真让人头疼。否则周刊不会卖得这么好，我的黑历史也不会批量生产到这种程度.....应该没有，大概。

倒是对这些话题有点兴趣的由比滨，听了雪之下的话，有些沮丧。听说是 J 班的人干的，我不由自



主地想起了修学旅行那天晚上和雪之下的对话。

“雪之下……你也好，班上也好……有人对你说什么吗？”

“……我可不能说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真是含糊不清啊。如果是雪之下的话，即使有这样的传闻，只要断然否认就可以了。

但是，传闻本身会不会消失，那又另当别论了。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会以这种邮件的形式来质问真相。

“……真是不好意思啊。好像是受到了舆论的伤害。”

“不、不……你没必要道歉……”

她的声音变小了，转过头去，看不清她的表情。

但是，为什么雪之下和我这样的人会被卷进这样的传闻呢……想到她说的“文化祭的时候”，大概是因为雪之下和男生在一起本身就很少见吧。

我也曾擅自把男女二人组认定为情侣并诅咒过，所以作为想法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而且在J组里，文化祭的相模这件事和我的事是不能画等号联系在一起的吧。社团和文化祭一样，我辅佐她是事实。

作为证据充分吗……。那么，该怎么办呢？

“那……那么……这封邮件……怎么办？回复……？”

由比滨替沉默的两人开了口。

“……不，估计这样做也没用。在那之前，传闻的当事人应该已经否认了。”

应该是在否定吧。……你就告诉我是这样，雪之下。

因为当事人没有说话，所以我继续说。

“即便如此还在做这样的事，说明发送的人自己已经把事实堆积起来了吧。”

“哦，你是说深信不疑之类的？”

“嗯，大概是那种感觉吧。”

“那么、那么……就这样……什么都不做吗?”

“嘛……随着时间的流逝，谣言风化也是一种方法吧。但是，你不愿意这样吧?雪之下。”

她依然面朝窗外，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否定传闻的方法还有其他。事情很快就会结束，能交给我吗?”

“欸?但，但是……”

由比滨来回看着我和雪之下，一脸不安地想说什么，我打断了她。

“如果由比滨和雪之下事先知道怎么做，就没有意义了。所以……”

“……我知道了。我就交给你了。”

我的话还没说完，雪之下就转向我，开口了。那是她把什么托付给我时的表情。

“……如果小雪说可以的话……我……可以，但是……”

另一方面，由比滨似乎还不太理解。那张脸明显在说 NO。但是，我没有理会。

“那就这样吧。先把这封邮件放着，我的计划今天回去的时候再做。所以，雪之下你把钥匙还回去，然后到楼梯口来。我和由比滨等着。”

“欸?啊……嗯……”

由比滨好像因为突然提到自己的名字，一瞬间吃了一惊，但或许是想到自己已经答应了，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那就拜托你了。”

“啊啊。”

今天已经没有其他的邮件了，所以适当地结束了下午茶时间，剩下的时间像往常一样花在了读书上。

也没有委托人来，钟声一响，社团活动的时间就结束了。

大家都做好回家的准备，走出房间，雪之下给活动室上了锁。

我望着她的背影，为了确认而打了声招呼。

“那么雪之下，待会儿去楼梯口。”

“是是。”

“那，那么再见……”

明明马上又要会合了，由比滨却不知为何对着雪之下说着道别的话，我和她先去了电梯口。

走在走廊上的时候，突然有人从后面抓住我的制服下摆，我停下了脚步。

“……呐。”

“怎么了？”

“小，小雪……真的想……否认那个传闻吗？”

“啊？你突然说什么？”

真的是突然从后面吐了一口气，心跳加速，心被抓住了，希望不要这样。顺便聊的内容也不太对劲，我回过头来反问。

“因为……如果是小雪的话，在事情变成这样之前，应该会彻底否定的……”

由比滨好像也有和我刚才一样的疑问。

但是，说这句话时，她的表情似乎更加坚定。嘛，所以说呢。雪之下不可能不想否认那个传闻，但就算真的是这样，今后我要做的事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就算否认，流言也不是马上就能平息的。而且对我来说，看到雪之下被这样的流言曝光，心情也不太好。和我交往什么的，除了恶评什么都没有。”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由比滨移开视线，摆弄着裙摆。

因为她下一句话怎么也说不出来，我只好打断。

“雪之下已经同意了，用不着你那么在意。”

“也许吧……”

“待会儿再谈。在这里消磨时间的话，雪之下会先到的。”

“嗯、嗯……”

把没有打算说话的社交辞令告诉由比滨，她好像也放弃了，腿又开始动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默默地走到了楼梯口。

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地方因为社团活动结束，是下课后的下一个拥挤高峰。告别的人、闲聊的人、储物柜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音、鞋子掉到地上的声音等，有点吵。

两人站在对面的墙边等待雪之下的到来，不一会儿雪之下的身影就出现了。J班的女生可能也在，朝这边走来的途中互相打了招呼。嘛，对我来说，这样比较好。

和我四目相对，声音从由比滨那边传来。

“小雪，呀哈喽!”

“刚才不是还在一起吗……”

“好啦好啦，挺好的。”

她一改刚才不高兴的表情，精神饱满地打招呼。我也轻轻低下头。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是啊……总之，你先换鞋吧。这段时间我会跟你说话，你答应我就行了。”

“……明白了。”

“啊，我是……?”

“你在我身边一直看着我，直到我和雪之下的对话结束。”

“我、我知道了……”

“那现在就拜托你了。”

在一片喧闹中，我用只有雪之下和由比滨才能听到的音量发出指示。

雪之下走向自己班上的鞋柜，我和由比滨跟在后面。

雪之下打开储物柜取出鞋子，把鞋子放在鞋下，我不由自主地看着她的手。只是换鞋这么简单的行为，真的能表现出这样的身姿吗?

虽然无所谓，但雪之下的鞋子和室内鞋总是很干净。我都想不起来以前什么时候洗过了。

想着想着，就听到了柜子关闭的声音，她做好了回家的准备。大概是察觉到了这边的气氛，周围的喧嚣都安静了下来。

那就去吧——。

“二年级 F 班，比企谷八幡。我喜欢雪之下雪乃，请和我交往吧。”

那么问题来了。怎样做才能否认某人和某人恋爱或正在交往的传闻呢？如果当事人否认传闻，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即使“现在”不是这样，今后的“未来”也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那样的可能性。

既然如此，那就赶快否定“未来”，把它变成“过去”。也就是说，以“没能成为恋爱关系”这一事实。

至少，这样就可以明确地否定两情相悦的传闻了。

我在短时间内向两个女生告白之类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的名声从一开始就一落千丈。而且对方是校内呼声最高的美少女雪之下雪乃。被男生告白这件事本身并不稀奇。

因此，对她的评价并没有下降，反而是“又有不自量力的男子向雪之下雪乃告白而被拒绝”这样的人被当成傻瓜。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像“平时的雪之下雪乃”一样。

像冰之女王一样。

用冰冷的眼睛。

像俯视一样。

用刺耳的话语。

用已经没有希望的话。

我以为会被明确拒绝的。

可是……为什么那眼里含着泪水呢。

为什么要移开视线？为什么拿包的手在颤抖？

为什么……

“对不起……”

雪之下雪乃用近乎消失的声音说了一句道歉的话后，立刻转向出口，从楼梯口向外走去。

她的背影很无助，根本称不上冰之女王。

“哈”

意料之外的反应让我忍不住自嘲似的笑了笑，回头看了看。那一瞬间，

啪

左脸受到了冲击。

好痛。

我反射性地把手贴在脸颊上，回头一看，由比滨的肩膀在颤抖。

泪水似乎随时会从她的眼中滑落。

由比滨感觉到周围的目光都投向自己，断断续续地开始说话。刚才还咬着的嘴唇分开了，嘴角勉强上扬，让人看了很心疼。

“确实……确实我可能说过……我……对小企的印象不会改变。但是……就算什么都不做，也没人希望这样的事……”

也许是为了忍住眼泪，她抬起头，直视着我。

声音比刚才更大了。

“而且……小雪对小企……”

说到这里，她好像注意到了什么，用手捂住嘴转过脸去。

她叹了口气，转身朝 F 组的储物柜走去。

仿佛静止的时间又开始移动，周围的喧嚣又恢复了。

对我来说，日常生活中的窃窃私语也是。肩上的包特别重。

结束了。在各种各样的意义上。

……虽然和自己想的不一样，但当初的目的已经达成了，就算了吧。有开始的东西总有结束的一天。

只是稍微早了一点而已。没关系，没有问题。

只是.....只是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不，我的名声会越来越差，这些都无所谓。

.....自己也回去吧。明天开始的社团活动怎么办呢?不去的话，会被平冢老师硬拉回来吗?那样的话其他部员就太可怜了。必须要想个理由。

长长地叹了口气，朝自己班级的储物柜走去。

就在这时，我发现有人用视线刺向我。

真不想在这种地方碰到.....。

不，我本来就讨厌这家伙。

你应该也一样吧.....叶山隼人。

## ⑤终于，他放弃了不选。

用眼神杀人，指的就是那种视线吧。

如果三浦是眼镜蛇，那么叶山就是巴斯利斯克（注：万蛇之王）吗?想要成为现充集团的领导者就必须让自己身上有蛇吗？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我以不至于被杀的程度回瞪他一眼，就那样从他身边走过。

这时包的提手被拉了一下，差点从肩上掉下来。慌忙往回走，停下脚步抱怨。

“干嘛呢，突然”

“我有话跟你说，比企谷，你过来一下。”

“喂，好痛好痛!喂!”

这次是被人抓住衣袖硬拉过去。

甩开手臂，推开那只手，用和刚才一样的眼神说道。

周围的目光又转向这边。饶了我吧，真是的。

“那你就乖乖跟在我后面吧。”

“.....我知道了.....”

我爽快地放弃，跟在大步前进的叶山后面。

我远离楼梯口，穿过校舍爬上楼梯，人越来越少，终于来到了特别大楼的屋顶。

叶山一打开门，寒风就吹了进来。

“.....在这里不用担心会被任何人听到吧。”

“哦.....”

在女生中，门锁坏了不是很有名吗？川崎好像是这么说的。不过，这个时间段应该没有其他人吧。

话说回来，天气很冷，希望快点结束。

“.....要说的话就简短点吧。”

“那就要看你怎么回答了。”

感觉就像在接受警察的调查。

不，这只不过是一种印象而已，如果想要简短地结束，就必须认罪。即便如此我也没做。.....总之没有犯罪行为。还是今后要犯罪呢？少数派报告啊。我确实可能是少数派。

“你在想什么？”

“不，这无所谓。”

“怎么可能无所谓呢？”

叶山突然语气强硬起来。啊，不对啊。你在想什么，原来是问我刚才的行动意图。

“我说的无所谓，是刚才浮现在脑海里的事，而不是我刚才在下面做的事。”

“嗯，那很抱歉.....我误会了.....那么，你到底在想什么？”

“最近J组之间好像流传着‘我和雪之下在交往’这种奇怪的传闻，我就是为了否认这个。”

“我也不是没听说过这样的传闻.....雪之下同学拜托你做这样的事吗？”

“不会吧，今天有邮件直接寄到侍奉部来问这件事，所以我就制定了对策，并付诸实施。”

“.....，又是事先什么都不说吗？”



“那是当然。让那个雪之下表演，太残酷了吧？”

听到我的这句话，放下的叶山的手被紧紧握住。

“结果是什么？你没有想到吗？看看那两个人的反应。”

渐渐变成了不想回答的领域的问题。

我稍稍侧过头回答。

“没什么……………事。”

“你还不打算承认吗？那我来告诉你，雪之下同学和结衣——”

“闭嘴！”

住手。不想再听下去了。

竟然从叶山的嘴里说出来。如果是本人还好。

被你这么一说，我已经没有明确否定的自信了。

“明明喜欢比企谷……………”

靠在门旁的我瘫倒在地。

已经回不去了。到昨天为止的侍奉部。这是早就知道的事情。

但是，如果只是在自己心里，还可以蒙混过去。现在，已经无法实现了。

“为什么……你特意说这种话啊……………”

叶山低头看着蹲着的我，自己也坐下来，保持着同样的视线，一本正经地回答。

“因为……我希望你能幸福。”

“哈！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你那苍白的表情真让我恶心。我可不想被你说这种话。”

对。这家伙把“大家”和“自己”看得很重要，从来不做任何选择。

对那种家伙……对那种家伙……。

“确实，以现在的状态，被这么说一点都不奇怪，反而应该被驯服的是我。”

“那为什么……?”

“如果让你一直做这样的事，我也很为难啊……现在你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啊……文化节后平冢老师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不过，就算是说出来我也无能为力。

“你能这么想，也许是件值得感激的事……但你又能为我做什么呢?”

“如果是以前的我，一定会这样。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再这样下去，不仅比企谷，连结衣和雪之下同学都会坏掉的。”

我本来想说“我不会坏的”，却提到了那两个人的名字，不知为何反驳不了。

“我会选择的。”

“……你说什么?”

叶山做了一次深呼吸，调整呼吸，再次直视着这边说道。

“我会选择你的。”

不不不，这家伙在说什么呢。你疯了吗?也有同性恋的爱好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海老名同学真是独具慧眼啊。

我露出困惑的表情，叶山继续说。

“这个嘛，你现在应该还不明白。不过，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这个时候你应该就能明白。”

“你说得太过分了，明明应该先告诉我我要做什么。”

“只会和你……做同样的事。”

“是吗……”

被这么一说，彼此都是一样的，也就无从追究了。

但是，我采取的方法只有我才能做到，一般人……更何况是叶山这种顶级种姓的人，不是很勉强吗?

叶山不理睬一脸讶异的我，又站了起来，稍稍走到屋顶中央，背对着我说道。

“……你们还可以重新来过……不，应该说应该再往前走。这是我至今为止无论怎么希望都做不到的事。毕竟我被别人讨厌的觉悟太少了。”

“你在说什么?既然所有人都喜欢你, 那当然更好。这也算是一种才能吧?”

总觉得是在听奢侈的烦恼。简直就像我喜欢别人讨厌我一样。

“如果真的是被所有人都喜欢的话, 也许是这样吧。”

我好像在哪里听过类似的话。刚加入侍奉部的时候, 部长雪之下雪乃说过……………但是, 那是引起嫉妒和怨恨之类的话题。

那么, 叶山那边呢?

“自己真正想被喜欢的人, 是绝对不会被喜欢的, 对我来说。”

吓了我一跳。竟然有让叶山这么想的对象。对了, 以前暑假的时候好像说过有喜欢的人。

不过, 如果是你的话, 应该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吧。

“如果对方讨厌现在的叶山, 不能期待对方改变心境……那就只有自己改变了。”

“你说得没错。所以, 我可能会变……………也许是一点点。”

“……那就随你的便吧, 但是……………比如, 不要为了我牺牲什么。”

“这是我的台词。”

“……”

既然我自己牺牲了自己, 就没有权利对叶山的行为提出异议。

“而且, 这是我自己做的事, 说是为了比企谷, 其实跟你没有直接关系。我知道这只不过是自我满足而已。所以, 你只要看着我的行动就行了。明天社团活动结束的时间, 你也在楼梯口待着。”

“啊?我还没……”

单方面被告知碰面, 我正要插嘴, 叶山已经转身回到门前。

在我继续说之前, 他又开口了。露出洁白的牙齿, 爽朗地笑着说。

“还有, 对了……………我觉得你应该做好被别人喜欢的心理准备。”

叶山推开门走下楼梯, 留下呆若木鸡的我。

“真是太过分了……………随便胡说……叶山那家伙……”

门依然被寒风吹得咔嗒咔嗒地摇晃着，但天空已经不阴了。

至于第二天我的状况，嘛，应该说是预料之内，还是意料之中，还是果不其然……。

只是视线的疼痛和一些窃窃私语。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没关系。嗯，没问题。

如果是事先知道的事情，因为做好了心理准备，就不会那么辛苦。即使是鬼屋，如果事先知道妖怪出没的位置和威胁的方式，应该也不会害怕。

鬼屋……我想起了修学旅行时被由比滨和川崎抓住衣服的事。我漫不经心地望向川崎的座位，她目光又一下子移开了。……我做了什么吗？

但是，感觉和之前的视线不一样。好像在担心什么……是我的错觉吧。

不到两周就向另一个女人告白，自己已经变成轻浮的男人了。如果再轻一点，就会像氦气球一样浮起来吧。或许从很久以前开始，我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开始浮动。

就连户冢也感觉到了这种气氛，早上都没有跟我说话。

对自己来说，户冢用讶异的目光看着自己的打击更大。

果然对已经接近到某种程度的人投来那样的视线是相当痛苦的。

啊，对了……因为讨厌这种事，所以我一直不怎么和人接触。这也不是唯一的理由。

由比滨……本来我就没有看她，所以不可能知道她的表情。

结果那天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话——虽然对我来说并不少见，上课时间已经全部结束了。

当我做好离开教室的准备时，由比滨已经离开了教室。

嘛，对我来说大概这样比较好。

社团活动……姑且用身体不适等适当的理由敷衍一天吧。

实际的问题是，现在去那里的话胃会疼的。要不要去保健室？不……很奇怪啊，这样的话。连社团活动都不去了，还不如赶紧回去。

但是，今天不能就这样回去。与其说是叶山单方面的约定，不如说是命令来得好……总之必须

在社团活动结束的时间去楼梯口。这样一来，就不能用身体不舒服作为不参加社团活动的借口了吗？

真是多管闲事。他在这里无视我，不打算回去，难道他是守规矩，或者是由比滨所说的那种奇怪的认真吗？

嘛，我也不是没有借助过他几次能力的帮助，所以觉得太碍于他也不太好。不管怎么说，我不愿意欠人情给那种人。

所以……………没办法。

走出教室，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走廊上，朝着没有人的方向走去，不知不觉就到了昨天被绑架的特别大楼的屋顶。

果然今天也没有人啊。

不知为何，不时吹来的寒风让人感觉很舒服。

对了，如果把冷眼和冷风看作是自然现象，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大概。

正当我用硬道理说服自己的时候，突然听到楼上传来脚步声。

……………？

朝着脚步声传来的方向回头一看，眼前是和以前一样的景象。

青色的马尾长发。冰冷的眼神。修长的腿。

然后，从角度来看，……………裙子里面是……………幸运吗？这次不是黑色蕾丝，而是体操服的短裤。

因为不是胖次所以不会害羞！

不不不，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能看到女生的裙子里面，这倒不是说里面有什么，而是让人觉得羞耻。

条件反射地移开视线，川崎毫不在意这边的视线，离开靠着的供水塔，顺着下面的梯子走下来。

在我把脸转向正面之前，她开始说话了。

“你在想什么？”

“什、什么？”

这是我最讨厌的台词。如果表面上是疑问句，实际情况是直接反用反语回答，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骂。

老师说的“为什么作业没来!”在种类上相同。因此，既不是说“对不起”，也不是说“我一直在考虑××”，而是摸索第三个选项。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姑且先问一下。

“修学旅行的时候和你昨天做的事。”

.....她并没有生气，只是态度冷淡，说话也很生硬，让我不由得退缩了。

不.....你果然生气了？

“和你.....没有什么关系吧？”

“确实。如果完全不了解情况，我应该也不会问你这些。不过，昨天.....我听到你和叶山说话了.....。”

“欸？”

她有点尴尬地说。

喂喂喂喂，昨天你听到我和叶山说话，对由比滨和雪之下是怎么想的呢.....不不不，应该说她到底在哪里听到的。

.....不会吧。

“你.....昨天是不是也在这里.....”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嗯.....对孤独的人来说，隐形功能是标配吗？是战斗机还是什么？不，还有像雪之下一样的家伙。她的存在本身就像炸弹一样。

“不、不.....就算真的是这样.....我还是觉得没必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

“别人的事情你就随便插嘴.....”

被川崎这么说的话就没法反驳了。

侍奉部的委托基本上都是烦恼的本人直接来咨询，而她的情况则是我通过她弟弟单方面打听到她的家庭情况。这在她看来是不想让人知道的吧。这样的话，我也必须回答吗？

但是.....什么？

“我以你不愿意的方式问出你家里的事，那个……对不起。”

“我想说的，并不是希望你为这件事道歉……你……是认真的吗？”

“什么？”

“所以……你对海老名和雪之下……。”

“不是，是在演戏吧。事情有点复杂……”

“是吗……”

我这么回答，川崎不知道是觉得遗憾还是松了一口气……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那表情有些落寞，与其说本来就很冷，不如说是一种热度冷却的感觉。

“我也不想问你是怎么回事……但是，就算是演戏……也不要这么说。”

“是……”

“你这样下去……大概会变成狼少年。”（注：在日本，通过反复误报引起信赖度降低，以此变得不能让人相信，称为“狼少年效应”，也就是《伊索寓言》中狼来了的故事）

……真是刺耳的指责。

只是碰巧我一个人，所以没有说谎的必要而已，我觉得自己已经在内心的某个角落承认了为了维持人际关系而说谎的事实。

但是，最终还是因为这个谎言而失去了信赖关系。不管怎样，如果失去的话，还是说真话比较好吧。

虽然心里有了这样的想法，但接下来要说的话，我心里还是没有。

“我觉得与其说是狼少年，不如说是独狼。”

“……你哪里是独狼？”

“……”

是吧。这已经只是单纯的挖苦了。在真正的独狼川崎看来。我无法否认，沉默了。

“唉，有时候说真话不是更好吗？为了你，也为了你周围的人。”

“……是这样吗？”

“这个嘛?如果原本就是用谎言维系的关系，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

.....她应该已经明白了。关于我和周围人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她自己也有和我相似的想法吧。厌恶通过谎言和欺骗建立的人际关系。

所以，现在的我只能这样回答。

“那就只能实话实说了，到时候再说。”

“等到那个时候.....”

川崎的语气仿佛在说，那时候已经来了，我在心里也不得不表示赞同。但是.....我还有一大堆事情要考虑。而且，根据叶山做的事情，情况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我竭尽全力在不说谎的范围内回答。

“.....不要让女生等太久。”

“我会努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好。.....再见。”

“再，再见.....”

一脸惊讶的川崎还没等我回答就回过头来，迅速打开门快步走下楼梯。

.....感觉自己的退路被一个从没想过的人一步步地切断了。

再也不想见人了。现在还得去见叶山呢。

我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离开了屋顶。

回到空无一人的教室，一边做作业一边打发空闲时间，等待社团活动结束。

对了，再过一会儿就是期末考试了。只要进入考试准备期间，就不用去参加社团活动了。

焦急地等待着学校的考试，我感觉我的头脑也变得相当焦虑。要是能像叶山那样酷就好了。

不得不再次见到那酷炫的叶山的时间到了，我挎着沉重的包走向楼梯口。

.....仔细一想，即使是不仔细一想，社团活动结束的时候，楼梯口也有可能和雪之下、由比滨撞个



正着。……肩上的包越来越重了。

我的驼背越发严重，好不容易走到电梯口，和站在墙边的帅哥四目相对。

“嗨，我相信你会来的。”

叶山举起右手，笑着向我招手。如果是一般的女孩子，一定会很高兴地陪在他身边吧。很遗憾对方是我。

因为昨天的事和叶山很显眼，周围的视线已经开始聚集。真讨厌啊。

“嘛……你太相信我也不好办。”

“……你的回答很有你的风格。”

“是吗……”

叶山对耸了耸肩的我再次报以笑容。

但是，总觉得和往常不太一样。是什么呢……心神不定?应该说是动作不稳定吧……总是胡乱拿包。

在等谁来吗?

“话说……我要在这里这样待到什么时候?”

“嗯……等一下人……估计再过一会儿就会来的。所以不好意思，就在这里……”

“……知道了。”

在那里等了五分钟左右，叶山要找的人好像来了，又举起手来。看到他的样子，不由得发出声来。

“哟”

“啊啦，太失礼了。今天你老是不来，一直在等你呢。”

“是啊，小企。你明明好好上课了，……为什么?”

“不，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那个。”

我想不出什么像样的借口，只能语无伦次地回答，雪之下和由比滨苦笑着。顺便叶山也是。两个人姑且不论，被你做出这种表情我就很生气。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叶山。

“是我叫来的，因为要让比企谷看。”

“啊……”

我含糊其辞地回答着，不知道是不是在叹气，雪之下已经来到叶山的正面。由比滨像迷路的孩子一样跟在她身后，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叶山的布置？也许是结束了，他暂时放下了包。原以为找雪之下有事，不知为何却先跟由比滨搭话。

“结衣，事情没能事先告诉你，对不起。我先向你道歉。”

“欸？”

由比滨从雪之下的后面看着这边。不不，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摇了摇头，又看向雪之下。但她对我的视线毫无反应。

由比滨似乎也放弃了，微微低下头。

叶山和雪之下无言相对的样子，让周围的人都安静下来。这是似曾相识的景象。……不会吧。

昨天叶山对我说：“我只会做和你一样的事。”那只是单纯的做法相同，并没有想到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

对了，叶山喜欢的女生的首字母是 Y。（注：作者貌似认为叶山喜欢的是雪乃）

叶山朝雪之下鞠了一躬，声音洪亮。

“雪之下雪乃同学……我一直喜欢你，请和我交往吧。”

“对不起。”

冰冷的视线……冰冷的声音……雪之下这种过于无碍的反应，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

啊……这才是我期待她的反应。

“平常的雪之下雪乃”就在那里。

“……这样啊……是啊。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了。”

“不……只是……我……好像有点误会你。”

她的语气还是老样子，但表情似乎略微皱了一下眉。

叶山叹了口气回答。

“不，我想你的印象应该是对的。是我变了………只是一点点而已。”

“……原来如此。”

叶山说着望向这边。雪之下似乎从他的动作中理解了他的意思，也把手放在下巴上，把脸转向这边。

“不、不……我什么都……”

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看着我，我脱口而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借口。

由比滨看到我的反应，露出无奈的表情。为什么啊……。

“叶山君的事情到此结束了吗?”

“啊啊。”

“是吗?那，再见。”

雪之下拢了拢头发，回头朝自己班上的储物柜走去。

“再见了………雪之下同学。”

叶山依依不舍地喊着她的名字，之后的身影，连我都觉得想要鼓励他。实际上并没有那样做。

他重新拿起放在下面的包，向由比滨和我打招呼。

“那你们也再见了……结衣和比企谷。”

“再，再见。”

“……再见。”

叶山也朝自己班级的储物柜走去。

只剩下我和由比滨。

周围的喧嚣又恢复了，但话题怎么听都是刚才的告白。由比滨一只手握在胸前，担心地说。

“欸……没事吧，隼人君?”

“你还是那么温柔啊……由比滨。”

“欸？”

也许是我的话出乎她的意料，她发出一声惊叫，脸颊微微泛红。

是吗……由比滨还没有察觉叶山的真正意图。对雪之下的告白，即使是真心的，本身也不是主要目的。

对了，修学旅行的时候，对户部的告白最感兴趣的就是由比滨。虽说她很注意班级里的人际关系，但应该没怎么遇到过恋爱方面的麻烦吧。所以他对我、叶山和三浦担心的事情并不太了解。

但是，结果会变成这样吗，那么，我当时做的事是……。

“刚才的、刚才的是什么……”

我正想着这些事，由比滨看着我问道。

“不，没什么……”

如果我在这里谈论叶山的意图，结果就会落到我的问题上。所以只能这样蒙混过去。而且，反正明天就知道了。现在也没有必要说。

不过，关于由比滨担心叶山这件事，我只能说一句话……大概是这样吧。

“叶山……大概一切都知道会变成这样……但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还没必要那么担心。”

“是这样吗……”

“就是这么回事。”

我想说的是，我更担心除了自己的意思以外，结果会受到影响，但是现在的她应该没有传达到那种程度，自己也没有传达的意思。

“那就好……对了……明天你一定要来啊。”

“那不可能。”

我立刻回答，由比滨双手在胸前摆弄着，微微移开视线小声说。

“昨、昨天的事……啊，我和小雪……都已经不在乎了……所以。”

“不，不是这个问题。”

“.....”

“.....”

在寻找彼此都确信说了也没问题的内容的过程中，产生了沉默。我不太喜欢这种沉默。

所以，我就先道别了。

“那就这么办，再见。”

我也没看由比滨的脸，就先向储物柜走去。她似乎也放弃了，不再跟我说话，也不再追我。

叶山在我面前展示了他自己的“选择”。既然如此，我也必须回应他的决心。

只是.....叶山说的“觉悟”我还没做好。所以，在我做好“选择”和“觉悟”之前，是不会去侍奉部的。

或许就像由比滨说的那样，即使是现在的自己，她们也能接受。

但是，这种行为最终还是会导致失去一切吧。就像叶山一样。既然已经回不去了，只有停留和前进两种选择。

但是，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是薄冰之上，很快那层冰就会融化吧。而且，就算继续前进，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就算进步了，我也没有自信能做得很好。甚至连该往哪个方向发展都还没有决定。

返回也好，停留也好，前进也好，总有一天会失去的.....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 ⑥他和她就是这样捡拾线索的。

流言这种东西，是以什么为原动力传播的呢?

首先考虑的是好奇心和看热闹的本性。只是单纯地想知道些什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的心情会成为询问传闻内容的动机。我很在意!我很好奇!就是这样的家伙。

另一个原因是想与他人共享信息。共享同样的信息是提高团结感的有效手段。叶山在暑假集训时也给小学生做过。嘛，如果是露营的定向旅行或恋爱话题的话，不共享信息可能会造成实际伤害，但

如果是业务的话就会变得非常麻烦，所以需要注意。就像公司的上司说“我可没听说过这种事!”就是这样的家伙。

但是，不管怎么说，孤独的人对集团内部的人并不关心，也不会与他人共享信息，所以基本上与谣言无缘。除非自己和那个传闻的内容有关系。

在这一点上，我最近的行动多少呈现出一副孤独的样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还是成为了流言蜚语的台风眼。但是，台风眼也变得有点难受了吧。我感觉自己已经无法自信地说自己处于无风状态了。

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又有两个新台风登陆了二年级 F 班。

这位当事人就是叶山隼人，长相端庄，成绩优秀，体育万能，温厚笃实，乍一看是无可置疑的班上最高层。

还有一个人，容貌端庄，成绩优秀，冷酷无比的校内第一的呼声很高的美少女，雪之下雪乃。

如果有与这两个人有关的传闻会怎样呢?而且，内容都是大家最喜欢的恋爱故事。眨眼间传播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前天的事从大家的记忆中烟消云散了。不管怎么说，话题性完全不同。在演艺报道中，热恋对象为普通人和艺人的关注程度也有很大差异。从那个角度来说，我可能是被当成普通人看待的可疑的存在，所以大家都会向感兴趣的信息扑过去。不仅如此，连前天的故事都和叶山告白雪之下的混为一谈。嘛，对我来说，这或许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因此，今天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把我当成根本不存在的人，主要是无视我的存在。不过，怎么说呢.....感觉和昨天不太一样吧?趴在桌子上，假装插着音乐播放器的耳机，竖起耳朵听着那件事的传闻，大体是这样的感觉。

“听说叶山君告白雪之下同学了!”“叶山君喜欢雪之下同学啊，好像受到了打击”“但是雪之下同学好像拒绝了”“诶~!?不过我觉得那两个人很般配啊~”“如果是我的话马上就 OK 了啊”“本来你就不会被人理睬啊”“啊哈哈哈哈”

.....不是很和谐吗?其他还有“叶山君很有男子气概”、“叶山君很帅”、“羡慕雪之下同学”等

等.....在我那时候，简直就像犯罪的加害者和受害者一样。

嘛，我也知道。不是爱国无罪，而是帅哥无罪。如果说可爱是正义，那么帅气也是正义。按照这个道理，我是邪恶的吗？不不不，现实世界是不同正义与正义的碰撞.....大声说我有我自己的正义.....明明没想过要说什么。自己的正义只要自己能接受就好了。明明一点都没想过要得到别人的理解。

偏偏是那个叶山隼人。

明明和我绝对不会相容的人。

他却.....只想帮助我。

叶山在那个时候向雪之下告白的意义。目的无非是把我从向两个女生告白的传闻中解放出来。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那个行为的真意和副作用。大家都专注于传闻的内容，对当事人的情况似乎不太关心。

但是，只要是亲近叶山的人，就不得不面对这种变化。表面上看，他所在的位置和昨天一模一样。但是仔细一看，他和谁都没说过话。虽然听了之后有了反应，但自己没有话要说。顺便一提，可能是察觉到了叶山的严肃气质，小组内部暂时控制了昨天的告白。

但是，不管哪种担心，叶山集团的时钟指针已经无法停止移动。特别是叶山和三浦之间，时间仿佛以倍速流逝。说到底，就像叶山集团是为叶山服务的集团一样，三浦集团也是为三浦服务的集团。

因此，叶山和三浦的关系一旦破裂，自然也会影响到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户部和海老名应该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叶山应该很清楚这一点，自己也希望如此，但他还是决定亲手毁掉它。而且理由好像是为了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不，从逻辑上来说也不是不明白。心情上。话说叶山是会做那种事的人吗？一直以来，叶山隼人扮演的都是周围人所期待的“叶山隼人”形象，他本人对此应该也没有特别犹豫。这是为什么.....。

说到底，即使是关于叶山的事，他也只是自以为理解了别人而已。

午休时，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在那个地方啃着面包，这时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比企谷，你果然在这里啊。”

回头一看，今天登陆的台风眼就在那里。那双眼睛笑得有些落寞。

“叶山……倒不如说，你为什么会在哪里?”

“我偶尔也想一个人独处。”

说着走近楼梯，在我旁边坐下。

虽然没有户冢那么近，但距离很近。不由自主地把身体往旁边挪了挪。

“你没把我算进去吗……”

“啊，是吗……不过，你的情况是，即使两个人在一起，也多半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感觉吧?”

虽然感觉被人说了很过分的话，但实际上是那样的，所以也不能反驳。我决定换个话题。

“先不说这个，……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

“我问结衣了。”

“是吗……”

我又问了一个不想问的问题。叶山和由比滨说什么都和我无关。

“你特意这么做……找我有何事吗?”

“只是想两个人谈一谈而已。还有，这个给你。”

一边说，一边爽朗地笑着递给我 MAX 咖啡。知道我的喜好，这家伙也很能干啊。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信息?不，还是不要再想了。

“谢了……”

叶山拿起自己的另一瓶，两人同时打开拉环喝了起来。温暖的甘甜沁入全身。

喘了一口气，叶山又开始说话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问的?”

“不，……我对你又不是那么感兴趣，也不是那么想知道。”

虽然我没说没有，但感觉好像是故意问出来的，我也很清楚结果对我很不利。回想前天在屋顶上的对话。



“是吗……我倒是对你很感兴趣。”

“……”

不，这种事请不要对着我一本正经地说哦，叶山桑。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很可怕。即使是海老名同学的意思。

……………不可能隼八，对吧？不行，绝对不行。

“我觉得你对我有兴趣一点好处都没有。”

“是吗？对和自己喜欢的人关系好的人感兴趣有那么不自然吗？”

啊……果然还是讨厌。不想和这家伙说话。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话题。求你闭嘴，真的。

叶山无视我无言的拒绝，继续说。

“嘛，我不认为这样做能理解你的心情……………不过，心情也没那么坏。”

“那是因为像你这样的人，很少能凭自己的意志做出决定。凭自己的意愿做出各种决定，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哈哈，你说得一点都没错。”

以前我也想过，在这里若无其事地把自己拉到叶山的一条孤独的小路上。对于这位策士，是不是应该多一些赞赏呢？不，阴谋是不能被揭穿的。

果然是阴暗者的我最强。……………最近是不是有点晒太多太阳了？

你也想要维持自己周围的人的环境。”

那就是，牺牲我也可以。这不仅是叶山的愿望，也是海老名和三浦的愿望。

“确实。只是在……………修学旅行后，你和姬菜的传闻流传开来的时候，我才开始觉得有点极限了。”

“……这是怎么回事？”

“据我所知，当时在那里的只有我的朋友、你和雪之下同学。所以，散播那种谣言的，除了我的朋友以外，不可能是其他人。”

“.....从状况来看可能是这样。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让你的心情发生变化。”

“那件事也许只是个契机，只是我对你的期待越来越高，不难想象，再这样下去，我大概又要牺牲你了。”

“那就不断牺牲不就好了吗？反正我也不知道别的办法。”

“我已经不允许自己.....了。”

“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就像个好人吗？”

也许是我的话惹恼了叶山，他转过头来看着我。他的表情和平时的帅哥相去甚远。

“不是的.....我嫉妒你。”

“.....”

怎么看都觉得他是个好人，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地发泄负面情绪。也不是没有像伏笔一样的东西。

我想起暑假集训的时候，他对我说过，我没办法和你搞好关系。

“.....我有什么好嫉妒的？”

“那种东西，被雪之下同学迷恋就足够了把？”

“.....”

.....结果就会变成那个话题吗？自己承认这件事和别人说这件事是两回事。也许我还不能接受叶山这么说。所以才会这样回答。

“雪之下的.....你知道什么呢？”

“我知道，我一直在看她，一看就知道你对她来说很特别。”

“.....”

“一直”这句话的分量，让我无法用敷衍的话语来回应。

从小就喜欢的女孩子对自己一点不动心，反而对那些爱耍小聪明的呆子青睐有加。本来，我们连这种状况都不想承认。

但是，眼前的这个男人没有逃避这个现实，在承认的基础上向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然后败走了。

这样的人说的话，怎么可能畅通无阻呢？

……叶山不等我说完，又开了口。

“我一直关注着她，想为她做些什么。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你，来拯救雪之下同学吧。”

这是叶山的诚意吧。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回应你。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错误置之不理。所以，这样回答。

“你的认识难道不是错误的吗？雪之下并不是可以被‘拯救’的存在。”

“是吗……也许是吧。看来我还是完全不了解……雪之下同学和比企谷。”

……为什么会若无其事地把雪之下和我放在一起呢？你以为她和我相似的人吗？

“是啊。不过……我也完全不了解雪之下的情况。所以，不要有太大的期待。”

“确实。就在前天，我还不知道雪之下同学喜欢的对象是谁。”

“……”

这家伙……在我承认之前，同一个话题可以说很多次吧……就像打地鼠一样。

没办法，我只好改变话题。

“对了，你……这样行吗？海老名和三浦……”

“我先向姬菜说明情况并道歉了，她好像也接受了。她也很担心你。”

“是吗……”

啊~啊，如果一开始就知道会变成这样的话就不用勉强到这种地步了吧？我。

“三浦那边……那家伙，大概是你……”

“我知道。所以……暂时还不能像以前那样接触。不过……虽然可能要花些时间，但我相信我能和优美子做回朋友。这不是你该担心的。”

“啊，是吗……”

如果叶山让我不要担心，我只能这样回答。不过，这家伙说的话也不太可信。

但是，我不可能修复叶山周围的人际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

“本来我就是为了不让你再麻烦才这么做的。这边的问题这边会想办法解决的。”

“那就好……”

“比起这个，你更应该担心自己和她们吧？”

“……如果担心能解决的话，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倒也是。”

叶山腼腆地回答。现在，这家伙的笑容让我非常生气。

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真是爽快啊。我该怎么办？叶山似乎从表情上看出了我的意图，继续说道。

“你只要回应……雪之下同学和结衣的感情就可以了。”

“……要做什么才算是回应呢？”

“这是比企谷的想法。还是我让你这么做，你会照做吗？”

“不……”

“对吧？……不是很好吗？因为你不用在意周围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

如果周围的人中不包括雪之下和由比滨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吧。但是现在……。

我保持沉默，叶山换了个话题，继续问我难以回答的问题。

“对了，你今天也不打算去社团活动吗？”

“……我想暂时去不了。”

“因为不想尴尬吗？”

“我并不担心她们，况且我早就习惯了那种尴尬的气氛。”

“哈哈，这正是最羡慕的地方。”

到底刚才的回答中有什么让叶山羡慕的要素呢……叶山这个人还是不太懂啊。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说得不好听，我可不能重蹈你的覆辙。”

侍奉部的成员恐怕谁都不希望维持这种表面上掩饰、充满谎言和欺骗的关系。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听了你的回答，我稍微放心了。”

“.....怎么回事?”

“你既不是逃避，也不是说谎，而是准备回应她们的想法，对吧?”

“!.....”

“这种沉默可以理解为肯定，但是不能让女孩子等太久。”

“.....是啊。”

啊，昨天好像也被说过类似的话。不行的自己.....不快点想办法的话.....。

我挠着头，叶山似乎已经满足了，慢慢地站了起来。

“那么，就这么回事。雪之下同学和结衣的事.....就拜托你了。”

“啊.....啊.....”

不知是回应还是呻吟，只能从自己嘴里发出说不清的声音。

哎呀，真想陪着哭一场。不.....自己哭一点都无所谓.....我大概是.....。

“那边的也空了?空的话我去扔了。”

“啊?啊.....那就拜托你了。”

如果是平时的我，绝对会有所顾虑，但也许是因为头脑已经不能正常运转，我条件反射地把 MAX 咖啡空罐递给了叶山。

叶山拿起它，立刻转身走进校舍。

自己到底该做什么.....是回应她们的“想法”吗.....。

而且，对她们的“我的感情”是.....。

“比企谷，今天放学后到教职员办公室来一趟。”

“是、是.....”

那是我不去侍奉部的第三天。

在国语的课程即将结束时，我突然被平冢老师叫了出来。

不，是不是太唐突了？差不多到了该来的时候了。说起来，我以前是囚犯，现在的我就像个越狱的，也就是越狱犯，倒不如说一直被置之不理才奇怪。

而且对方是强行把我送进这个社团的罪魁祸首。会被干什么呢……又会被疼爱吗，相扑房间的意思。

但是，反过来想，也可以认为到现在为止一直放任不管，真的无法预测行动。

想也没用的事想再多也没用，我又陷入了那个思考的循环中。应该怎样回到侍奉部呢？

自己先宣布是循环，所以也没能马上找到答案，早早就放学了。某个主人公好像做完作业就跳出了循环，我的作业什么时候能做完呢？（注：《凉宫春日的忧郁》梗）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打开了教职员室的门。

“失、失礼了……”

“哦，来了啊，过来这边。”

穿着平常的西装裤和白大褂的老师，又像往常一样朝我招了招手。

在催促下坐到沙发上，她慢慢地取出香烟吸了起来。

“呼”的一声，从嘴里喷出的白烟向上升腾。这么说来，也差不多到了气息变白的季节了啊……。

“对了，老师你没想过戒烟吗？”

“不，也不是没有，不过……暂时不太可能。如果你不喜欢我在这里抽，尽管告诉我。”

“我虽然不喜欢抽烟，但有时候还是很喜欢看你抽烟的样子。”

“喜欢……啊，不。”

一瞬间，往烟灰缸里丢灰的手指停了下来……但马上就开始行动了。毕竟是第二次，反应迟钝吧。没什么意思。

“嗯……虽然自己这么说有点奇怪，但确实，人抽烟的样子是可以成为画面的，所以电影里也经常使用。”

“那倒也是……某吉卜力（注：日本动画工作室，导演为宫崎骏，这里讲的电影可能为《红猪》中

主角波鲁克吸烟的场景）的电影，吸得津津有味呢。”

“哦，比企谷你也这么想吗？那是禁烟的人绝对不能看的电影。看了那种东西绝对会想抽烟的。”

那倒也是。就连一次都没吸过的自己也想吸一下。只是想想，不可能特意去买那种上个时代的东西，也没有理由去吸。

“你对电影本身是怎么想的呢？比企谷。”

“……是为了讨论电影才特地叫出来的吗？”

我这么一问，老师张开嘴哈哈大笑，把变短的香烟往烟灰缸里一甩，把脸凑近我，这回像是看穿了什么似的微微扬起嘴角。

“啊啦，不是很好吗，反正你今天也不去社团活动吧？”

“话虽如此……”

“那么，……有什么感想吗？”

“嗯？啊……怎么说呢……纯真和美丽都是残酷的……只是感动于那些，我觉得有点内疚。”

听了我的回答，老师好像恍然大悟似的点了点头。

“确实。纯粹的和美好的东西都是残酷的。相反，残酷的东西不也可以说是美吗？就像我这样。”

不，你一脸得意地开这种玩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我大概会歪着嘴回答。

“我觉得老师也很漂亮哦……与年龄相比。”

“比企谷……”

老师的“疼爱”再次炸裂的话就糟了，所以我加大了腹肌的力量……但。

“比企谷……”

只是恨恨地看着我，低吟着。啊……我得跟进一下。

“啊，那个主人公不是也把自己的梦想放在第一位，不太顾家吗？不过，正因为那样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很美丽，所以老师也能那样美丽地生活不就好了吗？”

“也就是说，让我放弃工作之外的一切……”

声音越来越细。不，真的有人收下了吧!尽快。美丽是残酷的。

“即，即使这样……我还是要感谢老师的。”

“哦……没想到你会这么说……明天会下雪吗?”

我毫不掩饰地说出了对老师的感情，她抬起头，声音突然变得有精神了。总之还好……是吗?

“……我只是很少有机会感谢而已，并不是不会说感谢的话的孩子。”

“也许是吧……这个扭蛋君。”

“……”

不，为什么这个奇怪的新词会流传到这个地步呢?小町吗?这也是小町干的好事吗?

……总之，老师说完这句话后，似乎已经满足了，没有再追问下去，回到了原本的话题。

“对了，比企谷……还有几天就要进入考试准备期了……你还打算不参加社团活动吗?”

“这也太……了吧，如果想让我参加的话，硬把我带走不就行了吗?我是囚犯来着?确实是……。”

我这么回答后，老师托着腮叹了口气。

“嗯，我也很想这么做，不过……其他看守都给我钉了钉子。”

“啊……”

……原来如此。我之所以没有被强制参加社团活动，是因为看守——这个词我马上联想到也不好吧——是雪之下的委托吗?

“不过……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那场比赛就是你输了，这样可以吗?”

“噢，还在继续吗……”

与雪之下一决胜负——原本我就被带到侍奉部，是为了让有扭曲的毅力和孤独体质的我“重新做人”。但是，我拒绝了，雪之下认定那是逃跑。这样一来，谁也救不了谁。

结果，老师作为中介，通过胜负来决定谁更能服务别人，谁更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胜利的一方似乎可以对失败的一方下达任何命令。胜负的结果由老师的独断专行来裁定。



.....到底终点设定在哪里呢?而且,最近老师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侍奉部的个人活动了.....。

“当然还在继续。只要双方都不放弃,这场比赛就会继续下去。”

“‘双方’?.....也就是说,如果我和雪之下说要结束胜负,老师会同意吗?”

“嗯,是这样的。不过,如果有一方放弃的话,那就输了。”

“.....”

.....吓了一跳。当时的我大概张着嘴,呆呆地站在那里。因为我一直以为这场比赛肯定是为了把我留在侍奉部的锚一样。所以,我只是茫然地觉得是没有尽头的东西。

也有可能用自己的手结束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认输,接受雪之下的命令——不知为何,我觉得这样做并不坏,那么辞去侍奉部的工作也可以作为选择吗?

只是,事到如今,那对我来说已经是不可能了。

我对侍奉部的那个空间、那个伙伴、那个空气——。

老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说出了这样的话。

“为什么你现在还在休息呢?即使是现在的你,其他部员应该也会接受吧?”

“假设是这样,.....这是按照老师所设想的侍奉部的存在方式吗?”

“这.....这个嘛。”

“.....”

不不不,这个人不是说绝对明白吗?以前由比滨不来社团的时候,她说过没有干劲和意志的人只能离开。

另外,侍奉部的目的是为了自我变革,而不是泡在温水里。就算我现在这样回去,后果也显而易见。

那个和部的方针是不相容的。

不,等一下.....我是什么时候接受侍奉部的这个方针的?这个我.....想要自我变革吗?仔细想想.....因为我否定泡在温水里,所以现在的自己是回不去社团的.....“还是现在的自己?”为了“返回”而“改变”?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好像越来越混乱了。

我保持沉默，老师微笑着说。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我也不认为你不参加社团活动是错的。”

“‘不认为是错的’……那么正确的是什么呢?”

“教师的工作不只是告诉学生答案，播下思考的种子、营造良好的环境也在其中。”

“‘营造环境’?你指的是侍奉部吗?”

老师稍稍侧过脸，笑着回答我的问题。

“我只不过是在已经有名无实的幽灵社团里加入了两名……部员而已。”

“加入了部员”?这……难道雪之下也?……不过好像不像我这么强制……也许是察觉到我的惊讶，老师又补充了一句。

“当然，她的情况和你不一样，是她本人的意思。只是，虽然她本人说要改变这个世界，但我觉得她做不到。我让她试一试，她就答应了。”

喂喂，那个台词对老师也说过吗……不是心疼的程度……不，和我被迫加入侍奉部的契机作文差不多吧……不过，能活生生地想象出她接受挑衅的样子，总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是吃惊还是笑的声音突然从嘴里蹦了出来。

“哈哈……不过，如果只是让她看看，那她本人也不会意识到问题所在吧?”

“我既然这么跟她说了，也不是什么建议都没有。”

“建议的结果是那个吗……?”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雪之下时的对话。……好像只挨了一顿臭骂。怎么想都是本色啊……那个。

老师无视我充满怀疑的表情，继续说。

“我并不是让雪之下改变自己，只是……我只是建议，一直照镜子是无法改变世界的。”

“镜子?……镜子是指镜子的法则吗?别人会说它是自己的投影什么的。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嗯，现在也有这样的意思了吗?这么说来，我使用镜子这个词是为了更单纯地表达对好意是好意，对恶意是恶意。但是，她的情况……”

“太恶意了……”

「哈~……」

我说完老师的话，不知为何，两人同时叹了口气。

“嗯，她一直是一个人，为了保护自己，某种程度上也是没办法的事……”

……显然也有过度防卫的时候吧。考虑到暑假集训时对三浦的应对。

被打了就还手。加倍奉还!不，只要加倍还就好了……她的情况。

“所以……那个……你是说要把恶意变成善意吗?”

“就是这么回事。不过，她反驳说，罚与罪不也是为了她本人吗?”

“哇……”

“她的话也没错，所以我就说了，这些事情交给我这个老师处理。”

哎呀，这个老师真帅。

如果我是女人的话可能会被迷住。……这是夸奖吗?我还是不敢把刚才的想法说出来，所以就沉默了。

“……那么雪之下同意了吗?”

“嗯，算是吧。”

“可是……即使是这样，我第一次见到雪之下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听从老师的建议。”

我这么一问，老师「还不明白吗?」露出这样的表情继续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并没有建议她改变自己。善意也有很多种，那是她表达善意的方式。”

“啊，原来如此……”

嗯，对我要努力啦改变啦，也不是有恶意的。也有像由比滨那次那样顺利进行的情况，只是我没有坦率地答应而已。

也许是看到我接受的样子，老师眯起眼睛，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所以，你只要发挥你自己的正确就行了，如果我觉得你怎么都做错了，到时候我会批评你的。”

“.....是吗?”

不知为何，听了这句话，我无法直视老师的脸，低下了头。

也许是谈话告一段落，老师又抽起烟来。

“哎呀，也没必要太过严重吧。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也可以选择恢复一个人。”

“这和.....一开始老师委托雪之下的内容不矛盾吗?”

“我只是拜托雪之下把孤独的‘体质’改过自新，并不是否定孤独本身。无论怎么想，在一起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影响的存在确实存在。没必要勉强和这样的人交往。”

你又说坏心眼的话了.....这位老师。明知道我不可能这么想，却硬要这么做.....。

我的眉毛刚一皱，这个人就继续穷追猛打。

“而且，在作文里写交朋友失败也是青春的人是你。今后也请尽情讴歌青春吧。”

“什么讽刺啊，那个.....”

我这么一说，老师又哈哈大笑，像大叔一样笑了起来，把烟放在烟灰缸里，突然把手放在膝盖上，慢慢地站了起来。

“那么，今天就在这种地方原谅你吧，比企谷。”

“原谅.....刚才这段时间是刑罚什么的吗?”

“咦?对学生来说，被老师叫去，时间被限制是一种惩罚.....还是说比企谷是怎么回事?你想和我多说些什么?”

“不、不.....没有那种事.....”

不.....请不要用那种莫名的高兴的表情说那种话啊.....很难否定吧。

我也站起来，转过身去，老师拍了拍我的背。

“嗯，等你回到侍奉部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再跟我聊一聊。”

“不.....请不要那么期待.....对我。”

“我并不是要你告诉我什么好结果，只要能说出来就行了。”

“是吗……但是不好的结果不是不好告诉别人吗?”

不知为何，老师似乎对我的回答感到意外，把手放在下巴上。

“哦……你也想要面子了吗?佩服佩服。”

“!……啊，不，我只是说了一般的问题……啊，说出来不就行了吗，说出来……”

“……是啊……我也等着你呢。”

“那么……我告辞了。”

我感觉到背后的压力，走出教职员室。

我不由自主地“呼”地叹了口气，混杂着疲惫和安心。

……回去吗?不知不觉就过了社团活动结束的时间。我一边走向楼梯口，一边向窗外望去，天色已是晚霞低垂，夜色即将笼罩。

我不由得想起了和老师一起谈论的那部电影。美丽是残酷的，温柔也是残酷的。单纯也是残酷的。

但是，自己却被它吸引了。那样的话，自己也只能保持残酷的状态了吗?

起风了——。

别说起风了。是暴风啊，也有谁的原因。现在的我又不是台风眼。

走在人迹罕至的校内，走到电梯口，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呢……。预感又要刮风了。

——站在那里的是由比滨结衣。

## ⑦无论返回还是前进，他都要看清前方的道路。

由比滨靠在出入口对面的墙壁上，好像在等着谁。可能是因为在玩手机，还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经过同班同学的储物柜，无视也太不自然了，没办法，我只好主动搭话。

虽然也不是好几天没说话了，但还是抑制着快要上扬的嘴角。

“你在这里干什么?……鞋子被偷了吗?”

“啊……小企……啊，鞋又没被偷!小企会来吗……决定再等着吧……”

啪的一声闭上眼睛，瞪大眼睛看着我，下一瞬间又低下了头。

“怎么了?就算再怎么在家里埋伏触犯法律，也不能说在学校就可以。你个跟踪狂。”

“总觉得模仿小雪越来越好了……我又不是跟踪狂。”

噢……为了缓和气氛，那之后要不要在浴室里努力练习雪之下的动作?

由比滨的表情缓和了一些，我也稍微放心了。

“如果不是跟踪狂的话……有事的话发个短信什么的不就好了。”

“这、那倒也有可能……呃……惊喜?那个……”

说着视线斜上方，做出用食指指向天空的动作……这实在是荒唐的借口，但不知为何，自己却被这句话吸引了。

“哦……这么做……你喜欢惊喜吗?”

“诶?……嗯……如果是好的惊喜，喜欢吧?”

也许是因为突然被问到这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她有点犹豫地这样回答。那个表情看起来有点高兴。

“那倒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令人吃惊的事情。我朋友的朋友邀请我举办惊喜生日派对，当天去的时候，那个生日派对的人很惊讶地问‘为什么要找这个家伙’，真是的，真是惊喜啊。”

“……”

咦?明明是和往常一样的对话，为什么总是笑眯眯地不说话呢?心中仿佛有混沌涌上，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声音。

“啊，那个……由比滨?”

“欸、啊?啊……我想着是平时的小企，就放心了……那个……”

她这样回答，叹了口气。这时，我也放心地松了口气，两人都觉得怪怪的，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我又把话题拉了回来。

“那你有什么事?”

“啊.....那个.....如果可以的话.....一起回去吧?”

“我不要。”

“欸?”

可能是因为语气比自己想象的要强硬，由比滨吓了一跳，开始战战兢兢。不、不.....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理由.....。

但说出来的却是更直接的事。

“不，说要一起回去.....我骑自行车你是公车吧?今天我又没有理由坐公车.....。”

“啊，我只要错开公交车站就行了，小企骑自行车就行了。”

“你知道路是怎么走的吗?”

“啊?.....小企，你太看不起我了!连笔直的路都知道!”

由比滨皱着眉头说，然后把头转到一旁。哎呀，真是失礼了。因为同一个社团里有个方向感有点可疑的人.....。

不过，先说出拒绝的理由不太好。被这样回答的话我会拒绝的.....也不是没有其他需要担心的事情。.....总之到校门的话偶然也能装出来吧。

我没有答应，接着说。

“不好意思，我这就去取自行车.....”

“啊，我也去.....”

“啊!”

换好鞋走到外面，寒风凛冽，直接吹在身上。不由得用手抓住衣领堵住衣服的缝隙。

现在的悲鸣恐怕是因为由比滨的裙子.....不不不，幸好没有进入我的视野。.....顺便说一句，幸好周围没有人。

我为什么要在意那种事.....。

“好冷!”

“马上就要十二月了。”

“.....是啊。”

差不多到了想要大衣的季节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身边也有常年穿着大衣的毛茸茸的家伙.....。

这么说来，材木座又发来短信了吗？就算来了，那两个人也.....嗯，最好是无视。

一边想着这些，由比滨也跟在走在前面的我后面。

在到达停车场之前，没有什么像样的对话，我拿出钥匙打开自行车锁。

我把包放进前面的篮子里，把自行车拉了出去，不知何时旁边由比滨的视线落在了我身上。

“.....什么事？”

“欸？不，没什么？没有.....”

由比滨的脸颊微微泛红，眼神飘忽地回答。

说实话，她的脸比嘴还会说话。即使沉默不语，眼睛、眉毛、脸颊、嘴唇也会侃侃而谈。

所以，大家都无法无视。就连雪之下雪乃也是如此。当然，我也是。

“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出来，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顾虑的。”

“啊.....不.....不过.....我现在这么说的话，小企可能会很为难.....”

由比滨客气地用手摆弄着团子头回答。

.....啊，真伤脑筋。确实。我没说那是什么。

“那我只能说，\*\*\*\*嘴，对吧.....”

“是、是啊.....”

两人又陷入了沉默，我顺势用手推着自行车。由比滨跟在斜后方。

走到校门口时，我停下脚步，继续讲述刚才的心事。

“比起那个，你，行吗.....被谁看见和我在一起”

“哎？我倒不介意。”

她若无其事地回答，反而让我感到困惑。



“诶……啊，不……你不介意我也介意。”

上次烟花大会的时候，文化祭结束后，或者修学旅行回来后，还有这几天。无论什么时候，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一边看着周围的人的脸色——或许应该说是担心——一边和我接触。

即使是在狭小的教室里，只要和不同世界的人打交道，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行为。像我这样处于种姓最底层，最近连底都没了的人，和处于最高种姓的她更是如此。

我个人受到怎样的轻蔑和怜悯都无所谓，但她被这样看待并不是我的本意。也正因为如此，无法完全否定保持距离的弱点。

但她本人——。

“喂，小企。”

“?……怎么了”

“小企说过，你不可能控制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印象。”

……一旦说出口就不能收回。这种事明明很清楚。正因为如此，我才一直克制自己，不让自己说出决定性打击的话。但是，无意中说的一句话竟然会以这种形式发挥作用……

我保持沉默，由比滨走到我面前，微笑着对我说。

“所以啊……除了小企以外的人怎么看我，小企根本不用在意。”

“………是吗”

“嗯，是的。”

我感到脸上一热，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脸颊上。

我斜眼看着微笑着的由比滨，推着自行车往前走。她也跟在后面。

……总之，如果不先把脑子里浮现出的疑问发泄出来，是做不到的。

“你明明是个笨蛋，怎么能把这些事都记住呢……”

“小企总是说些奇怪的话，所以很容易留在我的脑海里。”

“啊，是吗……”

我并不想说那种奇怪的话……。

但是，即使假设说的话不奇怪，由比滨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我只好再次沉默。

一阵沉默。听到的只有脚踏车的链条发出的咔嗒咔嗒的声音和马路上汽车的声音。这一带是住宅区，路灯也不那么亮。

所以，对方也无法读取我的表情吧……不，走在后面，应该是死角吧。

“……呐。”

只要有人从后面喊，自己就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什么事?”

“还……还不行?”

“还不行”这个词我记得有两个，所以也不是敷衍，只是单纯地反问。

“什么?”

“那个……侍奉部的。”

“还不行，……。”

“是、是吗……也不能只露个脸吗?”

由比滨稍稍垂头丧气了一下，然后又抬起头走近这边问道。我一时猜不透她这个问题的意图，她接着说。

“啊，我和小企是同班同学，所以先去学校就能看到脸……小雪没有社团活动就见不到小企……”

啊，原来是这样。但又不是过了那么久的日子，我也不会因为我不来而感到寂寞的人……。

“看起来是这样，小雪，因为小企不来，很寂寞啊!”

大概是猜到了我的想法，她的声音大了一些，开始向我追问。但是，看起来是那样……。

“小雪……碰巧我打开门没马上打招呼，她说‘比企谷君?’……”

“喂，这是可以告诉我的情报吗……”

“没关系，没什么。……我想已经没有隐瞒的打算了。小雪——”

感觉以前也见过同样的光景。由比滨说起雪之下的事，欲言又止。因为你很温柔，所以还没说出口。

其中也有坏心眼地断言的家伙。……也不能继续依赖她的温柔。

由比滨用拳头捂住嘴，轻咳一声后继续说。

“总之，……侍奉部的事我和小雪之间已经有了答案。所以，现在只是等小企，或者说是听小企说。”

“随便吧……为什么要撒这种很快就会露馅儿的谎呢？”

这是由比滨温柔的谎言。但是，明明我没有追究的权利，却不知不觉地说了那样的话。反而是在掐自己的脖子。所以我无法阻止她继续说下去。

“那……其实我是希望小企快点回来，因为我……”

“啊，那个……由比滨……”

不行。这孩子感情一溢出来，胸中一满——不，再满就不好办了，但在别的意义上——想到什么就忍不住说出来。

对于由比滨来说，等待已经是极限了吗……但是，如果只是遮遮掩掩，那就毫无意义了。我还决定给她的等待设定一个时限。

我个人受到怎样的轻蔑和怜悯都无所谓，但她被这样看待并不是我的本意。也正因为如此，无法完全否定保持距离的弱点。

但她本人——。

“喂，小企。”

“?……怎么了”

“小企说过，你不可能控制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印象。”

……一旦说出口就不能收回。这种事明明很清楚。正因为如此，我才一直克制自己，不让自己说出决定性打击的话。但是，无意中说的一句话竟然会以这种形式发挥作用……

我保持沉默，由比滨走到我面前，微笑着对我说。

“所以啊……除了小企以外的人怎么看我，小企根本不用在意。”

“…….是吗”

“嗯，是的。”

我感到脸上一热，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脸颊上。

我斜眼看着微笑着的由比滨，推着自行车往前走。她也跟在后面。

……总之，如果不先把脑子里浮现出的疑问发泄出来，是做不到的。

“你明明是个笨蛋，怎么能把这些事都记住呢…….”

“小企总是说些奇怪的话，所以很容易留在我的脑海里。”

“啊，是吗…….”

我并不想说那种奇怪的话……。

但是，即使假设说的话不奇怪，由比滨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我只好再次沉默。

一阵沉默。听到的只有脚踏车的链条发出的咔嗒咔嗒的声音和马路上汽车的声音。这一带是住宅区，路灯也不那么亮。

所以，对方也无法读取我的表情吧…….不，走在后面，应该是死角吧。

“…….呐。”

只要有人从后面喊，自己就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什么事?”

“还…….还不行?”

“还不行”这个词我记得有两个，所以也不是敷衍，只是单纯地反问。

“什么?”

“那个…….侍奉部的。”

“还不行，…….。”

“是、是吗……也不能只露个脸吗?”

由比滨稍稍垂头丧气了一下，然后又抬起头走近这边问道。我一时猜不透她这个问题的意图，她接着说。

“啊，我和小企是同班同学，所以先去学校就能看到脸……小雪没有社团活动就见不到小企……”

啊，原来是这样。但又不是过了那么久的日子，我也不会因为我不来而感到寂寞的人……。

“看起来是这样，小雪，因为小企不来，很寂寞啊!”

大概是猜到了我的想法，她的声音大了一些，开始向我追问。但是，看起来是那样……。

“小雪……碰巧我打开门没马上打招呼，她就说‘比企谷君?’……”

“喂，这是可以告诉我的情报吗……”

“没关系，没什么。……我想已经没有隐瞒的打算了。小雪——”

感觉以前也见过同样的光景。由比滨说起雪之下的事，欲言又止。因为你很温柔，所以还没说出口。其中也有坏心眼地断言的家伙。……也不能继续依赖她的温柔。

由比滨用拳头捂住嘴，轻咳一声后继续说。

“总之，……侍奉部的事我和小雪之间已经有了答案。所以，现在只是等小企，或者说是听小企说。”

“随便吧……为什么要撒这种很快就会露馅儿的谎呢?”

这是由比滨温柔的谎言。但是，明明我没有追究的权利，却不知不觉地说了那样的话。反而是在掐自己的脖子。所以我无法阻止她继续说下去。

“那……其实我是希望小企快点回来，因为我……”

“啊，那个……由比滨……”

不行。这孩子感情一溢出来，胸中一满——不，再满就没办法了，但在别的意义上——想到什么就忍不住说出来。

对于由比滨来说，等待已经是极限了吗……但是，如果只是遮遮掩掩，那就毫无意义了。我还决定给她的等待设定一个时限。

又过了几天，还有两三天就快到考试准备时间了，但我对很多事情都还没有给出答案，带着闷闷不乐的心情走出教室去吃午饭。

今天是小阳春天气，在外面吃应该不会那么辛苦。对了，小阳春好像是个人名……在 NHK（注：日本放送协会，即日本广播公司）出现季节拟人化角色的今天，有这样的角色也不奇怪。一会儿在 Pixiv 上找找看吧……。

在走廊上走着走着，脑子里不停地想着这种毫无益处的事情，后面出现的不是魔法阵，也不是魔法少女……户冢彩加传来了声音。

“八幡!”

回头一看，还是穿着平常的运动服。可能是后面追上来的缘故，他的呼吸有些急促。

“……怎么了?”

“今……今天午休，有时间吗?”

别歪着脑袋抬眼看我好不好?

对我来说，那不是疑问句，而是命令式。也有御仁（注：善人的意思，这里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用其他的方法做同样的事。这个暂且不论。

“有啊?有什么事吗?”

“你……想不想运动一下?”

“什么?”

据户冢说，他现在偶尔也会在午休时间练习网球，但因为经常搭档的部员休息，所以来找我。

我也没有理由拒绝，再说这是户冢的请求，我也就答应了。……我是蟑螂还是什么?把自己比喻成那种东西，虽然很卑微，但被人讨厌却很有生命力，这一点或许很相似。不知为何，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雪之下雪乃的那句话。

——总有一天会出现喜欢比企谷的昆虫。

人各有所好……总之现在先别想这件事。

但事后回想起来，“蟑螂”这句话并没有错。……户冢彩加是个意外的谋士。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沿着走廊走出去，走向网球场，向户冢借了球拍，像上次上课时那样开始拉拉式训练，这倒也不错……。

“哈……哈……”

什么……户冢，越来越好了。球速也变快了，挥杆时的重量也不一样。在课堂上稍微做了一点的人和坚持参加社团活动的人有差别是理所当然的事……是什么呢……户冢好像去了很远的地方。

也许是看不下去体力和精神双重打击、气喘吁吁的我，户冢跑了过来。

太好了……户冢果然还是天使。小彩加真的是天使。

“八幡……没事吧？”

“没问题……没问题。……继续吧。”

我跑到球线外去拿没能收回的球，回来时户冢跟在我身边。

……你为什么出汗了还这么香？

“哈哈，八幡还是穿着校服……今天就到这里吧。我还有点话想跟你说。”

“是……是吗……我知道了。”

你这么说我也没办法。嘛、再做下去也不觉得辛苦啦！

……这么说来，这几天虽然打过招呼，但好像没怎么和户冢说话。啊，刚刚好吗？

户冢朝校舍方向走去，我跟在他后面。回去的时候，两个人没有什么像样的对话，只是走着。

然而，快到出入口时，户冢回头对我说。

“八幡不是有经常吃午饭的地方吗？……能在那里等一下吗？”

“啊？啊……知道了。”

“那就等着吧!”

说着，户冢挥了挥手，先啪嗒啪嗒地跑进校舍。

但是，特意想在那个地方说话的事……是别人听了会觉得奇怪的内容吗？

然后按照户冢说的坐在楼梯上，呆呆地望着外面，突然右脸一阵凉意。

“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头一看，发现户冢彩加手里拿着运动饮料。啊……这么说来，这孩子也会这样恶作剧吧。

户冢笑咪咪地对我说。

“冷吗?”

“那当然是冷冰冰的了……”

“这个给八幡，谢谢你刚才陪我。”

喂，刚才这位先生说什么?你和我交往了吗?哦，我和户冢交往……哇，虽然还不错……但是，是个男人。户冢彩加。

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是网球的事了，从上下文上来说。

因为对方是对方，所以奇怪的事情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高速旋转……唔。

“谢谢……”

我接过塑料瓶，户冢拿起另一瓶，在我旁边坐下。所以说很近。

但也没有理由疏远他，只好继续保持沉默，户冢转头问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八幡……你最近没有参加社团活动吗?”

“诶?……嗯……是啊。”

“果然是这样啊……”

我的回答让户冢微微垂下了头。“果然”这个词多少让人有些担心。我休息的时候，他去了侍奉部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做了坏事了……。



想着想着，户冢那边又来了一个更难接的球。

“八幡……那个……你对由比滨同学怎么看?”

“什么?”

他比刚才更靠近我，一直盯着我的眼睛。被人用那种湿漉漉的眼睛看，我也很困扰……。

不能只是沉默着应付过去，要想办法从脑子里想出保险的回答。

“不管怎么说……我和她的社团活动是一样的……那个……我觉得是个好人……。”

“嗯……知道了。”

听到我敷衍了事的回答，户冢转过身，把手放在膝盖上。

他保持着这个姿势继续说道。

“其实我……有件事想和八幡商量……我……想向由比滨同学表白。”

“……哈?”

户冢飞来一个死球。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手里的矿泉水瓶掉了下来。

站起来，半蹲着捡起来的姿势下，终于说出了下面的话。

肌肤感到脖子上直冒冷汗。

我无法观察户冢的表情。

“这是……认真的吗?”

“……嗯。”

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户冢一脸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

我无法忍受他的视线，移开了视线。

户冢和由比滨交往的话会怎么样呢?这个印象在自己的脑海中高速掠过。

由比滨是三浦的朋友，她的外貌，对谁都很温柔，在班里也是顶级的存在。而且她很受欢迎。喜欢的男生有多少都不奇怪。虽然有点傻，但看起来也很可爱。

另一方面，户冢虽然是男生，却像女孩子一样可爱，在班里被当作吉祥物。所以是与种姓无缘的存在。而且他也非常温柔。虽然跟受欢迎有点不同，但大家都喜欢他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这样的两个人如果交往了.....也许会意外地顺利。而且恐怕没有人不能祝福这对情侣的诞生吧.....不管这是不是真心话。

但是，我——————讨厌看到由比滨那样的样子。

我不记得当时的我是什么表情。

但户冢看了我一眼，似乎明白了什么，叹了口气，微微低下头，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

“.....果然如此。”

“啊.....你说的果然.....是指.....”

“真是的.....你还在犹豫吗?八幡。要是太悠闲的话，由比滨同学，别人会抢走的。”

“什.....什么意思?”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加上刚才的自白，我的大脑早已一片空白，无法正常思考。

户冢对由比滨的告白是认真的。后来，不知为何，看着我的脸色，说由比滨要被别人抢走。

.....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户冢可能是看不下去我呆若木鸡的样子，又补充了一句。脸上浮现出和刚才不同的惊讶笑容。

“八幡.....我说过要向由比滨同学表白.....可是我没有说过要告白什么啊?”

“什么?”

呃?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告白应该是“我喜欢你，请和我交往吧”之类的吧?

“可是八幡.....你以为我喜欢由比滨同学，就受了那么大的打击.....太容易理解了。”

“这么说.....户冢.....并不是.....喜欢由比滨吗?”

我好不容易恢复了头脑，调整好姿势，重新坐在户冢旁边。

“我喜欢由比滨同学……但是，我不是想交往，也不是想做恋人的那种喜欢。”

“是、是吗……”

我放下心来，把胳膊放在腿上，身体前倾，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用塑料瓶敷了敷额头，头脑渐渐清醒了。户冢想做什么，现在也明白了。

“户冢……为了让我……斩断迷惘……做出这种事?”

“……大概是这样吧。最近的八幡和由比滨同学……我有点看不下去了。”

“是、是吗……”

……不，说起来就很奇怪，这几天和她没什么联系……因为没有关联所以被识破了吗?户冢彩加的观察人类的能力真是可怕。

即便如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自恋。为什么我认定由比滨不会和任何人交往呢?

仔细想想，还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由比滨对我是否有好感之类的。更别说会不会和我交往了。

不过，这些都已经无关紧要了。由比滨怎么看我。只是，只要自己这么想，现在就可以了。

我……喜欢由比滨结衣。

“户冢……那个……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我……”

在我明确了自己的想法之后，我试着问了问自己最简单的疑问。

“嗯~……具体什么时候说也没有……不过修学旅行的时候已经确定了吗?”

“原来是这样啊……”

……这么一想，我就能理解修学旅行后户冢的反应了。我向雪之下告白的第二天，他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原来也是这个意思。

……也得和雪之下好好谈一谈。

“对不起，让户冢做出这种事……”

“这不是八幡在意的事。而且，支持朋友的恋爱路有那么奇怪吗?”

“不，不奇怪……朋……朋友?”

啊……说什么呢，自己。因为到现在为止误会了很多，所以连户冢都忍不住想确认一下。

听到我的疑问，户冢移开视线，低下了头。

“啊，咦?……我还以为八幡是我的朋友呢……”

“没、没错!我、我和户冢……是朋友……”

“谢谢你!八幡。”

“哦、哦……”

户冢再次转向我，两眼放光，微微一笑。

——想守护的，这个笑容。为、为什么只是被宣布为朋友，心脏就会怦怦直跳呢?不、不好吧……先丢了再拿出来吗……这样下去，真让人担心。为了冷静下来，先喝点饮料吧。

我打开瓶盖，把运动饮料灌进喉咙。可能是因为刚才打了网球，又流了一身奇怪的冷汗，感觉自己的吸收力比平时快。

可是户冢根本不知道我的样子，继续侵略我。

“那么……八幡什么时候向由比滨同学告白呢?”

“呼……呼……咳咳……”

“八幡……你没事吧?”

户冢的突然袭击让我呛了一声。说着没问题吗?一边说着一边摩挲着我的背。

能这么做真是太感谢了……今天说户冢打网球，是不是太攻势猛烈了?

“哈……哈……稍微……安定了一点……”

“那么……什么时候做?”

在这里不能明确地说“做”，这是我的弱点，所以我会微妙地闪烁其词，以满足户冢的期待。

“其实，我……期末考试后的星期六，想和由比滨两个人见面……”

“啊!原来是这样……这……你已经和由比滨同学约好了吗?”

“嗯，我已经说过了，让她先把日程安排好……但还没到约定的时候……”

“那你还是早点约好吧!我想对由比滨同学来说，这样比较好。”

“是……是吗……”

我就像被户冢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样，不知不觉间和由比滨约好了见面。户冢似乎也认同了我的话，一脸满足地打开自己那瓶的瓶盖喝了起来。

看到户冢的样子，不由得把目光转向他这边。微微张开的嘴唇，上下晃动的喉咙……总觉得很妖艳。

可能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他暂时离开水瓶口，转向我。

“是不是还不够?如果可以的话，我的那份也给你。”

“哎?不不不……怎么可能……自己的那份也还剩着呢。”

“为什么突然用敬语?八幡有时候用词很有意思呢。”

“是、是吗?”

“嗯。”

说着，户冢又呵呵地笑了。

不、不、不……真是太可怕了……户冢喝了一口的饮料瓶给我……。如果有人这么做，我绝对不会原谅他。我有不原谅的权利吗?占有欲太强了吧。对我来说很特别的人，在对方看来就不是那样的事情也有很多。如果不忘记这一点，行动就会失去自制力。

当然，这也适用于户冢以外的人……那么，该怎么办呢?

告白，呐……我可不想再失败了，……说到告白。

“对了户冢……你一开始说的向由比滨告白是……骗人的吗?”

“嗯~……要说完全是骗人的也不一定。”

“什么?”

怎么回事?和……户冢果然喜欢由比滨吗?

就在仿佛能听到“咚咚”声的时候，户冢又开口了。

“由比滨同学很温柔啊.....我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过。只是很早就注意到了.....。当我用目光追随着她的时候，她本人的视线的方向是.....”

说着，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几秒钟的沉默后，我忍不住移开视线，户冢叹了口气。

“正因为如此.....再不快点的话我就告白了，八幡喜欢由比滨同学。”

“户冢大菩萨，请饶了我吧。”

我双手合十，户冢一脸惊讶地转过头来。

“那就是八幡刚才说的下次约会时告白吧。”

啊咧咧~?好奇怪啊~?我只是问了由比滨的安排，不知不觉间就向她告白了。柯南君也吃惊的诱导审问。这是逃不掉的。糟糕!今天的户冢很糟糕。

“.....嗯，我会妥善处理的。”

“不要用这种话来搪塞，八幡。.....来。”

户冢说着，伸出一只小拇指的手。

“你的意思是要我勾住你的手指吗?”

“对对，你看.....。”

这次是自己的手被户冢的手指抓住。没办法，我也把小拇指绷直了。然后，对方又白又细的小指朝这边走过来，和我的小指缠在一起。

户冢一边用手按着节奏，一边念起那句咒语。

“断指，说谎的话，要喝一千根针~断指了!”

说完，手指一下子松开了。即使，再稍微这样一点也.....啊，等等。

哎呀.....大概是被迫约好了，我要向由比滨告白。怎么办?.....。

户冢似乎察觉到我的不安，又出声问道。

“不用那么担心，我想应该没问题的.....”

“啊.....不对.....我想我向由比滨告白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次不能说个没完

没了，怎么回侍奉部也还没决定……”

听到我的回答，户冢“嗯”了一声，用手摸了摸下巴。稍微思考了一下，又转向这边说道。

“雪之下同学啊……不过，我都不怎么担心。八幡的话应该没问题。”

“是、是吗……?”

被户冢这么一说，即使毫无根据，也会愿意相信。但是，跟进并没有就此结束。

“嗯……如果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就来找我，我会安慰你的。”

“户、户冢……。”

我看了一眼微笑着的户冢，又低下了头。

啊……不妙，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涌上心头。刚才说的话既不是谎言也不是欺骗。但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所谓的“温柔”吧。

户冢或许也是接受残酷真相的人之一。只是，如果想和我维持表面上的关系，就没有必要特意做这种事。最糟糕的是，我也不能否认被讨厌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户冢还是相信这样做对我有好处，所以才行动的吧。既然如此，我也只能走自己坚信的路了。我想做的是，时刻不忘自问自答，相信对自己和对方都有好处。即使那是让对方讨厌的事，伤害的事，……。

但是现在，姑且——。

“谢谢……户冢。”

“……不客气。不过我只是怂恿八幡。”

“我有一种只要有逃的路就逃到哪儿的习惯，……事到如今，还不如堵上我的路。”

“是吗?那就好啦……。”

户冢又盯着我的脸。

不，是真的吗……这次是无可救药了。什么都不说的话也会给别人添麻烦。

不能再因为我的问题把不相干的人牵扯进来了。当事人之间必须尽快解决。这样一来……。

“我想我应该和雪之下商量一下。根据结果，情况也会有很多变化。”

“原来如此……那你先和雪之下同学谈谈吧。”

户冢笑着继续说。比若无其事地指定日期的由比滨还要早啊……。

拜托，谁来阻止户冢。

“唉、唉……别这样……。”

我不可能战胜户冢笑容的威力，只好先和雪之下说话。

这种追究的方法是不是有一些私怨呢?……我宁愿相信户冢不会有这种事。不，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了，这种事无所谓。

户冢似乎对我的反应不满，微微皱起眉头责备我。

“刚才八幡说了，应该帮我堵上退路。”

“对、对啊……。”

不行……现在的我不能随便说话。为了避免户冢大菩萨继续追问，只能干脆放弃现有的必要条件，由我亲口说出。

“哦……我……和雪之下谈妥……然后和由比滨见面告白……这样可以吗?”

“嗯，目前是这样。”

从户冢的笑容和点头来看，眼下这样就可以了。

我松了一口气，又感到疲惫。

户冢一脸无奈地看着，慢慢地站起来，转过身，再次开口。

“早点 and 雪之下同学见面，然后跟由比滨同学约好。”

“是……”

“那……回到八幡侍奉部的时候……再告诉我哦。”

“如果能回……的话。”

面对我一如既往的消极反应，户冢还是积极地回答。



“一定能回来的。我，由比滨同学和雪之下同学……，而且我最相信八幡。”

“是、是吗……”

我想没有比我更不值得信赖的人了……但我既然相信户冢，就无法否定他的话。

要相信户冢所相信的我吗……

“嗯。那……我差不多该回去了。加油哦……八幡。”

“哦、哦……”

户冢挥了挥手，回到校舍。

我把塑料瓶里剩下的运动饮料一饮而尽。那味道和刚才度过的时间一样，感觉格外浓烈。

首先，不是侍奉部，而是回到侍奉部的活动室吧……为了和雪之下雪乃说说话。

我决定向由比滨告白……不，户冢让我下定决心的第二天午休，我正走在走廊上寻找雪之下的藏身之处。

平时应该和由比滨一起吃午饭，所以应该在侍奉部的活动室。

放学后再去的话，就会被强迫参加社团活动，其他休息时间去J班的教室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和雪之下的传闻虽然因为叶山而消除了，但也没必要特意挺而走险。我觉得用由比滨叫雪之下的做法也不对，就作罢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发短信或打电话的话肯定会提到和我的约定的事……。

就这样，到了侍奉部的活动室倒还好，可敲门也没人应声。

房间里的灯开着，我还以为有人在呢。不过，雪之下有时也不会马上回答。

算了，先打开看看吧。

随着咔嚓一声，门打开了，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

窗户旁边的桌子上放着雪之下的手提包，这意味着打算在这里吃吗？只要在这里等她，她一定会来的。

但是我没有在这里吃午饭的计划，所以自己的那份一直留在教室里。如果我一直就这样不来这里的

话……不如说，我的心里还没有准备好要和雪之下见面的缘故吧……我决定再回到 F 班的教室。

走在特别大楼的走廊上，身穿褐色大衣的身影映入眼帘。

我下意识地改变方向，但已经晚了。

他一看到我，就用戴着手套的右手食指对着我。

“莫，莫非是……八幡?!”

“材木座……”

我像转动生锈的螺母一样，笨拙地把头转向那边。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和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近。

“嗯，最近发邮件也完全没有消息。去侍奉部也得到了八幡暂时不来的训示。”

“训示……你是将军吗?还是说，是皇帝什么的。”

“主不是也叫他冰雪女王吗，不是差不多吗?”

“嗯，……也许吧。或者说是突然用粗鲁的人称……”

说着说着，终于来到了眼前，我又移开了视线。不要老是盯着我看。

“看来没有异常，那为什么……?”

“简短地说，我有事，要走了。”

“等、等一下，八幡大菩萨。”

材木座拉住正要走的我的制服下摆。

哇，这种事被男生做了也完全高兴不起来……。对了，叶山好像也拉过我的袖子……。

难道我很受欢迎吗?对男生。户冢以外的人都拒绝。

“那是什么，材木座……”

“是、是八幡不好!都怪你不参加社团活动，无视邮件!害得我不得不去社团和那个皇帝说话，不知为什么，被人看到我的样子，会很失望的。”

材木座又指着这边，高速地滔滔不绝。唾沫横飞，住手。

“啊.....不好意思。那你快说正题。”

“嗯.....我的最终任务终于完成了。”

“不，在这种地方说这种话，真让人头疼.....。”

很遗憾，说实话，现在的我已经没有闲心去理会材木座的戏言了。

要做的事情只决定了一小部分，还有很多事情要考虑，期末考试还要背.....。

可能是看到不耐烦的表情察觉到了吧，材木座把手里的平板电脑递给我。

“好了，你看这个，这是我新作的情节。”

“啊.....之前邮件里说的恋爱怎么样的那个吗?”

“是的。”

“总之先看看吧.....”

我抚平平板电脑的面板，大致是这样的内容。

---

## 『マイコミライカ』

伴随时间移动的恋爱故事

现在（イマ） 过去（カコ） 未来（ミライ）的合成词，也有 my 小未来的意思

狭间瞬.....男主角

后先巡.....女主角

高中生的主人公向女主人公告白了一次，但是失败了。

女主角遭遇车祸，陷入昏迷状态。

失意的主人公身边出现了两位天使。一个人的时间可以移动到未来，另一个人的时间可以移动到过去，被拜托拯救女主人公。

但是，作为移动的时间的代价，必须交出自己的生命。在此过程中，主人公爱上了两位天使。

主人公为了反复时间移动改变女主角的命运而挣扎。但是，一旦改变了遭遇事故的事象，事情就会

接二连三地发生变化，变得无法收拾。他意识到这不是只要拯救女主角一个人就可以的问题。

在反复失败的过程中，领悟到只能接受现在的命运。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唤醒女主人公，向两位天使告别。

几年后，女主角觉醒了。

即使女主人公恢复了健康，主人公还是惦记着两位天使。但是，有一次发现女主人公身上有两人的影子。那个天使是为了拯救自己而生的女主人公人格的一部分。而且，女主人公觉醒之前的时间是自己一直以来削减的寿命。

于是，在他决定再次向女主角告白的时候，故事结束了。

---

“.....”

听到我无言的反应，材木座双眼放光地看着我。

不.....这家伙到底在期待什么?情节是记录故事框架的东西，并没有什么错，但这样.....。

“这个故事.....主人公喜欢上了女主角的哪里?”

“.....什么?”

刚才眼中的光芒不知去了哪里，材木座的眼睛开始急速游移。那眼球转动的速度，简直可以当巴尔基里的飞行员了。

对了，材木座的声音就像是机器人动画里的驾驶员。没，没有吗?（注：材木座声优曾配音过《机动战士高达第08MS小队》）

“外表.....外表之类的?”

“啊.....一见钟情这条线也有吗.....那就得这么写了。话说回来，你是打算以恋爱为主吧?和女主角关系变好的过程怎么办?”

可能是戳到了他的痛处，材木座低下了头。然后放下手臂，食指互相抵在一起。不，你这样做只会让他生气。

“怎么、怎么搞好关系我也不知道……。”

“……”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确实，被你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不仅限于恋爱，朋友关系也是如此。

至少现实世界的记忆样本太少了……我现在的状况也是偶然加上偶然积累而成的……。

话说回来，你自己先说说，什么样的状态才算“关系好”？如果不换成别的概念就不行……。

“八幡。”

“……”

“八幡啊！”

“哦哦！不要突然这么大声！会吓到的。”

“是主不回答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问了八幡这么苛刻的问题，实在对不起。”

“我正在考虑呢……”

不，别这么郑重地鞠躬。你不知道什么叫“殷勤无礼”（注：意思是表面恭维内心瞧不起）吗？

再这样沉默下去也很恼火，于是我想办法转动脑筋，进行置换工作。

相反，关系不好的情况下，就是互相讨厌对方。关系好就互相喜欢……结果又回到了如何喜欢上他的话题上。讨人喜欢的方法……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但现在最需要的是一般理论。

……做让对方高兴的事吗？你做什么事让我高兴？因为没有设定登场人物的角色，所以不能说得太具体。

……果然不换成自己就会缺乏实感吗？从算计的角度来说，我一直一个人是没有好处的。我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陪着我，跟我说话，有困难的时候帮我？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就是……自己做不到。所以才有必要……那个人。

“基本上是互相帮助.....不是挺好的吗?特别是在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上。”

“哦.....”

我的回答非常简单，但材木座却点了点头。总之能接受吗?

“看来我的判断没有错，一个人思考总是有极限的。”

材木座说着抱着胳膊挺起胸膛。为什么你一副不要脸的样子，是我想过回答的吧。

“嗯，如果能接受就好了.....如果是高中生的设定的话，学校的活动什么的都可以用。那么.....关系变好之后的描写呢?”

“.....很.....很害羞.....”

“哈?”

为什么在那里红着脸移开视线呢.....。

“那.....那个.....我也不是不安想小说里的角色打情骂俏.....结果那是用我的头脑想的.....”

喂喂喂喂，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啊这家伙.....。

本来小说这种东西不就是暴露自己头脑的东西吗?为什么仅限于恋爱描写呢.....我说了句不知是在穷追还是在安慰的话。

“你一直都在做着令人心痛的妄想，事到如今才觉得羞耻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了，如果恋爱的妄想让你觉得羞耻的话，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做这些事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确实，.....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嘻嘻哈哈的家伙，让我移开了视线，因为嫉妒和愤怒。”

“不，我没说到这个地步，.....反正给我看了也不会传播出去的，你放心吧。几乎没有朋友会说这种话。”

之所以说“几乎”，当然是因为户冢被排除在外。而且，也不是没有想交的朋友。

“是吗?.....嗯，是啊!那我就听从主的教诲，尽情地动笔吧。”

“哦、喔.....嘛.....情节本身我也不讨厌。”

嗯，说实话，设定本身是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的拼凑，但正因为放弃了才有希望的展开并不坏。不

放弃也可以理解为坚持同样的方法。

而且基本上时间移动都是作弊的，不能轻易使用。代价是自己的寿命，还算合理吧。

不……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和谁在一起，就等于相应地削减了自己和对方的寿命。

正因为如此，才不允许随意对待。更何况是对自己心爱的人，更不能忘记这份感激。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变成只是共享空间的关系。不知从何时起，这本身就成了目的，在一起也不会觉得幸福。然后，失去……。

失去的过去，无法改变。

当然，遥远的未来也是如此。

结果能改变的，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只有现在吗？

——是吗？

啊……真是让人生气的话。

为什么我偏偏在和这家伙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想到这么无聊的事呢？

点和点连成一条线——就像谜题的最后一块画上了——脑袋里闪过闪电般的感觉。偶尔会有这种情况。正因为如此，我才无法停止思考。

啊，不行了，抑制不住自己的这种冲动。自然地露出笑容。

“咳咳……”

“八、八幡？”

材木座看到我扭过头拿着手机，肩膀不停地颤抖，觉得很奇怪，便小声问我。

不行不行，如果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就会像疯狂的科学家一样大笑。

为了让心情平静下来，我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转向材木座。

“不好意思，材木座……我可能会背叛你。”

“……欸？”

材木座呆呆地发出泄气的声音。嗯，这种反应也不是不知道。

“考试快到了，马上写是不可能的，不过……那篇小说还是快点写完比较好。”

“呜呜！?难道你是想窃取我的最终奥义吗？！”

材木座说着用手指了指平板电脑。

不，我不想写小说，放心吧。我把手里的平板还给了材木座。

“不是这样的啊……如果不快点的话……那个……不是你的妄想，而是我的……现实的……

啊……我不能说没有听到调情话的可能性……”

说着说着，我莫名地觉得不好意思，忍不住用手指挠了挠脸颊。

自己在说什么呢?明明还不知道想出的对策会不会奏效。自己断了退路又能怎么样呢?

虽然这么想，但材木座纹丝不动。啊~……这是让人愤怒还是让人哭泣的潮流吗?我这么想着，

做好了准备，他伸出左臂拍了拍我的肩膀。

“也就是说……主再次回到侍奉部，这样解释可以吗?”

“啊……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我这么回答后，材木座微微一笑，收回手臂，刚做了个御寒动作，紧接着又伸出大拇指。喂，该怎么解释才好呢?那个手势。

“对我来说，如果主不回到部里来，我也很为难。老实说，一个人对付那些人，负担太重了。”

“你应该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吧……对我来说也不轻。”

这和材木座所说的“沉重”的意思又是两回事。不管有意无意，自己一直都不打算制造这样的存在，但现在已经来不及说那样的话了。既然已经晚了，就只能采取为时已晚的措施。

“不管怎么说，如果八幡能回到侍奉部，那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不过，这篇小说还是我一个人独自写完吧。要是听了主的恋爱故事，我可要死了，呵呵呵呵呵呵!”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笑出来。或者说是一个人的独力吧。汉字不一样吗?

“啊……嘛，刚才我也是迷昏过去说了那种话，不过仔细想想，我不觉得会对材木座说那种话。



嘛.....小说等完成的时候再来给我看。那时考试应该已经结束了。”

“确实。现在确实是应该致力于考试的时候。我也觉得在别的意义上需要八幡大菩萨的指引。”

“不不，现在不是谈这个时候，.....。”

真的不是那个时候，所以很为难。

虽然刚刚决定了整体方针，但那就需要制定详细的计划。

不过，从结果上看，材木座也算是帮了我的忙，我很感激。

“考试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事情都没有时间。所以，下次再说吧。”

“唔.....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话说回来，主不来参加社团活动本身也能说不正常。”

啊.....难道连材木座都这么看我和侍奉部的关系了吗？

这也是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能为力的事情，想再多也没用。现在有些事情必须早点考虑，所以我先不说了。

“先不说，.....我也有事，差不多该离开了。不过，不管怎么说，你那本不正经的小说和卑鄙的计策也挺有用的，这一点我要感谢你.....再见。”

“哇.....。”

我回头望着一脸佩服的木材座，朝着原本要走的方向迈出脚步。

大概察觉到我有些着急，就没有再跟我说话。

我直接走向教室，拿起面包和饮料，再次向侍奉部的活动室走去。

走到刚才和材木座交谈过的走廊前，突然想看看窗外，停下了脚步。

从这里除了校舍以外没有特别能看到的東西。天空是初冬的淡蓝。

只是，与往常不同的地方漂浮着几朵飞机云。是因为风向变了吗？

这么说来，飞机起飞和着陆的时候逆风比顺风好吧？我想起了那样的事。

自己今后要做的事情也差不多吧。为了飞故意吹逆风。自己和她——————到底能不能忍受那风呢？

刚才还大言不惭的自己，突然变得不安起来。

我想甩开它，又迈步走了起来。但不知为何，那只脚总是朝吃午饭的地方走去。

是因为懒得见雪之下雪乃?不，不是。倒不如说是—————。

“由比滨同学说得没错，你能在这么冷的地方吃午饭，真是个不错的地方。”

走到那个楼梯，前面已经有客人了。长长的黑发在风中摇曳。

不知为何，雪之下雪乃出现在了我经常坐的地方。

一看到我就开口这么说，然后站起来向我走来。

“干这种事，万一部员又病倒了就麻烦了，……………现在就到活动室来吧。反正是你的事，自己的教室也没有容身之处了吧?”

“我没有容身之处，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否认……………我还不会回侍奉部…….”

面对我委婉的拒绝，雪之下一脸无奈地继续说道。

“别误会了，我只是说午饭可以在活动室吃。”

“不，刚说‘来吧’…….”

“你的话，不叫你你就不会来吧?”

“是……是啊……………”

比预想的还要被读懂自己的思想而感到战栗，我跟着先走出来的雪之下的后面。

也许是觉得时间太可惜了，她的脚步很快。一看表，午休时间已经过了近一半。咦?雪之下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难道……。

“难道说，你是在找我吗?如果是的话……………不好意思，耽误了你的时间。”

“这是我自作主张干的事……………你没必要道歉。”

雪之下回答后，暂时停下脚步。然后，一边飘动着长发一边转向这边。

因为直视着自己，我不由得移开了视线。俗话说美女三天就会腻，那绝对是骗人的。完全不可能习惯。

不过，雪之下的话，因为目光锐利，在别的意义上可能会不习惯。

“比企谷君。”

“是、是……”

因为被叫到名字，姑且回答了一下，这次对方移开了视线。

雪之下轻轻地握着右手，放在胸前，叹了口气，目光又聚焦到这边。这气氛……在哪里……。

“比企谷君，……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下午，你有空吗？”

“啊？啊……嘛……要说空也是空的。”

那天只有考试，学校只在上午放学，所以下午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安排。

但是，和由比滨约定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必须要做各种准备了吧……不，等等啊。

“如果空着的话，请……空着。我有话要和你谈。”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我……其实也是这么想的……刚才擦肩而过是为了找你……。”

雪之下似乎对我的话感到意外，比刚才睁大了眼睛。不知为何，她的嘴角显得有些松弛。

“……是吗？那正好，就拜托你了。”

“哦、哦……”

“还有……这个。”

雪下从校服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一看到我的双手都拿着东西，就朝我伸出手。

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但她无视我的举动，强行把东西塞进了我制服的胸前口袋。

“啊？啊，等……怎么突然……”

我对雪之下的行动感到困惑，她看了我一眼，红着脸小声说。

“……联系方式。”

“什么？”

“刚才给你的便条上写着……我的手机号码和地址……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在那里……”

“啊.....是这样的.....知道了。”

这个我知道了，不过.....不用这样给。

我差点摸到她的头发，又闻到一股香味，不由得心跳加速。然后，现在我制服的胸前口袋里  
有.....不，也不值得深究。

比起这种事，有什么必须要问的吧。

“对了，哦.....我的.....不告诉你也可以吗?”

“没必要。”

.....是啊。自己的自我意识过剩又爆发了。嗯，我不认为会出现必要的场面，如果是紧急的事情，  
让别人来处理就可以了。

但是，接下来从她口中说出的话却令人意外。

“我、我.....你的.....已经.....知道了.....”

“什么?”

怎、怎、怎么回事?好奇怪啊。我应该没有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过雪之下。

从刚才那个人的想法中，我想到了一个假设。

“不会吧.....莫非是小町那家伙.....”

“我想，小町妹妹并没有恶意。因为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必要把这件事告诉你.....”

雪之下的声音罕见地越来越小。

不，确实没必要特意对我说。这并不是说谎之类的问题。如果我不说话，她就会看我一眼，所以我  
赶紧回答。

“我又不知道那个，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小町也只是因为是同一个社团活动的人而给了你，应  
该没有那么深的意义吧，也没什么好在意的。”

“是、是.....”

雪之下松了口气。总之这个故事就这样吧。

“算了，先去……吃饭吧。在这里谈的话就没时间了。”

“嗯，嗯……是啊。”

这次是我先走，雪之下跟在后面。

走着走着，后面又有人说话了。

“边走边说也行……有件事想问一下。”

“怎么了?”

“考试结束后的周末……你准备和由比滨同学见面吧?”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

雪之下的话语，让我稍微放慢了脚步。……就算她知道也不奇怪。

“所以……我才指定考试结束的日期。我想这样对你来说可能比较方便。”

“……原来是这样啊……嗯……是啊。”

确实，我本来是打算和雪之下两个人聊完之后再去看由比滨的。

但是，一旦成为确定事项，就会感到不安。

但是，这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问题，像我这样的人要消除不安，除了把它变成现实，别无他法。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继续往前走。

在我刚才的回答之后，雪之下并没有跟我说话。

“比企谷君。”

爬上特别大楼的楼梯时，身后又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看。

和刚才不同，雪之下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忧郁。

她的样子让我想起上次去雪之下公寓时的情景。不知为何，我感到胸口莫名地发颤。她平时很强势，

这样也算是反差萌吧?或者说是激起保护欲。

“……比企谷君?”

“啊，是……有什么事吗?”

因为我一直沉默，雪之下的眼神变成了讶异。

“关于考试结束的日子，我想说一下……。”

“如果是计划的话，我觉得你不用那么担心。”

“不是这个问题，而是……那个……和我说话的时候……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但希望你尽量说出你所希望的话。”

说话间，雪之下的脸朝下了。

喂，刚才好像不经意地说了很厉害的话。

简直就像只要我拜托你什么，雪之下就会听我的。

不不不，不要把自己的想法理解得太好了。

“嗯，意思是……不要对你太客气……这样吗？”

“那……这样解释也没关系。”

雪之下还是低着头。

我很想改变这种气氛，所以对她说了一些我认为合适的话。这也是我所希望的。

“嗯……那个……雪之下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话……不用客气。”

“是……是啊。”

听了我的话，雪之下抬起头来。只是，她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吃惊。

咦？这么说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雪之下对自己变得客气了……？

不知道是不是察觉到了我的疑问，雪之下朝活动室的门走去。

“由比滨同学在里面等着呢……。”

“是、是吗……”

我跟在她身后。雪之下站在门前，敲了敲门。这时，里面传来由比滨的声音。

“请～”

然后，侍奉部的门被打开了。嘛……虽然还没有回到社团活动，但因为确保了冬季的午餐场所，

所以现在只能作罢。

雪之下打开门，由比滨结衣已经把便当摊开放在桌上。注意到雪之下和我的存在，表情一下子明朗起来。

“小雪，还有小企，呀哈喽!.....太迟了，我还想打个电话。”

“对不起，由比滨同学。这个男人不知道为什么不在常去的地方，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他。”

雪之下一进屋就这么说，并向由比滨道歉.....是很好，可是什么?这是我的错吗?

“呃，不好意思.....我也在找雪之下，结果中途被材木座抓住了.....”

“.....所以说，并不是比企谷君的错。”

“是、是吗.....那就没办法了。”

由比滨听了雪之下刚才的话，脸上露出莫名的喜悦。为什么啊?或者说，雪之下你到底是想责怪我还是想包庇我，说清楚吧。.....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好。

看到我不知所措，由比滨催促我和雪之下。

“算了、算了.....先不说这个，我们俩快点吃吧!今天没多少时间了。”

“是啊。”

“是啊。”

我和雪之下应了一声，各自坐在平时坐的位子上。

虽然相隔的时间并不长，却莫名地产生了怀念的感伤。

我沉浸在感伤之中，一旁的由比滨看着我。

“喂，小企.....莫非你在哭?”

“啊?笨蛋，我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哭呢?.....就算哭也是以后的事了。”

“欸?这是.....”

我略带意味的回答让由比滨皱起了眉头。连雪之下都惊讶地看着我。

在这里再追问下去就麻烦了，所以想把情况说明完就逃走。

“嗯……是吧……现在的我只是回到了活动室……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但是，我已经决定今后要采取一些行动，所以……”

“我对这个男人以后会在什么场合哭不感兴趣，还是赶紧吃吧。”

救命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雪之下打断了我的话。唉，你能这么做我也很感激。

为了让我进入吃饭的姿势，我把放在桌上的面包和饮料放在面前，双手合十。

“我开动了。”

“欸……啊，我开动了。”

“……我开动了。”

由比滨似乎还在意刚才说的话，但在我的问候下，似乎放弃了，自己也开始吃东西。雪之下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个“平常”好像也好久不见了。如果不是在吃东西的话，就无法掩饰脸颊的松弛。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或许说什么都没有才是正确的。三个人在活动室吃了午饭。仅此而已。

但是，光是恢复“仅此而已”就花了这么多时间。而且，自己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现在这样的生活是多么宝贵。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回到这里……太好了，总之回到了活动室。

接下来该回到社团活动了，只是，我的方法是—————

## ⑧比企谷八幡终于实现了对她的约定。

进入十二月以后，天气变短了，空气也变得冷飕飕的，幸好我被允许在活动室吃午饭，所以不像以前那样待在外面了。

第一天因为时间紧张，什么话也说不出，但从那以后，除了完成委托工作之外，其他的工作氛围都恢复到了平常的状态。

最近，我终于明白了闲聊是怎么回事。大部分人在说话时并没有考虑那么多。



但是，自己的情况是不允许的。经常是越说越能离开对方。所以，如果不把内容一一在脑海中整理好，就说不出来。

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习惯了被无视、被厌恶，所以有时也会刻意表现自己。果然不出所料，要么被狠狠地教训一顿，要么被当作没说过，要么被避开了。

但是，这里有人没有那样。……而且还有两个人。

恐怕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觉得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就好了。但是，这种情况已经不允许了。如果没有进展，就无法维持现状。

但是，即使前进了，也不可能知道是否顺利。因此，必须亲手了结它。这样做的话，即使一切都毁了。总比不知道好。

不管怎样，崩溃的时候一定会到来。

期末考试前的一天，侍奉部的三个人也一起度过了午休时间。

雪之下比平时更早吃完便当，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说道。

“我在教室里有点事要做，今天先回去吧。”

“啊……原来如此。那再见，小雪。”

“嗯……”

雪之下站起身，朝活动室门前走去。

手抓着门把手，身体没有改变方向，这样说道。从这边只能看到她的背影。

“比企谷君。”

“是、是的。”

“关于考试结束的日子……”

“哦、哦……”

我没想到她会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件事，所以只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一直看着雪之下，不知道由比滨当时是什么反应。

“放学后，你就直接回家吧，一会儿我再联系你。”

“是、是吗……我知道了。”

听了我的回答，雪之下松了一口气。同时自己也叹了口气。

其实，我有点担心。关于雪之下指定的时间方法。虽然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预料到现在的她对这种事已经不怎么在意了，但如果是直接从学校一起去什么地方的话，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所以，从雪之下听到回家后再来，这种顾虑暂时消除了。

“那么，就这样……请多指教。”

“啊……那我等你联系。”

雪之下没有回头，打开门走出了活动室。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由比滨。

还是按照刚才的话题切入比较好吧。从那以后什么都没说也是那样。

“啊，那个……由比滨。”

“嗯？什么什么？”

由比滨把椅子拉到这边，稍稍探出身子。很近很近。

我没有看她，继续说。

“是考试结束后的星期六的事……那个……现在也没有安排吗？”

“嗯，空着呢。那，当天怎么办？”

“嗯……总之，早上八点在离你家最近的车站碰头可以吗？”

“我知道了。那之后呢？”

随着对话的进行，由比滨的脸越来越近。

如果我转过脸来，……自己在想什么呢？冷静点。

还是由比滨先冷静下来吧。

“能先让我恢复姿势吗?.....很，很近.....”

“欸?啊.....对不起.....”

刚才的行为可能是无意识的吧，由比滨猛地缩回了探出的身体。

眼看着脸就红了。不，我从刚才开始就很头疼.....。

我摸了摸脸颊，又开口了。

“那么，之后.....和当天的.....敬请期待吧.....。”

“欸?啊，啊.....是吗.....原来如此。”

由比滨瞬间露出讶异的表情，然后不知为何开始笑起来。为什么啊?

我把脸转回前方，发现她在嘟囔着什么。听不太清楚。

“嗯.....小企.....嘿嘿.....是这样的.....”

轻轻点了几下头，又看向我，由比滨用食指抵住下巴，问我什么。

“这个我知道了，不过.....我.....不用准备什么.....可以吗?”

“准备，嘛.....我想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带的东西.....倒不如把行李放轻一些比较好。另外，希望你尽量穿得方便些来，我想你会走得比较远。”

“.....知道了。”

由比滨似乎接受了我的话，这次她捂着嘴呵呵地笑了。

“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吗.....”

“不、不.....小企做这种事.....我觉得很少见。”

“虽说是和你约好的.....，但确实有可能，我想应该不会有第二次了。”

“欸?.....”

我随口说出的一句话，让由比滨的表情僵住了。啊.....果然还是没能通过吗?

“啊，呃.....是这样.....我想，如果能想到没有第二次，大概就能享受到了吧，是这样.....”

“出现了.....平时的消极发言.....不过.....嗯，这也有可能。”

……总之，这个场合总算熬过去了吧。危险啊……。

因为如果说了让人猜忌的话，那才会影响当天的快乐。

“嗯，所以星期六也别太期待了，我也不想让你事后失望。”

“嗯，既然是小企，我就不抱什么期待了。”

“哦，就这么办吧。”

由比滨的表情却充满了期待。

……今天是不是说得太多了？今后要更加小心才行。即使失败也是有时机的。

没有再多说什么，之后就只吃剩下的午饭。

通知午休结束的预铃响了，我和由比滨准备回教室。

白天来这里的时候，两个人总是错开时间，所以今天也是由比滨先去门口。

站在门前，她突然转向我。

“小企，谢谢你，遵守约定……。”

“不，嘛……既然说好了，那就没办法……让你等了好久。”

“……那就算了。不过，嗯……我还挺期待的。”

“嗯……差不多吧。”

尽管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回答，由比滨还是对我微微一笑。对于她的笑容，现在却什么也无法回答，

感到十分焦急，胸口一阵刺痛。

不，岂止如此，我想做的是——。

“那，教室见。”

“哦……”

看着面带笑容转身开门走出房间的由比滨的身影，我的心痛越来越强烈。

光阴似箭。用英语来说就是 Time flies。

之后的日子就像飞一般过去了。

钟响了，老师说“停止”，开始收集考试的答题纸。

这个科目的期末考试已经结束了。因为平时就有学习，所以考试准备本身并没有太大的负担，但这次要考虑的事情和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

多亏了这个，我对这次考试的结果没有多大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没把这个星期六的安排告诉由比滨是正确的。要是变成现在的我这样，那就麻烦了。虽然最近有所好转，但由比滨的成绩还是不好。

环顾四周，有些人似乎是考完试松了一口气，正在伸个懒腰，有些人正在互相告诉答案。叶山也像往常一样被男生团团围住，不时被询问答案。

只是，被人问起就回答，自己主动搭话的样子已经看不出来了。最近一直是这种感觉。

搭话的人也许是想以此来维系关系。明明叶山的心已经不在那里了。心不在附近，只是距离这么近，我实在无法忍受吧。给人的印象是，放弃是不好的。倒不如说，明明有些东西只有在放弃的时候才能看到。

想着想着，今天的 SHR（注：Short home room，指时间较短的班会）也很快结束了，周围的座位也开始准备回家。

我也回去吧。雪之下也叫我这么做。

去取包的路上，突然和由比滨目光相遇。

我轻轻点头致意，她在胸前轻轻挥了挥手。

教室里的我和她最近也是这种感觉。自从叶山和雪之下告白之后，三浦和叶山的交集就变少了，所以由比滨和叶山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变少了。嗯，所以说呢。

不管怎样，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余力去感知这些，而且叶山也希望我做出自己的选择。……不管结果如何。

然后走出教室，在楼梯口换鞋，走向停车场。即使穿了大衣，也还是冷。

但是，考试期间中午就结束了，所以能在比平时气温高的时候回家是万幸。今天是微阴，需要阳光。

现在天气预报说星期六也是晴天.....。

我骑着自行车走出学校，在住宅区旁飞驰，稀稀落落地看到一些装饰着彩灯的住宅。对了，圣诞节也快到了。.....这么说来，还什么都没想呢。

圣诞节有必要考虑些什么，这本身就是令我惊愕的事实，不过这也要看今天下午、下星期六和下周一了。

根据情况，完全有可能什么都不需要考虑。现在集中精力处理下午的事情吧。

没过多久就到家了，虽然形式上说了声“我回来了”，但除了雪洞以外没有其他人。因为和小町的考试日程有些微妙的冲突，所以今天好像和平常一样上课。

这么说来，最近好像也没怎么关注妹妹的学习。不管结果如何，只要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我就陪着你。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草草地吃了午饭。

稍事休息后，我走到电脑前。

这是为了给这个星期六做参考。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查来查去都查不完。虽然一定程度的准备是必要的，但也可能是本人的要求，而且也不能随意安排。时机已到，也无法向小町征求意见。而且，如果对方半途而废地知道我们的情况，以后会很麻烦。

.....正呻吟着，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不，电话这种东西总是突然响起来的，但我这个孤独的人来说，实在是不习惯.....。

“喂。”

“喂，比企谷君？我是雪之下。”

“我是比企谷.....那么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

沉默持续了大约十五秒。就算是喜欢沉默的我，也因为电话太长，等不及就开口了。

“雪之下?”“那个……”

“啊……对不起。请、请……”

因为同时说了，反射性地道歉了。然后隐约听到雪之下吸气的声音。

“比企谷君……现在到我家来。”

“什么?”

虽然预想过会被叫到什么地方，但没想到会是自己家。……而且是雪之下。

“呃，不是……你能来吗?不能来?哪边?”

“不，不，我能去……倒不如说，你那个……行吗?”

“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动摇，雪之下以一如既往的冷淡声音回答。

“你说什么……那个……你家现在有人吗?如果没有的话……”

“不可能在吧。因为不想让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所以才指定在我家的。还是说什么呢?只是去社团的朋友家而已，你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想法?”

“没、没做那种事……，我只是怕你讨厌。”

对不起，雪之下小姐。我又撒谎了。其实只想了一点。

但不可能这么说，声音变了大概也是我的错觉。雪之下完全无视我的反应，继续说。

“事到如今我才不会这么想呢……比起那个……早点来啊。”

“啊?……哦、哦……”

听了我的回答，雪之下挂断了电话。

听到最后那句话，我的动摇更大了。我甚至担心对方是否能听到我的心跳。

啊，原来她说话的方式是那样的……雪之下。

在心情平复之前，我决定继续刚才的调查内容……完全无法集中精力。

没办法，只好关掉电脑，准备出门。你看，就是那个。她让我快点来，而且现在身体很热，出去应

该也不会觉得冷。

我敷衍地应付着难得缠上来的雪洞，又打开了玄关的门。

“我不记得公寓里有没有放自行车的地方了，……偶尔坐公交车去吧。”

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走向雪之下的公寓。

坐公交车十几分钟，到达离雪之下公寓最近的公交车站。

建筑物明明就在眼前，从这里还要走一段路。

我斜眼看着院内的庭院，过了几分钟，终于走到了入口。

站在自动门前想要进去，……打不开。看来我是连机器都不认识的存在。

因为周围没有人，换了好几次站的地方，门终于开了。真是的……如果是高级公寓的话，门的传感器也要高一些。

虽然疲惫不堪，但还是走在宽敞的入口大厅里。

因为是工作日的白天，所以没什么人气。

真是漂亮的公寓啊。

这个地板很光亮，反光很厉害，如果再努力一点……自己在想什么呢？

不管怎样，来到了门铃前，按下房间号呼叫雪之下。

与以前不同，这次立刻做出了反应。

“比企谷君……我在上面等你。”

中门开了，我乘电梯去十五楼。

可能是因为现在没人用，没等多久就来了。

转眼间就到了十五楼，来到雪之下的房间前，再次按下门铃。

“我是比企谷。”

“好的……稍等一下。”

传来几把钥匙打开的声音和厚重的门声，雪之下的房门被打开了。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她的打扮和上次文化祭前和我和由比滨去她家时一模一样。也许只是单纯地喜欢这种服装。

看到我一直站着，她招了招手。

她的表情和往常一样。

“请进。”

“打扰了……。”

穿上事先准备好的拖鞋，跟在雪之下后面。

现在果然开着暖气，房间里很暖和。

被带进依旧没有生活感的起居室，像以前一样被催促着坐到沙发上。

“坐在那里。饮料……红茶可以吗?”

“……好啊。”

听了我的回答，雪之下走向厨房。

在等待雪之下的时候，我环顾了一下房间，发现和上次我和由比滨一起来的时候几乎没有变化。

顶多只能看到加湿器，至于电视下面 DVD 收藏的内容我就不记得了。不知道有没有增加。

过了一会儿，雪之下端来红茶，盘子上放着碟子和杯子。

她把它放在我坐的双人沙发前面的起居室茶几上。

在我旁边坐下的时候，她开口了。

“……请。”

“……谢谢。”

我伸手去拿杯子，雪之下也拿了起来。

因为还很热，所以一边用嘴呼呼地吹一边等着冷却。

不知为何，视线不由得落在雪之下的嘴唇上。大概是看了一眼被发现了，她露出惊讶的表情。

“什么事?”

“不、不……没什么。”

“……是吗。”

我收回视线，雪之下不再追问，开始喝红茶。我也跟着喝。

……很好喝。

“雪之下泡红茶也很拿手啊。”

“……我觉得只是普通冲泡而已。”

“那个普通人做不到的家伙好多啊，出乎意料。社会就是这样。”

“也许是……。而且，那对我和你也适用吗？”

说着，雪之下瞥了我一眼。不知为何，她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得意。

“嘛，我和你本来就不普通嘛……。”

“是啊……哎，比企谷君。”

雪之下说到一半，把杯子重新放在餐盘上。然后，朝这边探出身子。

这种状态下不能喝红茶，我也把杯子放回。

“什、什么？……雪之下。”

“……差不多可以进入正题了吧？”

雪之下把探出的身子稍微收回去，目光依旧，问我。

我很清楚自己和她有很多话要说，但说到正题，能想到的地方太多了。

“我想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从雪之下想说的事情开始……不是挺好的吗？”

“是吗……谢谢你，比企谷君。”

说着，雪之下微微一笑。

如果是一般的男人，一定会被打败的。但是，我没有看漏那笑容里有一点点毒药，没有看漏。

……已经回不去了。这个。

“比企谷君.....你也转过来。”

“是，是的.....。”

被她这么一说，我也无法拒绝，只好把脸转向雪之下。

就在这时，刚才的毒药消失了，露出带着忧伤的笑容。

然后，雪之下小声嘀咕道。

“我.....喜欢你。”

从那之后到离开雪之下公寓的这段时间，大概是我活到现在，谈话最密集的时间。

也许我只是和别人聊过几句，但今天这段时间的事，今后我也永远不会忘记。

至少现阶段对我和雪之下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这不是谎言和欺骗，也不是妥协。

只是，到现在还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全部说出来。

雪之下或许认为接下来就是我和由比滨的问题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我的想法明确之前，很有可能会彻底失望。

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坚持自己的做法。

现在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

走出公寓，站在庭院里仰望天空，星星已经开始出现了。

风一吹，庭院里的树叶就沙沙作响。落叶树中也有几棵叶子几乎都掉光了。

看到这一幕，我想起了《最后一叶》的一部分。

在那篇短篇小说中，一位因肺炎住院的画家看着窗外的树叶，心想：“如果最后一片树叶掉落，我也会死。”

姑且不论故事的走向，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个登场人物的心情。因为生病而变得懦弱，把自己的境遇和那片树叶重叠在一起，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如果叶子全部掉光，自己也会死，就太过分了。

反正叶子总有一天会全部掉下来，与其担心叶子什么时候会掉下来，还不如赶快全部掉下来来得轻

松。

不过，由比滨大概是那种会把最后一片叶子补上的人吧。

但遗憾的是，自己并非如此。

所以，我决定现在就去把最后一片叶子剪掉。

星期六早上七点前，我在离由比滨家最近的车站大厅等她。

时间一推再推是因为我弄错了预定的时间。

后来打电话改的，应该没问题……。

嘛，还差十五分钟呢。也不必那么着急。

因为是星期六，行人比平日少，但还是有好几次和游玩打扮的人擦肩而过。……没问题吧。不，万一真的变成那样……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担心的。由比滨也是这么说的。

不过，下周二之前还是想把它藏起来吧……关于今天发生的事情。

啊~……昨天没怎么睡好。

看起来像是远足前的小学生，但与其说是期待，其实更多的是不安。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至于情绪过度高涨，勉强能维持平常心。

突然打了个哈欠，正用手捂住张开的嘴时，身后传来了声音。

“早上好~小企……好大的哈欠。”

回头一看，由比滨耸了耸肩，露出有点吃惊的微笑。

黑色高领羊毛衫外面套了一件红色的呢子大衣，搭配牛仔短裤和低矮的短靴，这样的打扮在平时的她看来反而给人一种成熟的印象。

只是，她的发型和往常一样，手套是粉色的，给人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哦，早上好……”

因为好久没看到她穿便服了，所以回答的时间稍微晚了一些。

顺便也耽误了对服装的评论。电车晚点的话，后面的电车就会更晚。

我沉默不语，对方移开了视线。

我用手指挠着脸颊，总算编织出了下面的话。

“啊，那个……衣服……很适合……，我觉得很可爱。”

“可，可?!……啊、……谢谢。”

听了我的话，由比滨睁大了眼睛，脸上的颜色和大衣一模一样。

肯定会很惊讶吧。因为不管心里怎么想，都没有说出口。

但是，我已经放弃了。我已经不再隐瞒对她的好感了。不管对方怎么想，我必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所以……。

“啊，那个……我对由比滨有重要的事……啊，只是有件事。”

“等、等一下!小企。”

还没等我说完，由比滨就伸出双手制止我。

她突然大叫起来，周围行人的视线都盯着她。好痛。

由比滨也感受到了视线，脸还是那么红。这次为了冷却自己脸上的热度，开始用手啪啪地扇。

她叹了口气，表现出稍微平静下来的样子，然后又向这边靠近了一步。

然后一边看着我一边小声嘀咕。

“这、这里……太丢人了……过来一下。”

在我回答之前，由比滨轻轻地指了指外面的方向，迈开了小步伐。没办法，我只好跟在她身后。

由比滨走出车站，从通道走到被树木遮挡的看不见的地方，站住了。

她慢慢地回过头来，把身体转向这边，视线依然斜向下。

“在这里，可以……。”

“是、是吗……”

“……”

我也没看她，继续沉默。

由比滨摆弄着刘海，摸着毛衣的下摆。

越是觉得应该早点说，身体就越不灵活。

张着嘴也说不出话来。

再这样下去，我就像个傻瓜一样，于是闭上嘴，慢慢地呼出一口气。

什么都别想了。事到如今，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把我现在想的说出来就行了。这不是很简单吗？

和平时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

我直视着由比滨的方向。

于是她也和我对视了一下。我吸了一口气。

“我喜欢由比滨结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和我.....交往。”

说完，我不由得低下了头。

对.....回答是.....？

我战战兢兢地抬头看向前方，由比滨不知为何一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我还不明白她湿润的眼睛是什么意思，她眯起眼睛，张开嘴唇。

“好的.....”

只是仔细地说给我听。

这、这是.....OK 就行了，可以吧？怎么、怎么回事？

我无法消除的不安表现在脸上，由比滨耸了耸肩。然后，

“啊，我也.....喜欢.....小企。”

“是、是吗.....”

不知为何，我说出这句事不关己的台词后，放下心来，身体前倾，双手放在膝盖上，叹了口气。

明明终于可以安心了，却感觉疲惫一下子涌了出来。

现在这样下去，我的身体能维持今天一天吗?.....这种不安在脑海中闪过。这种微妙的思考.....还是平常的自己啊。没关系，没有问题。

我的思绪恢复正常，抬起头来，由比滨无奈地看着我。

“什.....什么啊?”

“不、不，那个.....我觉得小企还是那么爱操心.....”

“说实话，就连刚才的告白，我都预想到了会被拒绝，所以.....现在好像有点放松。”

“.....这样拒绝的话，我就是个坏孩子了。”

也许是对我过于悲观的想法感到惶恐，由比滨腼腆地笑了。

“不.....嘛.....你虽然是个好孩子，但也是个坏孩子，就是这样。”

“.....什么意思?”

“由比滨对谁都很温柔，但正因为这样才会让男生误会，所以才会被认为是坏孩子。”

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简单地说明，但由比滨歪着头。

难道这家伙.....

“你啊.....难道没有自觉受欢迎吗?”

“欸?啊.....啊.....嗯.....不太清楚。又没有告白或者.....被那样对待过。”

在说“那样”的时候，只有我觉得自己很受欢迎吧吗.....。事到如今说这些并没有什么好处，但自己还是忍不住继续说下去。

“那是因为你.....很受欢迎，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就放弃了，你也会觉得不合适吧。”

“是.....是吗.....话说回来，小企为什么那么了解?”

由比滨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不.....我心里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男生。所以，

“那种事.....在意自己喜欢的女孩受不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吧?而且.....我也.....说实话，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做的事不合适。”

“没、没那回事!我也没觉得不相称.....再说，其实我觉得应该先把自己的心情.....说出来.....”

“啊，真意外。我没想到由比滨会说“不相称”这个词。”

“什么意外……诶？小~小企，你太看不起我了！”

可能是因为我的话太唐突了，由比滨瞬间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鼓起脸，使劲拍着我的胸口。我和由比滨在一起就觉得暖烘烘的，也希望由比滨也能暖烘烘的，但不是她现在做的意思。

我一边想着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一边适当地安慰她，然后从包里取出帽子，把它戴在头上。

“……怎么了？突然戴上帽子。”

“嗯……所……所以……很为难吧？要是你和我在一起被看到了。”

听我这么说，由比滨的表情变得有些不高兴，一把抓住我的帽檐夺了过来。

“喂！你干什么？”

“我上次不是说了吗？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和小企在一起。”

“不，就算你不介意我也会介意的，不过………我也不想因为这种事让自己的处境变糟。”

“我可能不想被完全不在意自己立场的人说。而且，我现在能比以前更不在意自己的立场，多亏了小企。”

“……”

虽然以前就有这种想法，但最近由比滨是不是变得太能说会道了？被这样说的话，我什么也反驳不了。

我沉默不语，她继续穷追猛打。

“是小企改变了我………所以……这个责任，你要承担啊。”

“是、是………吗？”

“嗯，是的”

由比滨笑着回答，用坚定的眼神直视着我。

我无法自由地理解她的想法，不敢回避她。

由比滨似乎对我的视线很满意，把帽子放到我胸前。



“正因为如此.....今天就不用戴这顶帽子了。”

“.....我知道了。”

我接过帽子放回包里。

由比滨看到这个样子，移开视线，不好意思地说。

“而且小企也.....那个.....那个.....既然找了受欢迎的女生，就更应该堂堂正正的。”

“我觉得我基本上是堂堂正正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被人讨厌也无所谓。”

“不是这个意思.....你懂的吧?如果是小企。”

不，我能理解由比滨说的话.....总之，已经没有必要卑躬屈膝或自虐了吧.....也不认为能

那么简单地改变思路。

理解和实践完全是两码事。

“这个我懂，不过.....突然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一点点就行了，.....吧?”

“嗯，.....一点点的话。”

由比滨用劝导的口气对我说，我也不情愿地答应了。

而且，她说自己变了，如果我以此为理由说服她也能做到的话，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了。所以，这里没办法。

“那差不多.....走吧?”

“啊啊。”

多亏了由比滨的提前到来，现在正好是约定见面的时间。

她完全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我先走了。

回到最初的那个大厅后，我向由比滨询问必要的东西。

“对了由比滨.....现在 Suica 充了多少钱?”

“诶?.....去售票机确认一下才知道，.....有一千日元以上吧。”

“.....那没问题吧?那我们走吧。”

我想赶紧进检票口，但由比滨拉住我的衣角。

“啊，那个.....我还什么都不知道.....那个，需要多少钱.....”

“啊，不用担心。今天基本上全部由我来买单。要是买那么贵的东西，可能会很困扰。”

“哎?!”

突然这么近距离地叫，我的耳朵.....。

感觉到周围的视线，由比滨又稍稍低下了头。然后喃喃道。

“真的?.....，你没事吧?”

“本来就是请客的回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说理所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那倒有可能.....。”

“嘛嘛。”

催促着略带歉意的表情的由比滨，进入检票口。

从那以后到坐上电车为止，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对话。

不久，开往东京的电车进站，两人上了车。

车内还是很拥挤的，没办法，我伸手去抓吊环。

电车开动后不久，旁边有人小声说。

“哎小企.....在学校里有点难以启口.....”

“怎么了?”

“那个.....和小雪.....进展顺利吗?说进展顺利可能有点奇怪。”

因为说的都是些内容，我不由得看向站在旁边的由比滨。

这时，一直看着这边的她突然移开了视线。然后，由比滨用自由的那只手的食指摸起脸颊。

“嘛，总之.....现在把需要的事情大致说出来了?我和雪之下之间的想法也没有太大差异，由比滨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是、是吗~.....太好了。”

由比滨松了一口气，抚摸着胸口。

是吗.....由比滨，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从我和雪之下那里听说过这件事，所以到现在为止一直感到不安吗.....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

“到现在都没说，对不起.....。”

“不，不是!如果顺利的话.....我就.....”

说着，由比滨在胸前轻轻挥了挥手。

之后，她的表情变得有些忧郁。是体贴朋友的由比滨，因为知道了结果，所以才会担心雪之下吧。

但是，这是不合理的。

“我和雪之下在.....现阶段已经做出了最好的选择.....，所以你什么都不用在意。”

“嗯、嗯.....”

总觉得表情不太好啊.....必须告诉她，这里有更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

“比起那种事，由比滨.....你把我当成恋人了，现在更应该担心我。”

“呵呵.....这、这也是。那我现在就担心小企了。”

“哦，就这么办吧。”

由比滨露出了平常那种带着惊讶的笑容，我稍稍松了口气。

之后又是一阵沉默。

坐上电车二十分钟后，由比滨似乎开始在意目的地，又开口了。

“欸.....还没到吗?”

“你再忍耐一下，到了下车的车站我会告诉你的。”

“嗯、嗯.....”

又过了几分钟，终于接近今天的目的地车站。我先开了口。

“下一站下车。”

“啊?.....真的?”

由比滨瞪大眼睛看着我。你的眼神和刚才完全不一样，喂.....。

“真的真的。”

“在那个车站下车.....就是这样.....可以吗?”

“嗯.....你想的应该是对的.....不过，在两个选项中，我不能让你自由选择哪一个。”

“没.....!都可以.....诶.....但是.....”

之后她的声音变小了，嘴里嘀咕着什么，感觉很微妙，不知道我能不能听见。“该不会是惊喜?”或者“不，是小企的话.....”她好像若无其事地说了些失礼的话，大概是错觉吧。嘛，因为平时的行为不好啊.....没办法。

过了一会儿，从车内也能看到目的地的风景，由比滨稍稍向车窗前探出身子。还没到就这么紧张，反而觉得很抱歉。

不，这就像是提前赎罪了.....今天这一天只能好好享受了。

电车到站后，车门一开，除了我和由比滨之外，还有不少人下了站台。我跟着前面的人走过检票口，穿过大厅，走出车站。

走到路上，我还没开口，由比滨就兴奋地问道。

“喂，小企，那么，今天去哪里?”

“.....乐园。东京迪士尼乐园。”

“真的吗?真的要去迪士尼乐园吗?而且.....呢?小企的.....哦，请客.....”

由比滨两眼放光地向我逼近，又后退一步，开始扭捏起来。你真忙啊。

伸出两个食指互相顶着，不时瞥我一眼，然后一言不发，我继续说下去。

“事到如今也没必要说谎了。唉，让你等了好久.....这就是哈尼托还给你的。”

我取出票递给由比滨。但是，她并没有爽快地接过来。.....为什么?

“我，是不是做了坏事，我.....啊，我.....其实.....”

“你不是说有年卡吗?反正，让你用了就不能还礼，也不能当作惊喜……再加上日程是在考试之后。

从考试前开始就心神不定，根本没心思学习，这也很困扰。”

所以……我刚要开口，由比滨就把票从我手里夺了过来。

“小企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我最喜欢小企了。”

说着就像扑过来一样，被抱住了……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击中了，味道很好闻，不好意思……周围的视线……。

而且肩膀后面被紧紧抓住，根本无法抵抗……不，我也不打算这么做……。

由比滨保持着这个姿势，反复说了几次谢谢，然后松开手臂，回到正面相对的姿势。

可能是因为一时冲动，现在由比滨的脸颊已经被染红了。我从刚才开始脸就热得受不了了。就这样默默对视也没用，为了催促下一步行动，我开口了。

“那、那怎么办……诶，先去入口……排队吧。”

由比滨无声地点点头。

看到她的样子，我先迈出了脚步，她拉住了我的一只胳膊。

“这里、这里……人很多……是吧?”

抬眼要求牵手，我不可能拒绝，于是改变手的姿势，与由比滨的手指交缠。

哦，你看……对了，现在由比滨戴着手套，不用担心我的手汗，嗯。没有什么问题。

就这样，我与由比滨的在迪士尼乐园开始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约会。

## ⑨看来由比滨结衣很享受第一次约会。

有一种说法是，在迪士尼乐园约会的情侣会分手。

这种厄运之所以会流传开来，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基数之多。迪士尼乐园可以说是千叶的代表，不，说是日本的代表主题公园也不为过，当然去那里的情侣很多。

这样一来，其中分手的情侣数量必然会变多。而分手的情侣作为理由强加给对方的，就是“命运岛”。

当然，也有很多情侣会在那里约会，但这种情侣根本就不会成为话题。

所以，分手的消息传开来，被说成是迪士尼乐园的约会造成的。

另一个是我以前告诉由比滨的理由。也就是说，因为等待的时间太长，没有话题可聊，会感到无聊、烦躁，日积月累，就连和自己在一起的人也会感到不快。

幸好由比滨在修学旅行中对我否定了这件事。现在，在门口等的时候，她的心情好像也很愉快。

虽然由比滨很高兴，但我选择这里作为约会地点，并没有什么积极的理由。

首先，我和由比滨的交集很少。很遗憾，我和她在兴趣和爱好上有很大的差距。由比滨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配合交往对象的，但我也因为这种事给她增加负担。因此，我决定在兴趣重叠的地方约会。

而且在这里，无论谁掌握主导权应该都没有问题。因为由比滨是持有年票的用户，又是熟悉的地方，所以很安心。即使我不能很好地引导，也可以期待互补性。

另外，如果约会失败了，也可以把原因推给命运岛。也就是说，霉运对了。

也许有人会想，他是想以此逃避自己的责任吗，但其实不是。

如果不这样想，就做不下去。

我今天的行动都是自己的责任。

这不能怪任何人。

因为——。

“小企?.....马上就要开门了。”

“啊?啊，是啊。”

突然被搭话，我敷衍地回答。应该说，想起了在进去之前必须要问的很多问题。

“由比滨，游乐设施里有不能这样玩的吗?比如晕车之类的。”

“嗯.....妖怪之类的恐怖系虽然不擅长但也不是不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吧?”

“是吗……还有你用过导游团吗?”

“那是什么?”

一脸茫然地回答。

这家伙真的有年度通行证吗?不……因为觉得什么时候都能去，反而很难产生高效率的想法。

我用手机给她看网站的画面。

“你看，有这样的……这样的话，不用等多久就能坐上几个游乐设施，中午的游行好像也能在专门的地方看到。”

“哇，不过，这个不是要花钱吗?”

“是啊。不过，今天反正由我来出，由比滨你不用在意。”

“话虽如此，……不过，毕竟是难得的机会……嗯……我知道了。”

一听说要花钱，由比滨显得有些犹豫，但考虑到能做平时做不到的事情，还是答应了。

对我来说，这样做比较好。

“那导游团决定了。从游行的时间来算，离这个团还有一段时间。由比滨，在那之前有什么想坐的游乐设施吗?”

“看来还是想坐潘先生那个。”

“原来如此。那个好像确实很受欢迎，报了团就先去那里吧。”

“嗯!”

决定好中午之前的大致计划后，入口的大门开始打开。

那么，从这里开始就是梦想和魔法的王国了。

让由比滨做个好梦，要是我也能被施加什么好的魔法就好了。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牵着她的手走了进去。

申请完导游团后，立刻开始向潘先生的竹子猎人走去。

目的地已经知道了，这次由比滨继续往前走。而且那只手一直牵着。

一边眺望着圣诞装扮的公园，她的脚步格外轻盈。虽然我是男人，但我已经竭尽全力跟上她了。

由比滨似乎也注意到了步幅的差异，松开手，停下脚步回头看向这边。

“……怎么了?”

“不，我只是在想，是不是要一直牵着……手。”

“不、不喜欢?如果是那样的话，也不能勉强……”

不，绝对不是那样的。那个……还是觉得不好意思，照这样下去，即使在屋里也会一直握着手……。

但是，看着由比滨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就像被遗弃的狗看着原主人一样，不可能说这种话。

“不、不、不可能……只是……我还没习惯……不好意思。”

“那为了尽快适应……来嘛。”

说着，由比滨又把手伸向我。

嗯，为了习惯嘛。没办法啊。我隔着手套握住她的手，再次迈出脚步。

走在前面的由比滨瞥了我一眼，小声嘀咕道。

“总觉得……如果不握着手，今天的小企……就会自己跑到什么地方去。”

虽然大家都不知道这种想法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但我觉得自己的内心被看穿了，胸口一阵刺痛。

大概是为了避免被发现，我半开玩笑地回答。

“又不是你家的狗……至少跑到什么地方时候，我会先说一声。”

“不是这个问题。”

“我知道啦………刚才是开玩笑的。如果由比滨你想这样的话，今天我就一直陪你。”

“真的?”

“真的真的。”

我这么回答后，由比滨握着我的手露出了笑容。

嘛，那个人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自己。我今天也试着说这样的话。



——即便如此。

我和由比滨成为恋人，来迪士尼乐园约会，两个人牵着手走在一起的状况。

总觉得没什么现实感。

是因为地点是 land 吗……简直就像在梦中一样。

也许是这样的感情流露在脸上，由比滨用讶异的眼神看着我。

“诶？啊，不……我这边告知后说这种话也是那样的，但总觉得还是没有实感。”

“是吗？我倒不是。”

由比滨明确地回答了我的话。

“是吗……嘛，那倒也无所谓。”

“小企……那个……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应该不会特意做出这种事。”

啊，原来如此。因为我平时就以渣滓形象示人，所以只要我做出有出息的行为，就会对这种反差进行正面修正。

……自己这样真的好吗？所以我也不喜欢被过度评价。

不过，虽然这么说，但由比滨刚才说的话并没有错，所以我还是先肯定一下。

“嗯……只对喜欢的人做这种事，确实是这样。”

“嗯、嗯……”

“喜欢”这个词从我嘴里脱口而出，由比滨瞬间露出惊讶的表情，下一个瞬间，她的脸颊又红了。

在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之前，这次我先牵起她的手，继续往前走。

两个人沉默着在里面走了一会儿，后面又传来了声音，我稍稍放慢了脚步。

“我想继续刚才的话题……”

“哦、哦……”

“啊，你先向我告白……是这样的吧？那个……好好成为恋人之后……应该说是想进这里……”

“那就错了，不是什么……那么正经的理由。”

也许是对我的回答感到意外，由比滨停下脚步。自然地停下脚步，转过身去。

“嗯.....现在才说这种话.....相反，好像不相信由比滨，所以说起来好像有点傻，但是.....我想把告白和约会的事情分开。”

“分开?”

“是的。我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我去表白，对方会拒绝。所以，为了提高成功率，还是在这里表白比较好。”

“那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由比滨听了我的建议，差点就接受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她的脸上浮现出了疑惑。

“我.....只是单纯地想听听由比滨的想法。所以，我不想被约会的地点所左右。而且，那个时候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拒绝。”

“果然小企就是小企.....”

由比滨耸了耸肩，小声说道。

这句话既不是表扬，也不是贬低，只是把对我的真实感受说了出来。

但不知为何，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看到我的表情缓和下来，由比滨呵呵地笑了。然后，这样说。

“总之这个我明白了.....那么，有没有什么.....那种.....有成为恋人的实感的事?”

“什么?”

她唐突的话语让我的声音反了过来。

刹那间，脑子里似乎有什么不可理喻的妄想蔓延，但马上就扔掉了。男人真是笨蛋。

我完全不知道她在想什么，由比滨移开视线，继续说。

“比如说，用.....名字.....叫一声。”

啊，这样.....以前她也说过希望别人给自己起外号，总觉得她对别人的称呼有很多讲究。

如果是平时的我，绝对会拒绝的，不过今天没有办法了。

“我知道了……结衣。”

“欸?!”

“喂……你突然这么大声，吓了我一跳。”

“可是，……不，小企……怎么会……坦率地……”

结衣做出了既惊讶又害羞的灵巧动作。当然，也不能否认我是因为想看她各种各样的表情才把名字叫来的。不过你也不必那么惊讶吧……

看到我的脸色有些阴沉，立刻跟进。

“啊，不，对不起……我只是有点吃惊……嗯……谢谢。”

“那就不客气。”

“呐……以后，那个……两个人的时候……就这么叫我……好吗?”

“……知道了。”

对于第二次的答应，她已经不再露出惊讶的表情，视线稍稍从我身上移开，手捂着脸颊，嘿嘿地羞涩起来。

事到如今，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用手指挠了挠头。

结衣露出满意的表情，转身面对我。然后，她抬眼问道。

“啊，我也要……这样……吗?”

“……什么?”

“叫、叫名字……”

想象了一下被由比滨叫名字的情景，觉得这样也不错，但这样的话就会和别人重叠……。

“由比……结衣……我想就这样吧。这样称呼我的只有你。”

“是……是吗?嗯……知道了，小企。”

“啊……”

聊完称呼的话题后，两人又牵着手踏出了步子。

走了一会儿，快到目的地游乐设施的入口时，结衣的情绪也高涨起来。

最后几乎是跑着走到尽头，看到已经排起了长队。

“人气游乐设施刚开园就这样吗……”

“嗯~……不过现在有空的，可以正常排队了。我想那样应该比较快。”

“是、是吗？”

在她的催促下，我排到了队伍的后面。

但是，这样也算是空着的人吗……刚才看了看等待时间，好像有将近一个小时。

嗯，总之上午除了这个以外都用导游团，不用太担心没时间了吧。

反正带了几个打发时间的小玩意，应该没问题。

之后，我随便聊了一会儿潘先生的事啦、乐园的作品啦，一边排队一边前进。

话虽如此，但毕竟不是雪之下，不可能连续说几十分钟。偶尔会有几次沉默。

只是，结衣在侍奉部也习惯了这种沉默，气氛也没有特别尴尬，彼此都度过了时间。

几次沉默之后，结衣突然问道。感觉握住她的手的力气稍微变大了。

“喂，小企……那个……喜欢上我的……哪…？”

“欸？！”

我没想到在排队的时候会被要求说些闲话，不由得看了她一眼。

看到我的反应，结衣好像明白了自己说的话的意思，一下子红了脸。

不……一开始说话的时候害羞也不好意思啊……。

“嗯、嗯……这里要说有点那个，等坐完……再说吧。”

“对，对不起……啊，我……好像没看到周围。”

咦？那就是说现在眼里只有我吗？

察觉到结衣这句话的言外之意的自己，不由得用手摸了摸脸颊。看到这个动作，结衣移开了视线。

喂，这家伙又不自觉地说这种话……。

这样的对话不可能持续下去，两个人只能低着头在队伍中前进。嗯，高兴是高兴，不过嘛……。

跟在队伍前面的人后面进了房间，因为天气越来越热，我和结衣把外套脱了下来。

穿上衣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穿毛衣的她很自然地吸引了我的目光。

你看，那个……毛衣很能凸显身体线条吧？所以……。

可恶，万乳引力的法则在这里还存在吗！

为了不让对方发现我的眼神在游移，我努力把视线转向另一边。

幸运的是，结衣并没有朝这边看，所以没有发生什么事。

又过了十几分钟，终于到了可以坐游乐设施的地方。

营业员的笑容远远超越了普通的表现，我们一边感受着战栗，一边按照向导上了电车。

这条路既看不见轨道，也看不见车轮，查了一下，好像是按照电磁感应决定的路线行驶。贩卖梦想同样需要技术。

或者说，最初在美国创建迪士尼乐园的人就是铁道迷。所以，公园里才有电车啦单轨电车啦。

想着想着，坐骑开始前进了。

实际上，游乐设施一开始，时间就一眨眼地过去了。

虽然有设定和故事方面的东西，但在意座椅的旋转和结衣的身体接触，根本顾不上那样。

虽然感觉像是在做梦，但感觉就像从中途开始就在角色的脑海中看到一样。

不过，今天的主角结衣一脸满足地嘟囔了几次小学生水平的感想，“真有趣啊。”

在等待的时间里花费了不少时间，现在正好是回到导游团的起点的时候。

因此，不去玩其他的游乐设施，而是重新出发。

在路上，结衣旧事重提。

“小企……那么……刚才那件事的……答案是？”

“什么答案？”

我很清楚她的提问意图，但还是故意装傻。

于是，结衣稍稍鼓了鼓脸说：

“明……明明知道……，那个……我的……喜欢我的地方。”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嗯，也许我只是想让她问这个问题。

我已经无法再掩饰了，只好尽量装出平静的样子爽快地回答。

“温柔的地方吗？”

“这个、这个好像是刚才随便想出来的……”

结衣再次露出不高兴的样子。嗯，“温柔”这个词经常用于社交辞令，她这么想也不无道理。或者说，我故意这么回答。

但是，这个回答绝不是随便的意思。

“那是不对的，由……结衣。你基本上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对大家都很温柔……不过，这也不是说……都是不一样的。关键时刻，你也能做出选择，是一种坚强的温柔。”

“……选择？”

结衣露出还没有完全理解的表情。或者应该说，我想说的东西好像还没有传达出来。

为了更容易理解，我举一个例子。

“你刚进侍奉部的时候，不是和三浦、叶山打过网球吗？”

“嗯、嗯……”

“说实话，如果是为了不让三浦觉得不好，你也没必要勉强自己参加比赛。”

“是、是吗……，不过那时我已经加入了侍奉部……”

“是啊。不过……我觉得能说得通的人也很少啊……，冒着被三浦讨厌的风险，特意这么做。”

结衣听了我的回忆，似乎理解了意思，但不知为何，脸上露出了一丝歉意。

“我想不是这样的，……我想我大概只是不想让小雪和小企讨厌而已。所以冒着风险选择什么

的，太夸张了……”

“我不觉得夸张。结衣在……选择我为恋人的时候。”

“是、是吗……”

“……是这样啊。”

结衣基本上是能和“大家”融洽相处的人，她自己觉得重要的人应该也很多。

正因为如此，被人讨厌的恐惧才会增加，甚至会因为这样的想法而动弹不得。我亲眼看到有个家伙变成了这种状况。

这样一个和谁都能相处融洽的人，却选择了我这样的恋人。

她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选择的意义无比重大。

这和一开始就抛弃周围所有人，选择某个人的我和雪之下是不一样的。

这与孤独的人喜欢上一个对自己有好感的人——嗯，这也是一种误会——意义完全不同。

我想，即使她的恋人不是我，也能和大多数人交往。再加上结衣很受欢迎，对她有好感的人也很多，所以选择很多。

尽管如此——。

“………怎么了？小企，你别不说话。”

因为我擅自开始思考，结衣担心地看着我。

“不，没什么………嘛，总之结衣能喜欢上我………真的是很难得的事哦。”

“啊，我也这么想………”

她突然说出的话，让我觉得脸又热了起来。我是茶壶什么的吗。

为了掩饰害羞，这次我提出了问题。

“那你呢………我，到底………哪里………喜欢………”

“不帅的地方。”

既然是自己先问的，她似乎早就准备好了回答，满面笑容地说。

什么啊，那个答案……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我皱起眉头，结衣的笑容变得温和。

“小企完全不介意……别人怎么看，也不要帅……。不过呢，不管这些事，你会帮助别人，……我很喜欢。”

“是、是吗……”

我只说了这一句话，就不由自主地转身。

在这一瞬间，如果再被纠缠下去，我的泪腺可能会崩溃。

到底是在这种地方哭，那个……又不帅。

“小企?……啊，我……说了什么让你生气的话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身后传来结衣的声音，我望着天空，努力忍住感情的流露。

我抬起头，转向结衣。

看着她握着我的手，露出担心的表情，我这样告诉她。

“我并没有生气，反而……我很高兴。只是你好像有点误会我了。”

“……怎么回事?”

看着结衣从安心变成疑问的表情，我说了下面的话。

“我也有……想要耍帅的时候。其实，我刚才转过身去是因为……高兴得快要哭了。”

“欸?是吗?可是，说出来才像小企呢……而且……哭也没关系嘛。”

瞪大了眼睛，表现出惊讶的样子，接着又开始害羞起来。

唉，不知为何，我不禁佩服自己竟然能在这样的瞬间改变表情。

“不，到底是在这种地方……。而且……今天也想要帅一下。”

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哭，难免有些顾忌，在结衣面前流泪的时刻迟早会到来。所以，到那个时候还好……。

“嗯?……嘛，要是小企你喜欢就好了。”



结衣似乎看出我的话里有什么意思，没有再追问下去。

谈话告一段落后，两人又迈步离去。当然，两人的手还是紧紧地握着。

从那以后一直到中午，我几乎都在参加导游团。

从结果来看，我认为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在乘坐游乐设施之前，工作人员会边说边引导，所以没有出现两个人聊天时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

等待时间也少，可以坐三个固定的游乐设施，从时间效率方面来说也很好。

另外还有一个副效果，就是结衣不会再黏黏糊糊的，我也不会再感到羞耻。

唉，看的人都觉得不好意思呢.....那种事。

一起参加导游团的一对情侣比我们更不在意周围人的眼光。

不过.....我觉得自己也变了很多。

如果是以前的我，绝对会在心里想着“现充爆炸吧”。

而现在.....我确实很在意那些过度亲热的情侣，但我完全不羡慕他们，更重要的是，现在除了结衣以外，我觉得其他事情都无所谓。

所以，导游团结束后，我想起来的不是游乐设施和游行的感想，而是和结衣说的话、一个小动作、表情的丰富。

在习惯叫名字之前，每一个动作的反应都像小动物一样可爱，在游行中笑着向角色们全力挥手的样子.....。

我坐在长椅上，脑子里浮现出这样的念头，这时，手里拿着丘罗斯（注：一种肉桂和糖的混合物）的结衣正向我走来。

明明说过要上厕所，为什么要带那种东西呢？

“喂喂.....你还打算吃吗？”

“不行吗？”

“不.....没什么。”

也不是不行啊.....反正又是结衣先吃一半再递给我的模式吧。

导游团结束后，结衣随便买了爆米花和热狗吃，午饭就这样解决了。

嗯，挺好的。因为她本人大口吃得津津有味。

况且，吃她自己先吃的东西这种行为，本来就没有必要那么在意。我们已经是恋人了。

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斜眼看着吃着肉饼的结衣，突然和我四目相对。

“也给小企。”

不出所料，她把一半长度的丘洛斯递给我。

“我已经吃得很饱了.....”

“嘛嘛，别那么客气。”

“啫啫。”结衣笑着半强迫地把丘洛斯收进我的手里。

我不可能战胜她的笑容，只好开始啃吃到一半的那个。于是，

“又和小企间接接吻了。”

“.....噗、啫.....呜.....”

“小，小企？！你没事吧？”

我突然被呛到，结衣吓了一跳，摸了摸我的后背。那倒是很好，不过变成这样的原因在.....。

稍微平静下来后，我拿着丘洛斯，不高兴地脸转向她。

“你啊.....”

“啊！”

“这次是怎么回事？”

“我刚看这边的时候，巧克力在嘴边.....”

被人使坏了，总觉得很想报复一下，不知为什么，我脱口而出了这样的话。

“那就由结衣来擦吧。”

说到这里，结衣有点不好意思地用纸巾擦了擦嘴唇旁边的巧克力……我曾经想象过这样的事情。

下一个瞬间，结衣的手指滑过我的脸颊。

虽然听不到“咔嚓”一声，但结衣还是把手指放进自己嘴里，舔了舔巧克力。

“……”

我哑口无言，浑身僵硬，结衣双颊泛起红潮，低声说道。

“擦、擦过了……”

这家伙……。导游旅行结束只剩下两个人之后，感觉肌肤接触的限制又要被打开了。这样下去会因为超速被抓的。

如果此时感情用事，势必会让双方陷入更大的泥沼，所以要设法寻求理性的、直接的应对方式。

“不……因为擦不掉。用手指不可能完全擦掉，你那个手指也擦吧。”

说完，我把餐巾纸扔给结衣。

结衣双手接过，似乎对我冷淡的态度不满，一脸不快。

“那种……像生气一样的说法……即使不……”

“……要分清时间和地点。”

“……哦?”

听到我的回答，结衣不知为何一改不满的表情，眼中浮现出笑容。

然后嘴角上扬。

“那么，只要把握好时间和地点，这样做也没问题吧?”

“我，我说的是明白的话……。刚才那句话可不叫明白。”

“那……小企告诉我吧……。我什么时候可以这么做呢?我不知道。”

结衣央求似的把脸凑近我说。

因为丘洛斯快要贴在你脸上了，所以暂时离开吧，拜托了。

或者说，这种状况是怎么回事?

本来应该是为了抑制结衣的行动才这么说的，可是不知不觉间，我却不得不做出这种行为了。

在这一点真的很害怕结衣。啊，这个可怕不是馒头可怕（注：日本落语，即类似单口相声中的经典段子，讲的是某个人故意说一个自己需要的东西为害怕的东西，使得他人为了吓他而给他提供这个需要的东西）的意思，是真的。

我缩了缩脸，不让脸再靠近，努力挤出答案。

“我、我知道了……”

听了这句话，结衣似乎暂时满意了，恢复姿势，转身面对前方。

话说回来，这才第一天啊。我和结衣成为恋人。是不是跳得太过了？

或者说，着急？怎么可能……。

还有，看到结衣现在的态度，我又多了一颗担心的种子。

“啊，那个……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也没说那么多，不过在学校什么的……”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跟以前一样对待你吧？”

“知道的话……那就好。”

如果理解了，那就好。

甚至可以说，今天结衣的态度是对平时压抑的东西的反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今天还是让结衣自己喜欢比较好。我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

我和结衣虽说不介意彼此在学校里的立场，但这也不能直接导致我们的关系公开。知道这件事的人知道就行了。

当然，现在的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不过，对现在的我来说，再怎么担心将来也没有意义。

从那以后，我决定默默地收拾剩下的丘洛斯。

吃完像零食一样的午餐，我正要从长椅上站起来，还坐在那里的结衣拉了拉我的衣角。

“……怎么了？”

“啊，那个，小企……到现在我也忘了，有点不好开口……”

她拉着裙摆，用迷路的孩子般的眼神看着我。……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不，“忘记了”是指没有做什么……。

我歪着头，结衣继续说。

“照片……还……一张都没拍。”

“啊……”

我不由自主地从张着的嘴发出了愚蠢的声音。

多么失态。……还是不要做不习惯的事。平时，我没有和别人出去玩的习惯，也没有在外面拍照的习惯。

所以，我来这里时完全没想过这种事。当然，第一次约会太兴奋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仔细想想，在公园里应该看到拿着相机的人，更重要的是，那个导游团不是也有那对黏糊糊的情侣在拍照吗？

……我为什么没注意到呢？

“不好意思……我不太有这种习惯……”

我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抱歉，转过脸去挠了挠头。

看到我的样子，结衣摇了摇头。

“没，没什么……我发现后没马上说出来也不好……”

“结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的？”

“导游团的时候不是有情侣在拍吗？所以……我在想，小企是不是不喜欢？”

“……为什么？”

难道我本来就忘了拍照这件事，还做出了讨厌拍照的举动吗？

“因为当时的小企……是瞪着那对情侣，还是用可怕的眼神看着他们……”

……啊，原来如此。原来是这样啊。

“不……大概是对完全不介意别人目光的亲热行为感到厌恶而已，和照片没有关系。”

“是吗……太好了。”

听到我的回答，结衣松了一口气。

本来，如果结衣想的是真的，修学旅行的时候应该就拒绝了。

不过，她的想法也并非完全不符合。

“嗯，不过我没有拍照的习惯是因为……。”

说到一半就放弃了。

事到如今，说过去因为照片而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什么的也没什么用，但还是习惯性地脱口而出。

我突然沉默了，结衣一脸问号地看向这边。

“……没什么。确实，在这种地方拍照也是一种乐趣。尤其是你，好像已经习惯了被拍照，而且会拍得很可爱，不错。”

“很可爱……啊，嗯……谢谢。”

总算不是自虐，而是向抬高她的方向修正了轨道。

结衣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话击中了，刚才的心情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她那略带兴奋的脸实在是太可爱了，不由得想拍张照片。

“我现在也只有智能手机，没办法拿道具了，不过……还没和角色一起拍，现在去米老鼠家怎么样？那里应该能拍得很清楚。”

“嗯……那就这么办吧。”

结衣也低着头站了起来，两人又牵着手往前走。

“结衣你不仅喜欢潘先生，也喜欢米奇吗？”

顺利拍完照后，我看着用手机拍下的米奇和她的纪念照，不禁问道。

“喜欢是喜欢……怎么了？”

结衣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反问我。

“不，照片拍得太开心了……。”

“是吗?嗯……是因为小企帮我拍的吗?”

“你就算这么说什么也不会有什么出来。”

“我只是把心里想的说出来而已。”

“……”

今天一直是这个样子。

我不习惯正面的情感回应，所以谈话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就算我夸奖她，她也会害羞地不说话。嗯，虽然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但……。

“喂，小企。”

“……什么事?”

“更加……像往常一样可以吗……。”

我自己限制对话内容的事被她发现了。

虽然尽量避免说自虐性的话题和过于现实、悲观的话题。

“不，你看……我在想，在这种地方，那个……说这种破坏梦想的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没关系，我也没做什么梦。”

“这句话，我是该高兴还是该悲伤，真让人头疼……。”

我歪着嘴，并排走着的结衣绕到我前方，从正面盯着我。

“我不是在做梦，但是……小企为了让我看到你而用心良苦，我觉得很高兴。”

“这、这是……怎么了?”

我转过脸，挠着脸颊好不容易才这么回答。于是，结衣嗔声嗔气地问道。

“不过，小企把自己的想法都告诉我，我也很高兴吧?”

“是、是吗……”

“嗯，是的。”

结衣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一边点头，一边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走。

“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嗯。”

“我并不是特别喜欢或讨厌米奇本身，但一想到……角色的形成，就无法坦率地喜欢上。”

“形成?”

结衣歪着头。

“这也不是谣传的范畴……这个角色的设计师好像故意选择了容易被人类讨厌的老鼠这种动物。”

“哦~……为什么?”

“至于为什么是老鼠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因为是被讨厌的人，所以有什么想法吧。因此，为了让它成为更受人喜爱的存在，人们把眼睛和耳朵都弄大了，于是就诞生了众所周知的米老鼠。”

“……原来如此。”

听到这里，结衣浮现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已经知道结局了之类的感觉吗?

她又盯着我的眼睛说。

“小企就算不变成企老鼠……我也喜欢。所以，放心吧?”

“啊……嗯……”

她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还要快三步，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首先，老鼠本人并不是想成为被人类喜爱的存在。

其次，改变了形态的它已经不能称之为老鼠了。

而且，老鼠本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喜爱。

基于这些，结衣对我说：“就这样就好。”

她的脑子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一来，今后恐怕就不能再说什么傻瓜了。

不，暂且不论。



“话虽如此，可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生存战略，某种程度上也是没办法的事。”

“生存战略?”

“比如说啊……结衣很喜欢狗，你不觉得其中狗宝宝特别可爱吗?”

“嗯嗯，是啊。在电视上看的时候会忍不住看。”

“但那并不是为了治愈人类才做出这样的外表，而是有更残酷的理由。”

听到狗宝宝的话题，结衣一脸呆滞的表情阴沉了下来。不好意思，只能说这种话。

“不只是狗，所有哺乳动物在养育孩子上都很花时间，也就是说父母照顾孩子的时间很长。”

“啊……那……”

“是啊。为了得到父母的爱，狗和婴儿才会变得可爱。当然也是为了躲避外界的攻击。”

说完回答，结衣完全低下了头。

不好意思……在这里稍微捉弄一下就过去了吧。

“所以，我尽量对结衣冷淡。”

“我不是婴儿……”

一脸不快地看着我。那里已经没有悲伤的表情了。

“不管是不是婴儿，都是可爱的存在，这一点是不会变的。所以说，你绝对是被宠坏了。没错，最近，就连那个雪之下，对你也很宠。”

“没、没那回事……”

虽然嘴上否认，但脸上却莫名地高兴，让人觉得可爱又可恨。

所以，每当她想再讨人厌的时候，结衣就会先开口。

“可是，小企这么说，也是因为为我考虑到了吧?”

“啊?哎，哎……”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我的消极能量被她吸收，回复为积极。

如果结衣是魔法少女的话，即使没有绿种子也能净化灵魂宝石。（注：《魔法少女小圆》梗）

看到我的反应，她露出笑容，又迈出了脚步。

之后，又去了别的游乐设施，接着去了灰姑娘的城堡里的玻璃工艺店，被请求购买印有名字的玻璃杯，因为不好意思而拒绝了，然后又去了别的游乐设施——。

从路上的行人、旁边种植的树木、游乐设施的构筑物开始伸出影子，当那个角度变得很紧的时候，我的身体也变得相当紧绷了。

平时玩得不习惯，加上这几天准备的疲劳，加上前一天睡眠不足，我比她更早就累了。

现在的自己，一个人在世界商店内的咖啡馆里，一边看着夕阳，一边喝咖啡。

从常识上考虑，这是作为约会男公关不应该有的行为，但结衣好像有想买的东西，所以约一个小时是分开行动。

虽然指出买礼物是不是太早了，但是因为晚了会很拥挤，所以才在这个时间买的。据说买的东西只要寄存到投币式储物柜里就行了。

从屋内眺望着红彤彤的天空，此刻只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我的身体稍微恢复了一些，眼睛也清醒了一些，于是我也离开咖啡店，在店里转了转。

还得给小町买礼物呢。在卖点心的店里随便挑了几样东西买了下来，突然有人从后面喊。

“原来小企也在这里。”

那里是手里提着好几个袋子的结衣。

“嗯？啊，结衣也在买东西吗……各种各样的，不多吗？”

我把空着的那只手掌朝上招了招手，她面带微笑地说：“嗯？”微微歪着头。

我想说得太直接会被客气的拒绝，所以做了这样的手势，但好像没能传达给对方。

“一两个的话，我来拿。”

“欸？！啊，不用不用。又不是一直带着。”

“是、是吗……”

不知道为什么，结衣的声音变大了，剧烈地摇头拒绝。何必那么强烈地拒绝呢……。

她可能注意到我的表情阴沉了下来，慌忙接上话。

“啊，不，并不是讨厌之类的，而是……我想自己拿着……”

“……我知道了。”

嗯。嘛，确实也不是不能理解她的心情。那个袋子里大概有什么不想交给别人的重要东西吧。

要说完全不在意那是什么吗……那也会是谎言吧。也许是不想再被追问，结衣先开了口。

“比约定的时间稍微早一点……小企还要去买东西吗?”

“不，我已经买了需要的东西。结衣那边怎么样?”

“啊，我也看了一遍，现在可以了……”

“是吗……那先去寄存行李吧。”

“嗯。”

结衣身上的行李比较多，所以我开始放慢脚步。

把买的东西放进投币式储物柜后，和结衣去了购物前分别时事先预留优先权的餐厅。

这家店她也没去过，正好。

走进那家餐厅的时候，太阳已经完全下山了，站在入口处的服务生也打招呼说“晚上好”。

但是，好像只有这里一整天都在打招呼。作为设定，这个餐厅里“一直是夜晚”。

确实，进去后气氛相当昏暗，结衣也一副佩服的样子，不由自主地发出“哦”“哦”的声音。

稍等片刻后，被带到了双人座，幸运的是被带到了水边。

两人都落座后，结衣指着水边兴奋地说。

“啊啊，小企船，船!”

“我不是船……”

“哇，这里可以看到游乐设施的船。真有意思。小企知道吗?”

“嗯，算是吧。不过不知道会不会被带到这边，所以就没说。”

“嗯……原来如此。”

虽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她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姑且就算了。

结衣连声称赞“好吃”到让我有点厌烦的晚餐也结束了，为了看今天最后一场晚上的游行，我们去占地方了。

随着距离事先调查过的地方越来越近，感觉人数也越来越多。

也许是因为之前什么都没说，结衣露出不安的表情说道。

“喂、喂……在这附近看吗?长椅好像已经坐满了……”

“今天我带了垫布来，不用那么担心。”

“啊……是吗……是啊。”

不会重蹈上次烟花大会时的覆辙。看到结衣松了一口气的样子，我也放下心来。

到达目的地后，我环视四周。

按照事先的情报，从这里既可以看见城堡，又正好是游行路线的拐弯处，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花车。

过了一会儿，演员们发出信号，决定占据位置后，周围的人也开始展开座位。我们也配合着拿出了垫布，顺利准备完毕。

不过，距离游行开始还有将近一个小时。

今天这个季节气温比较高，风也比较温和，但毕竟是地方，晚上很冷。而且一直坐着，身体也不会暖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结衣从刚才开始就不停地摸我的手。

“……冷吗?”

“哎?没事没事。”

结衣慌忙摇了摇头，手却没有动。我回握住她的手。

“那这招是怎么回事?”

“.....”

“别那么勉强自己。我给你一个好东西。来，出手吧。”

“你刚才的语气.....莫非是在模仿平冢老师?不太像。”

在结衣惊讶地笑着的时候，我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放在她的手掌上。

“有贴的也有不贴的，随使用。”

“啊，暖宝宝啊!谢谢你，小企。”

结衣的表情一下子明朗起来，不知为何连我都觉得身体暖和起来。

“我想用一下能贴的东西.....暂时离开座位没关系吧?”

“欸?啊，这样啊。嘛，这里就是我们准备的座位。我在这里等你。”

“嗯!那小企先等着吧。”

我这么回答后，结衣慢慢站起来，轻轻挥了挥手，哼着歌走进人群。

随着背影越来越小，我感到一阵寒意突然向自己袭来。

没关系的。还有其他御寒用具。.....是这个问题吗?

“等一下。”就像她说的那样，结衣并没有马上回来。

等待的时间过了将近一半，她的身影终于出现了。

一种与等待带来的焦躁不同的情绪在自己心中盘旋，但还不知道这种情绪是什么。

可能是注意到我的样子吧，结衣的脚步加快了一些。仔细一看，双手拿着什么东西。

她走到我的座位旁，略带歉意地说。

“对不起啊，小企。买了这个就晚了。”

“.....饮料什么的?”

“对，对了，热可可。”

结衣吐着白气把容器递过来，我接过。

“那真是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想感谢你给我暖宝宝。”

一边说着，一边在我旁边坐好。

然后不知为何，结衣看着我的脸微微一笑。

“因为我老是不回来，小企……莫非你很寂寞？”

“啊？怎么可能……不，也许是……。”

“欸？啊……嗯……”

明明是结衣主动提出的，但我没有否认，她就红着脸低下了头。

沉默了一会儿后，我主动跟他她搭话，顺便换了个话题。

“买东西的时候……不好意思，让你一个人待着。”

“嗯？不……嗯，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小企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而且当时你真的很累……而且，确实有想一个人买的东西。”

“嗯……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帮大忙了……。”

松了一口气，结衣担心地看着我。确认了我的表情后，她转向正面。

“说实话……今天的约会，我有点后悔。”

“什么？”

这出乎我意料的发言，让我的可可差点从手里滑出去。

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啊，果然是傍晚的事吗？

就在我头脑一片混乱的时候，自由的那只手被握住了。

“小企并没有什么问题，反而是我……”

结衣有些移开视线说着这些话，我的脸上浮现出更加耀眼的标志，她继续说道。

“今天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个……因为我让小企太勉强了。”

……原来是这样啊。那是从一开始就编织好的故事。反而是察觉到这种事的人，才有问题。因

为，不……还不能说。

我又换了一个不至于说谎的话题。

“本来就是我安排的。结衣你没必要介意。而且，我一直以来都给你造成了很多伤害，也有道歉的意思。”

“你、你怎么能道歉……?”

……这可不行啊。话题变得太沉重了。

她现在什么都不想，只想好好享受。

“对现在的我来说，最开心的事就是结衣能开心。所以，希望你不要太在意我。”

“既然小企这么说……”

虽然似乎还没有完全接受，但好歹找到了落脚点，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结衣也恢复了笑容，劝我喝点东西，我决定一起喝。

实际上游行开始后，我的担心似乎都成了杞人忧天，结衣只是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

挂着大量灯饰的浮灯在昏暗中从眼前缓缓走过。

每当这时，结衣的脸颊和眼睛就会映出那光芒。

那个样子比游行本身还要美。

我看着她的侧脸，不由得小声嘀咕。

“好漂亮……”

可能是听到了我的声音，结衣瞥了我一眼，视线又回到游行队伍上。

好像都没听到说了什么。

我也把脸转向游行队伍，突然脸颊碰到了什么柔软的东西。我朝击中的方向看去，发现结衣因为近距离的距离而满脸通红。

喂，现在的，不会吧……。

“呜……做了。”

她低声说着，用双手捂住脸，遮住眼睛以外的地方。

只有视线还望着这边。

“不……就算做了也……”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说不出更多的话，我的脸也开始发热，她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继续说道。

“刚才你说我很漂亮，所以……吧?”

啊?……。果然是听到了刚才的声音。

结衣对僵住的我展开了更猛烈的攻势。

“小企也来……?”

她上翻着眼睛，眼眶湿润地说着，双手暂时离开了脸。

然后转向游行队伍，轻轻指了指自己的脸颊。

呃?什么?这个我也必须做吗?到底到那种程度……。

犹豫不决的时候，结衣的手指从脸颊上移开，一下子鼓了起来。结衣一脸不高兴地问我。

“小企啊，你知道……迪士尼乐园的这种霉运吗?”

“……什么意思?”

“第一次约会，在晚上的游行队伍中接吻的情侣是不会分手的。”

“不……我不知道……你相信这种事吗?”

听到我有点不客气的发言，结衣看着我，歪着嘴小声说道。

“我也不相信……。不这么说的话……那个……你不亲我吗?”

看着边说边露出些许悲伤表情的结衣，我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愧。

今天，我已经决定了，只有今天，我也要闯到对方希望我闯到的地步。

至少现在不能让她不安——。

“对不起……不能马上行动。刚才我还说不用在意我呢。”



我做好心理准备，把手搭在面向这边的结衣肩上。于是，她把脸凑近一点，闭上了眼睛。

“可、可以吗?”

对于我的问题，结衣微微点头，做出肯定的回答。

我把脸凑近她，环顾四周。

周围光线昏暗，嘉宾们连脸都看不清楚。

但是，结衣的脸看得很清楚。

鼻子和鼻子都快要贴在一起了。

红扑扑的脸颊和涂了唇膏的嘴唇显得格外性感。

因为闭着眼睛，每一根睫毛都清晰可见。

我走得更近，稍稍偏着头，然后——

嘴唇碰到了嘴唇。

不需要体会那种感觉，两秒钟左右我就离开了嘴唇。

结衣也就那样待了几秒，知道结束后才慢慢睁开眼睛。

她眯着眼睛，一脸陶醉地对我说。

“还……要”

面对这样的诱惑，我已经无法战胜，只好再次把脸凑近。

## ⑩他和她的结局终于开始了。

在回家的电车上，我抓着吊环，望着抱着迪士尼乐园的袋子幸福入睡的结衣的睡脸。不知不觉间，视线转向了她的嘴唇。

从那以后被缠了五次，那个……接吻了。

事到如今，一股罪恶感般的寒意袭上全身。

这就是从梦中回到现实吗?

肩膀微微上下晃动的她大概还在梦中吧。再过一段时间，就得让她醒过来，这正是痛苦之处。

对，我必须让结衣清醒过来。因为到现在为止，简直就像一场梦。

电车在车站停了好几次，到了离结衣家最近的车站时，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把她扶起来。

她一边左右摇晃着头，一边嘟囔着什么，但听不懂内容。

就在我准备放弃叫醒她的时候，她的头突然停了下来，瞪大了眼睛。

她眨了眨眼，然后抬起头，一脸抱歉地看着我。

“对、对不起……只有我睡了……”

“累了也没办法吧？不用为这种事——道歉，比起那个，我们差不多该到了。”

“啊……嗯……”

回答后，她用手揉了揉那双仍然困倦的眼睛，又用手遮住了快要打哈欠的嘴，握紧拳头，“好！”小声说着站了起来。

为了不妨碍她，我移到旁边，和结衣一起把放在行李架上的袋子放下来。

电车到站了，我跟在结衣身后一起下了车。

星期六晚上虽说已经过了下班高峰时间，但也有像我们这样游玩回来的人，车站还是相当拥挤。

跟着前面的人的步伐，我们也向外走去。

走出车站，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

但是，我和结衣的手不会牵在一起。我说过要拿一个袋子，所以现在两个人两手都提着袋子。

她现在走得很慢。这与疲劳或刚睡醒就能解释的理由不同，我也不是不觉得。

并肩而行，只领先半步的她不时朝这边看一眼。

“……怎么了？”

“欸，嗯……没什么……”

……明明知道还在说那个台词吗？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多半是有什么事。而且，她的脸上也写着什么。

其实很容易理解。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不用客气。”

“那个.....那个.....说这样的话也没办法，怎么说呢.....”

“我觉得你说的话，大多都是些无可奈何的事。”

我这么一说，结衣气得鼓了鼓脸，嘟囔了一句：“太过分了。”

没办法，因为这是真的。她说的话与其说有什么目的，不如说更多的是感情的流露。

因此，并不能直接地获得新知识或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是积极的东西，就会有给人打气、疗伤的效果。

即使无可奈何，但这是否直接意味着无意义的行为，那也不是。

“嘛，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我并不是说说这些话的你不好，有时候说出来你也会心情舒畅，事到如今也不用犹豫了。”

听了我的话，结衣膨胀的脸恢复了原状，突然露出一丝笑容。

“嗯.....所以.....我现在要说的话，并不是想让小企做什么.....只是我这么想而已。”

“哦、哦.....”

“不想.....不想回去。”

“哈?”

虽然之前就说过不会对我有什么要求，但听到结衣的话，我还是发出了愚蠢的声音。

她似乎已经看穿了我的反应，继续说下去。

“今天的事真的很感谢小企.....现在的我.....是至今为止活着的最幸福的时候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

“一点也不夸张。”

还没等我说完，结衣就绕到我的正面，直勾勾地看着我，眯起眼睛。

她的微笑似乎印证了刚才那句话，洋溢着幸福。

不知为何，我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

“所以.....我不希望这个时间结束。”

“是吗.....”

“嗯.....。小.....小企呢?那个.....”

当然，我也是这么想的。正因为如此，如果在无意中、与自己的意愿无关的地方结束，那是无法忍受的。

但是，这件事.....还.....。

“嘛，我本来就很少和人在一起，即使在一起也不怎么觉得幸福。活到现在，我也觉得现在是最幸福的。”

“.....这样啊.....”

听到我一如既往的台词，结衣也像往常一样微微一笑，耸了耸肩。

也许是对两个人共同的想法感到满足了，她又回头走到我身边，继续往前走。

“我也得.....还给你啊。”

“什么?”

“今天的事，哈尼托与迪士尼乐园实在是没法比。”

“既然让你等了两个多月，所以.....你就当这是利息吧。”

我这么说，结衣还是一副不服气的表情看着我。

嘛，没办法啊。因为她还不知道。今天我要去那里的理由多少有些勉强。

不.....等等啊?对方这么说的是.....也许，这个可以用。

“那好，接下来.....我有一个任性的请求.....你听我说说吧。”

“请求?”

结衣微微歪着头。

“对，所以这样就好.....怎么样?”

“如果小企觉得这样好，我倒无所谓.....。”

.....这下总算有个结果了。

不过，除了一开始就照我说的做之外，我没想过其他的剧本。

“那么，你的请求是什么？”

“嗯.....边走边说不太合适，在这里说也有点.....”

说着，我把双手提着的袋子提了一下。于是她停下脚步，小声嘀咕道。

“那么，.....在我家说？”

“欸？”

我看着她，她红着脸，微微低着头。

.....这实在是太难办了，各种各样。我可以举出害羞、万一遇到家人怎么办等理由，但最重要的是，如果就这样进了家门，我想的事情就无法顺利进行了。无论如何都想避免这一点。

我一边思索着拒绝的理由，一边开口道。

“不，大概马上就结束了，.....也不是不能站着说话，所以.....”

“你是说有地方坐就行了？”

“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我这么回答后，她“嗯”了一声，继续往前走。这是跟我来的意思吗？

她的脚步似乎加快了，我只好跟在她后面。

我和结衣沉默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

除了两人走路的声音之外，只有偶尔经过的汽车声或风吹过的声音，很安静。

但是，刚才走的路和暑假烟花大会回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是错觉吗？差不多也该看到她的公寓了。

我也有些在意，决定跟结衣打招呼。

“那个.....现在去的是.....”

“是担心去我家吗？”

“不.....不是这个意思.....”

“没关系，我们不会进到房子里，小企不用担心。”

说着，她向公寓后门走去。虽然已经进入了小区……。

沿着通道往前走，走到一半时左右两边的树篱消失了，变成了一个小游乐场。

沙坑旁边设有滑梯和秋千。

游乐场的一角孤零零地放着一张长椅。

因为附近有路灯，所以那个地方比周围更亮。

仿佛被那道光吸引，结衣朝那边走去。

“这里有座位，正好……不行吗？”

“不是不行……就在这里说吧。”

两人都走到长椅上，把手里的袋子放在上面。

结衣先坐下，用手拍了拍旁边，让我也坐下。我也没有什么理由站着，于是也坐了下来。

坐下来后，可能是太疲劳了，我“呼”地叹了口气。结衣看着在旁边的我，呵呵地笑了。

“小企……如果累了，也可以在家里休息啊。”

“我拒绝。这个时间一旦平静下来，就真的回不去了，而且第一次进喜欢的孩子的家，紧张得根本顾不上休息。”

“是、是……”

她一脸坏心眼地邀请我，但听到我的回答，她再也没说什么。

事到如今还因为这样的台词害羞……嘛，因为很可爱所以没关系。我突然想起她旁边放着一个袋子。

“对了，那个袋子里……装的是送给朋友的礼物吗？”

“……是啊？怎么了？”

“啊，不……我在想，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下周二以后再把礼物给你？”

“那倒无所谓，……刚才那个就是刚才小企说的请求吗？”

啊。不好意思啊……确实，这也算是请求吧……嗯……为了避免日后发生各种纠纷，我忍不住说了出来……。

结衣看到我的脸似乎明白了什么，在我回答之前先开口了。

“没关系，这点小事……和刚才的请求无关。”

“能那样做就太好了……结衣。”

“知道了……”

土特产的话题结束后，两人之间又陷入了沉默。

我怎么也说不出下一个话题。

我看着地面，一只手突然有了温热的触感。

结衣不知何时摘下手套，盖在我的手上。我把头转向那边，结衣稍稍向我探出身子，我的脸差点碰到她，不由得微微收了收下巴。

结衣保持着这个姿势，目不转睛地盯着这边。

然后用仿佛耳朵都要融化的甜美声音低语。

“呐……今后……一直……在一起吧?”

啊……不行，我……。果然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还不能肯定地回答。

结衣说的这句话，是恋人之间一般会说的话。

如果我是一个更平凡、更坦率、更乐观、更相信自己和别人、更不害怕失去、更能修补表面上的人际关系的人，我一定会很简单地给她同样的答案。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结衣也会感到安心和高兴吧。

但是，对现在的我来说，那是谎言，是欺骗。所以，在这里说 YES 并不是我认为的诚意。

不过，今后恐怕还会继续问类似的问题吧。

对于这种诱惑，自己没有自信能承受。然后，从那一瞬间起，真相开始消失。彼此都为对方着想而说谎。误以为这就是温柔。

他们不会意识到，不知何时这一切都会成为日常，彼此的真正心意也会渐渐模糊。

安于恋人的标签，不再为真正的关系持续而努力。

就算中途意识到了，十有八九这种关系也会破裂。

我绝对不想看到那样的将来。

为了不变成那样，我做好了放弃“现在”的心理准备。

看到我没有说话，结衣担心地看着我。

为了缓冲一下，自己马上思考应该说的话。

“小、小企?”

“啊，那个……我……打算从下周一开始……再去……侍奉部。”

“啊……嗯，嗯……”

没有直接回答，结衣似乎有些失望，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低着头看着前方。

我举起被结衣握着的那只手，离开了她。

我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旁边，让她看这边。

结衣虽然把脸转向我，但视线却在刚才离开的那只手上。

我做了个深呼吸，调整了一下呼吸，这样说道。

“由比滨，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啊……不……不……”

由比滨似乎从我的表情和称呼中看到了什么，颤抖着摇了几下头。

我无视她的制止，继续刚才的话。

“希望你和我分手。”

我的女朋友——不，曾经是的那个女孩——崩溃了。

“不要……不要……不要……”



由比滨向我扑来，像小孩子撒娇似的不停地说。

她的脸碰到我的胸口，我的心跳加速，每次都有刺痛的感觉涌上心头。

我实在受不了了，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了回来。

由比滨半张着嘴盯着这边。在路灯的照射下，她的脸看得很清楚。

不知道是因为我皱着眉头，还是因为她的眼睛湿润了，由比滨眼中的我扭曲得很厉害。

我保持沉默，由比滨的声音再次颤抖。

“喂……小企……骗人的吧？这种事……”

“……开玩笑的时候能说这种难听的话吗？”

“别开玩笑……太坏了……”

她再次把身体靠在我胸前，呜咽起来。

我感觉自己的大衣湿了。

这次我没有把她拉起来，只是抬头望着虚空，直到由比滨平静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由比滨的样子还是没变，我保持姿势，从口袋里取出没用过的手帕，像抚摸她脸颊上的水滴一样擦了擦。

于是，她松开了靠在我胸前的头。

“用这个……”

我把手帕递给由比滨，她什么也没说，点了点头。

她像是要用手拿着的东西遮住自己的眼睛似的，强忍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说。

“我不知道……小企，你在想什么……我……”

“……现在这样就好……不知道也没关系……”

我的回答既像是安慰，又像是放弃，由比滨把手帕从眼睛上移开，用湿漉漉的眼睛瞪着我。

她的眼睛里混杂着愤怒、悲伤和困惑。

她一开口，水滴又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顺着脸颊流下来。

“我……明明很想知道小企的事……”

“是啊，由比滨就是这样的人。不过，知道事情也要看时机。说到底，我不了解别人的心情，不肯去了解，在无意中知道了别人的心情，可以说是失败了。”

“……………什么意思?”

还有自己的坏习惯，故意用对方听不懂的说法让对方继续说下去，我也会无意识地做这种行为。

这里是……………嘛，具体说来也没什么问题吧。

为了慎重地选择词语，我慢慢地说。

“说实话，我或许是想再浑浑噩噩地泡在侍奉部这片温水里，和两名社员的关系或许也能进展得更缓慢一些。但是，我无意中自己破坏了那个状况，没有读懂两个人的心情，并且自己决定了期限，关于如何处理和两个人的关系，所以除了前进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那是……………小企……当时是谎言……向小雪告白的时候?”

我没有出声，只是上下扭动着脑袋回答。

也许是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谈话内容上，她的眼中已经没有泪水。

“然后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向……………由比滨结衣告白了。但是，我实在不认为今后能和你作为普通的恋人好好相处下去。即使由比滨对我说要一直在一起，我也无法回应她的这份心意。即使我相信了你的话，但我最不相信自己，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对你说要一直在一起，我不会对你撒那种谎。”

也许是对自己的发言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引用感到吃惊，由比滨瞬间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然后马上把视线从这边移开，低下头，变成一副抱歉的表情。她的表情又让我揪心。

“对不起……我没想到小企会这么想……”

看着由比滨再次湿润的眼睛，我坐不住了，不由自主地稍微探出了身子。

“你没有什么错。如果是恋人的话，想说这种话并不奇怪。错的是……………连这种理所当然的话都无法回答的我……”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头自然地低下了。

我的话中断了，这次轮到由比滨抬起头，满脸惊讶地说。

“那是，我知道了……所以，我……随便说就是了。小企不回同样的话，我也无所谓。”

“不，那可不行。”

“欸？”

“我始终想和由比滨结衣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另外……单方面的关系总有一天会破裂。我……

不想以这种形式破坏和你的关系。”

听了我的话，由比滨露出讶异的表情，说出了理所当然的疑问。

“不想弄坏……现在，小企……自己想弄坏的不是……”

“……是啊。”

“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抬眼看了我一眼，双手放在我肩上，又把头靠在我胸前。

我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抓住她的手腕，让她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抓住她的肩膀，让她把头远离我的胸口。

由比滨似乎对我的行动死心了，稍稍离开我，把身体转向正面。

我也转向正面，两个人都凝视着前方的地面，然后回答她的疑问。

“老实说……现在的幸福……是我无法承受的……太多了。”

我说着，伸出双手做了个舀水的手势，比作双手捧着碗，继续说。

“我绝对不想错过现在的这份幸福，但无论如何还是会从这双手中溢出来。那大概是……和自己的意图无关的地方。那样实在是太过分了，我无法忍受。所以，我决定用自己还能接受的方法把它宣泄出来，也就是——”

我把用手做的碗弄碎，摊开双手给她看。

“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放弃。”

对于我的回答，由比滨转向了与我相反的方向。

所以，我无法察觉她说下一句话时的表情。

“那种事，太奇怪了……”

她小声嘀咕了一句，然后转过身来，双手搭在我的手上。

然后，一副下定决心的表情盯着我的眼睛。

“……我知道了。我已经不再对小企期待或希望你做什么了……所以不要说‘分手’之类的话……。只要能和小企做恋人，我什么都愿意做……”

她抬起的脸，每说一句就向下看。

我把手放在她肩上，摇着头回答。

“我不希望你说这种话，也不希望你这么做。不要为了和我在一起而勉强自己，更不要为此扭曲自己。”

听了我的话，由比滨抬起头，甩开我放在肩上的手，瞪着我。

然后加强语气说：

“会扭曲的……我，我为了……想和他在一起，多少会勉强自己。小企也……你知道我的性格吧？小企是知道的……。正因为如此，当小企说喜欢我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今天的告白……”

为了不让她继续说下去，我中途打断了她的话。

“当然知道，知道之后才说喜欢……由比滨。”

“那为什么……”

“我反过来问你，你说喜欢我是什么意思？很遗憾，我是‘这样的人’。所以，如果你坚决拒绝我刚才的判断，那我只能把由比滨的告白解释为谎言，或者认为你对我的认识不够。”

“那样的……”

她把目光移开，在胸前轻轻握紧拳头，似乎在思考接下来要说的话。

我想马上把该告诉由比滨的事情全部说出来，于是在她开口之前继续说。

“由比滨。你只要和我成为恋人就满足了吗？变成这样的关系，即使充满了谎言和欺骗……无论怎样擦肩而过……如果你能给我贴上“恋人”的标签，这样就可以了吗？”

“那种事……我不觉得好……”

我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疑问，不让对方做出肯定的回答，我觉得自己也太卑鄙了，但如果不这样做，眼下自己的主张是无法通过的。

现在不能在这里屈服。

“如果只是想找个能贴上恋人标签的对象，不一定非得是我，因为你很受欢迎。我想要的……不是谎言和欺骗，而是真正意义上互相承认对方的存在，心灵相通的……这样的对象。对我来说由比滨结衣是能……相信这一点的对象。”

“心灵相通……但是，小企……你不是不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吗？小企……你不相信我吗？”

“……”

我当然相信由比滨。

倒不如说，正因为相信，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就算是完全相信别人，也只有这种方法吗？我是……。

深深讨厌自己的扭曲。只是，那也已经结束了。

“我的想法是……我和由比滨不管是不是恋人，我想和你的关系今后也会一直持续下去。为了能做到这一点，我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下周一放学后再告诉你。老实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接受我的回答，也不知道这是否符合你的期待。不过，我不会再让你等下去了。所以……。”

说到这里，我一时语塞。

由比滨沉默了一会儿，微微歪着头看着我。

那件事刚发生不久，她的脸却不知为何在路灯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美丽。

看到这一幕，我感到心中的郁结化作了语言。

是这样啊.....对于一直是阴暗者的我来说，由比滨结衣的存在太耀眼了，简直无法直视。如果正眼看的话，那可真是火烧眼睛了。真是的，常言道爱情是盲目的。

就这样任由感情的发展，沉溺于爱情之中也是一种方法吧。

但是，我不想迷失自己。

所以就算从对面走过来，我也看不见。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想接近。要做到这一点，大概只能向后摸索前进了。在旁人看来，这是在退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如果只是身边的人还好，由比滨也有可能这么想。

但是，这是我的做法。

无论如何要竭尽全力让对方理解。

所以现在，无论如何只有现在——。

我转过身，慢慢站起来，拿起自己的袋子。

然后背对着由比滨说：

“所以.....再见了，由比滨结衣。”

**⑪出乎意料地，他的行为向她们传达。**

啪

在我的视野下面，响起了干巴巴的声音。

由于被打了耳光，我的脸从正面被移开了。

正面？

我一边用手捂着脸，一边转过身，看到了眼含泪水的雪之下雪乃。

她用夹杂着愤怒和悲伤的表情瞪着我。

.....啊，这样啊。我的行为已经传达给雪之下了吗？

我朝活动室后方望去，只见由比滨低着头坐在椅子上。

.....结果，跟她说了那句话分手后自己是怎么过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呆呆地待着，雪之下张着扭曲的嘴，慢慢地编织起语言。

“这不是和约定的.....不一样吗?你不是说过吗?你和由比滨同学的事.....要解决了。说是.....要回应她的感情.....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不，因为是.....关于这件事，我还有话要说.....”

“话?你还想伤害由比滨同学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是这样的。我欲言又止。

即使想要否定刚才的话，那也只是借口而已。

我伤害了由比滨结衣，这是不争的事实。事到如今怎么说也没用了。

对此我只能道歉。我转向由比滨，低头行礼。

“对不起.....由比滨.....”

“不、不.....我.....没什么.....”

她微微抬起头，摇了摇头。

声音颤抖，清楚地表现出完全不好。

我一时语塞，由比滨把脸从我身上移开。看她的动作，我立刻明白她是在拒绝我。

所以，我和以前一样，扭过了头。

.....没有必要勉强对方理解。我的想法，只要我一个人明白就足够了。

很久以前，我太依赖她们了。我对她们期待太多了。.....如果按照一般常识来考虑的话，很明显我做的事情是最差劲的。被拒绝也没办法。

而且.....误会无法消除，这不是我最清楚的吗?算了，没什么.....。

我沉默不语，身后又有人说话了。

“.....比企谷君?”

“嗯.....一直以来，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伤害了很多.....放心吧，雪之

下……由比滨。从今以后，不会再发生那种事了。我……不会再来这里了。”

“欸?……那么，和我一决胜负的事……”

我的回答应该是她们期待的吧，不知为何，雪之下用困惑的声音问我。

“这种事……我输了就行了。平冢老师说，可以中途弃权。”

“但是，……平冢老师竟然允许你离开侍奉部……”

雪之下似乎离我更近了一步，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大了。

……为什么要在那里说些挽留的话呢?我很想快点结束，不要留下遗憾。

“现在好像已经不是强制了……虽说是你跟老师说的，但我也承认我暂时没有参加社团活动。”

“那个……我……对你……”

“啊，什么都能下命令的家伙……那件事请平冢老师转达，再见。”

我打断她的话，朝门口走去。

身后传来椅子咣当一声移动的声音。

“……小企……”

由比滨的声音就像小狗在挽留主人一样，我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打开了活动室的门。

“一直以来谢谢你们……雪之下……由比滨……”

“比企谷君!”

“小企!”

两人语气变强的声音回荡在身后，我走出活动室，反手关上了门。

沿着走廊向楼梯走去。

……唉，没办法。毕竟像我这样的人，想要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是错误的。因为我本身就不正常。

如果对方不这么想，对方也不理解，即使我接受了自己的道理，也毫无意义。

而且，我也没想过一定要得到对方的理解。



所以.....没办法。

这是没办法的事.....为什么我的视野会扭曲.....。

为什么我的脚不能像我想的那样前进.....。

我微微抬起头，拖着腿勉强自己走上楼梯。

还有.....从这里下去就行了。

这时，我还没有注意到越来越扭曲的视野。

一瞬间，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在飘浮。

接下来袭来的是剧烈的头痛。

不知为何，我眼前出现了楼梯平台的地板。

.....咦？

我刚才还在下楼呢.....想要挪动脚步，却不知为何纹丝不动。

倒不如说，为什么地板是垂直的？

我因为疼痛而小声呻吟，视野里出现了两张熟悉的脸。雪之下和由比滨。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脸色苍白吧。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如此悠闲的情景，两人不知在说些什么。但是，我不太明白其中的内容。

随着我的视野变暗，我感觉那声音越来越大，但我无法睁开眼睛，意识渐渐远去。

.....被叫到名字了？.....身体被摇晃了？

当我的意识再次清醒后，我就能辨别出声音的主人了。

不是由比滨，也不是雪之下。

“哥哥！哥哥！起来！”

“.....小町吗？”

“喂，.....没事吧？刚才你好像在做什么噩梦。还有，这个.....”

说着担心地看着我，小町不知为何拿起纸巾擦了擦我的脸。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因为哥哥.....在哭.....”

“什么?”

虽然刚睡醒没有什么自觉，但用自己的手摸了摸脸颊，确实是湿漉漉的。

我把小町拿着的纸巾拿在自己手里，把水滴全部擦干。

说实话，我的头脑还很模糊，但我想起有话要对硬要叫醒我的妹妹说。

我保持着躺着的姿势，张着与脸颊相反干燥的嘴。

“对了.....今天.....我应该说我累了，不用叫醒我的.....昨天.....”

我看了一眼，小町把一只手摆成空手道劈拳的姿势伸到面前，露出抱歉的表情。

“小町也是很想这么做的啊.....现在有人来家里见哥哥了.....在玄关等着。”

“啊?!”

不不不，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本来我就知道今天，也就是星期天，在各种各样的意义上都很累，所以既没有出门的计划，也没有和谁见面的计划。那是为什么.....。

而且，小町特意来叫我起床，说明她是个不适合利用不在家这种借口而赶走的人。

这样的人现在我只想到两个人，但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立刻确认对方是谁。

总之，我拜托小町给那个来访者转告。

“啊.....情况.....我知道了.....那个.....能不能转告来的人再等五分钟或十分钟?我要换衣服.....”

“了解!”

小町很有精神地回答，用左手敬了个礼，然后回过头，发出“啪嗒啪嗒”的拖鞋声，走出了我的房间。

.....我又不是死人。刚才我可能在梦中差点死掉了。

刚才的梦怎么也挥之不去，我郁闷地洗了脸，换了衣服，准备去见那个来访者。

为了不成为正梦，我抓着扶手，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那里出现了一个意外的人。

看到我的样子，那个人坐在玄关上，微笑着举起一只手这样打招呼。

“呀哈喽!”

“哦……早上好……”

我也轻轻点头致意。话说回来，为什么这个人会在……。

如果给现在的我最不想见到的人排名，这个人应该是遥遥领先的。

那不是雪之下雪乃，也不是由比滨结衣。

站在那里的是雪之下阳乃——。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几十分钟后，我和雪之下阳乃坐在离自己家最近的车站的一家咖啡店的吧台旁，两人一起喝着咖啡。

不知道为什么。

偏偏这个时机……。

是偶然的，还是阴谋的，这种事能做到吗？

此时此刻对着这个人说话，好像会发生很多糟糕的事情。

虽然完全不知道她有什么企图，也不知道她知道什么，但在主导权被对方掌握之前，先抱怨一下这  
次的做法。

“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突然来我家，……是怎么样?”

“噢?我先跟你妹妹联系过了。”

“是、是吗……”

喂，小町!……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告诉我!

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不，等等。仔细一想，虽然说了“先”，但并没有提到是  
什么时候联系的。

也许是没过多久，错过了说话的时机。因为是考生，而且时间也很紧张，……………。

我对妹妹真是太天真了。MAX 咖啡般甜美（注：日语中甘い既可以表示甜的，也可以表示天真）。

说宽容一点对本人有好处吗，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不，也许只是单纯地希望别人对自己宽容一些。

……………这么一想，我对她那种形式的撒娇也该结束了吧。

不管怎么说，现在想这些也没用。因为已经见到了本人。

最好集中精神不要说多余的话。脑子还没怎么动呢……………。

见我沉默不语，阳乃小姐露出坏心眼的笑容，稍稍把脸凑过来，开口说道。

“而且，如果只是叫你出来，你可能不会来。”

“哈哈……………我不会做那种事的。”

我干笑起来，又说出了违心的话。

因为对方是她，即使说谎也会马上露馅儿，没有什么意义。

难道是明知道会被发现才说这种话吗？

“嗯……………嘛，也没什么，反正已经这样见面了。”

我移开了视线，她微笑着用看透一切的眼神看着我。我无法忍受她的视线，又开口了。

“对了，……………你有什么事找我？我有点累了………如果可以的话，想拜托你简单点。”

“那就要看比企谷君了。”

“啊……”

……………我对这个情节有切身的体会。啊，是被叶山叫到屋顶上审问的时候吗？那个时候，自己不愿意承认的东西被强行承认，退路被切断，被钉上了钉子。

这么一想，或许已经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反正已经承认了，早就没有退路，也没有可扎的钉子。

你说要简短，我就单刀直入地问一句：……………比企谷君，你真的甩掉小雪乃了吗？”

因为从一开始就太接近核心了，手忙脚乱，手里的咖啡也起掀起了波澜。

为了不让里面的东西洒出来，我把它重新放在碟子上，我没有直接回答，也反问她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不让自己说话，故意问得模棱两可。

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知道?”和“为什么要问这个?”两者都可以解释。

顺便一提，我对第一个问题没有回答是真是假。阳乃小姐不可能没注意到我的躲闪，她的声音有些冰冷地回答道。

“嗯~.....我听小雪乃说的。”

“.....我不认为雪之下会对你说那种话。”

“嗯，如果是平时的小雪乃，也许是这样吧.....现在，她欠我一个人情。”

“所以.....啊.....”

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想起文化祭时雪之下姐妹的那番对话.....。

为了争取时间去寻找文化节执行委员长相模，雪之下请求姐姐帮忙——不，是命令。说是可以借我一个人情。

.....在阳乃小姐看来，这样做有十二分的好处。但是，竟然连我也卷入了这件事。

如果是这种情况，十有八九是雪之下本人说的，应该没错。这个人究竟是用什么手段让雪之下开口的，我也很好奇，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说都没有意义。

只是，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怎么说的。阳乃小姐也许是知道真相才故意问这样的问题。

总之，在这里应该不会说谎吧。反正是会被发现的。

“我不记得自己甩掉过.....雪之下雪乃。被甩掉的应该是自己。”

“是吗?不过，太奇怪了.....比企谷君不是要和小比滨交往吗?”

事到如今，这个人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什么不妥，我还是无法想象球会从哪里飞来，为了不說話，我把手从放在碟子上的杯子上拿开。

然后深吸一口气，回答问题。

“已经.....分手了。”

“欸?”

“.....”

也许是对我的回答感到意外，阳乃小姐做出了完全没有算计的反应。

她似乎在回味我说的话，沉默了一会儿。

我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停止了，寒气袭来，再次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

刚把杯子放好，阳乃小姐讶异地看着我问道。

“比企谷君.....小雪乃和小比滨.....你都不打算选吗?”

“选不选.....我本来就没有说这种奢侈话的权利。”

“是吗?但是假设哪一个都不选.....比如说，我想和比企谷君交往的话.....你会同意吗?”

“这个嘛，.....啊，你开玩笑这么说，我可为难了。”

我又一次回避了这个意料之外的问题，阳乃小姐用仿佛要被深海吸进去的眼睛凝视着我。

在我被她的眼睛淹没之前，我移开了脸，她露出略带悲伤的微笑，开口了。

“有一半是.....认真的。”

“这不就不是真心的吗.....”

“哇，比企谷君的坏心眼!”

原以为她会瞬间变得冷淡，没想到她又开始微微一笑，拍我的肩膀。

不知为何，她一如往常的精打细算让我松了一口气。.....刚才说的那件事是认真的也不好办。

拍了一会儿之后，她似乎满足了，把拳头从我身上移开，转向正面，没有看我的眼睛，又问了一遍。

“那么.....假设的话.....OK 吗?没有选择权利的比企谷君。”

“.....不会的。而且就算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也没有说没有拒绝的权利。”

“.....原来如此。”

看到我一如既往的强词夺理，阳乃小姐露出了既放心又吃惊的笑容。她再次看着我，微微歪着头，

眯起眼睛问道。

“那是……小雪乃的事?”

“……不。我不知道你和雪之下说了什么……本来我和她就没有那样的事。或者说当事人之间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我觉得你没什么好担心的。”

“对……关于小雪乃……也许是这样。那么，……比企谷君呢?”

“什么?”

球又从莫名其妙的地方飞来，我不知所措。

她——当然也不是理解她的真意——总觉得她以自己的方式很在意妹妹雪之下雪乃。我说没必要担心，她也就接受了。

然后就说“那么”……那不就好像阳乃小姐在关心我一样吗?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吧?比如说……虽然已经分手了……我想，要是贸然和小比滨交往，比企谷君就变得普通了，那就没意思了。”

“你说没意思……我又不是阳乃小姐的玩具。”

……这个人果然很糟糕。用刚才的发言若无其事地牵制由比滨的事，对我的变化提出质疑。

对于我的回答，虽然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但她只是咯咯地笑着。

总觉得很不愉快。但是，是什么呢……我这一连串行动的理由……我觉得自己也有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做的一面也是事实。明明差一点就能解释得让人信服……。

我正想用手托腮思考，她又开始说话了。

“嗯，比企谷君你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阳乃小姐这么一说，我反而想要改变了，简直是鬼使神差。我也不想让你如愿以偿。”

听到我这么回答，她微微睁大了眼睛，露出高兴的表情。啊……这又说了不该说的话吗?

“真的吗?我其实是希望比企谷君改变的，如果能保护小雪乃就好了，……。”

“这不是和刚才说的完全相反吗……”

啊.....我忘记了她是一个能毫不在乎地说出非真心话的人。

但是，明明说的是和刚才完全相反的话，不知为何，当时的语气和表情完全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两者都是谎言?还是———?

“哎呀，每个人都有可能同时考虑完全相反的事情，否则就没有必要烦恼了。”

“这个.....是啊.....。”

那一点都没错。如果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结论，就不会烦恼和迷茫。

我自己也很狼狈，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比企谷君有改变的打算吗?还是———”

———对此我的回答已经决定了。

但是，这并不能简单地说“是”或“否”。现在也不能把具体的方法告诉阳乃小姐。

但是，如果是立场性的东西，应该可以传达。为了让她理解这一点，我刚刚想到了最合适的例子。

“人是不会那么容易改变的，就像你妹妹一样。”

“啊.....这样的.....我知道了。我也不想多问了。”

“.....您能这么说，真是太好了。”

好不容易摆脱了追问，我松了一口气。阳乃小姐看着我，呵呵地笑了。

平时总觉得她的笑容里有隐情，但不知为何，现在却觉得没有了。

“嗯，比企谷君也有自己的想法吧。如果可以保护的话.....就保护小雪乃吧。”

“不，我可没说过要守护雪之下，.....。”

“还是什么?难道是那个吗?害怕有要保护的对象吗?”

———啊，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啊。我现在想出的方法，原来也有这个意思。

确实，就像我自己说的，人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勉强想出了现在的答案。

尽管是自己的大脑思考出来的，但采用这个想法的理由自己还没有完全明确。



再这样下去，我可能会对她解释得一知半解。

不过，刚才阳乃小姐说的话让我明白了。我的做法绝对保护不了她们“有的东西”。

所以，目前只能想到这样的方法。

但是，重要的是在前面指明界限。无边无际的东西是痛苦的根源。那就是昨天的——。

“是啊，说实话……很可怕。不过，我并不想隐藏那种感情，因为就算蒙混过关，迟早也会暴露出来的。”

“是吗……真厉害啊，比企谷君。”

不知为何发出了佩服的声音。我无法理解她的真意，歪着头。

“我到底哪里厉害了？我觉得我好像总是在展示自己软弱的一面。”

“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不是真正的强者，就不会让别人看到自己软弱的一面。我是做不到的。”

“像你这样的人有什么弱点吗？”

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有些失礼，但阳乃小姐对我不由自主地提出的问题哈哈一笑，回答道。

“哎呀……比企谷君，你把我当什么了？我也是人啊，有脆弱的地方啊。”

“完全看不出来……。”

“嗯，这里说得再具体也不会有人相信，所以就不说了……。不过，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弱点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弱点吧？”

“啊，原来如此，我明白。”

虽然身份不同，但她的回答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人果然是雪之下雪乃的姐姐。我想起了“那天”和雪之下的对话。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还是……。

“即使是这个意思，我也没有……很强。说到底，选择展示的部分的是自己。”

“但是，这也已经到了极限……之类的？”

“是那种感觉吗……”

我小声说着自己现在的心情，阳乃小姐托着腮叹了口气。

那时的她，罕见地带着某种忧伤的感觉。阳乃小姐面不改色地转向这边。

“啊~啊.....我可能有点嫉妒小雪乃。”

“.....是吗?”

“你看，怎么说呢.....好像不知不觉就被超越了。我也是几乎没有朋友的人。”

“你又在开玩笑。”

你说像这种现充化身的人没有朋友?

那是对我和雪之下的讽刺吗?

我一脸疑惑，反而朝着这边，她自嘲的目光倾泻而下。

“连真心话都不敢说的人，怎么可能交到朋友呢?”

“那.....你刚才说的内容也是骗人的吗?”

“咦?你竟然特意这么说.....难不成比企谷君想和我做朋友?”

“不、不.....这就有点.....”

“哎呀，太遗憾了。又被甩了吗?”

阳乃小姐说完，“啊~”地叹了口气，双手托腮。

之后，她没有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

阳乃小姐的一只手暂时从脸上移开，拿起杯子慢慢转动液面。

那样子看起来就像在品酒，再加上“又”这个词，我忍不住脱口而出。

“嗯，怎么说呢.....嗯.....嘛，也有像酿酒一样，需要时间成熟的人际关系。”

“这是什么?难道你是想安慰我?”

“不，与其说是在比喻.....说是我所遭遇的状况，或许更准确些。”

“啊，是吗?那.....小雪乃和比企谷君的红酒呢?已经可以了吗?”

那就去死吧。没被这么一说，我松了一口气。

但是，要回答刚才的问题，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必须提及必不可少的其他要素。

“这个……我也不知道。而且，这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我和由比滨的问题不解决的话，我和雪之下的事情在结构上也不会有结果。”

也许是对我的回答感到意外，阳乃小姐瞪大了眼睛反问道。

“欸？可是，已经和小比滨分手了…………。”

“……”

“嗯……是吗？不过…………嘛，可以吗？”

虽然不知道回答什么好，但阳乃小姐似乎觉得再问也没用了，便不再说话，喝起杯里剩下的咖啡。

我也跟着喝光了自己剩下的那份。

两个人的杯子都空了，时间就这样静静地流逝。

挂在柜台墙上的时钟指针“咔嗒”一声指向正午，她像是配合着时间一样，慢慢拿起账单站了起来。

“比企谷君好像有很多想法，今天就到这里吧。”

“‘今天就’…………还有见面的计划吗？”

“咦？我以前没说过吗？如果比企谷君成为小雪乃的男朋友，我们三个一起喝茶吧。我很期待哦。”

阳乃小姐说着笑着俯视着我。

因为讨厌那种视线，自己也拉了椅子离开了座位。

“不用那么期待……”

“这只是我自己的期待，有什么关系？背叛这一切也是你的自由，况且你根本就不在意我怎么看你。”

这句话与其说是在说她本人，不如说是在暗地里同时提到了另一个人的期待。

我无法揣测阳乃的真意，她继续说道。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不是比企谷君你在意的事。再说，如果本来就是辜负期待就会断的关系，你应该不会想要吧？”

“这个嘛……嗯……”

“那没问题了!今天是我突然找上门来,那我就请你吧。”

阳乃小姐拿着账单晃来晃去,在我开口之前就换了个方向,向收银台走去。

等、等一下!欠这个人的债可不成什么好事。就像雪之下雪乃那样。

我不由自主地伸手想要叫住她。

“不、不……不用了,我自己付。”

听到我这么说,阳乃小姐回过头来,用食指抵住下巴,似乎在思考什么。

“嗯~……那就这样吧。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比企谷君成为小雪乃的男朋友的话,我们三个人一起喝茶。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由你请客。”

“不、不……所以说……这种事暂时不可能发生。”

“哎呀,真意外,你没说绝对。”

“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害怕在你面前说“绝对”之类的话。”

听到这样的回答,阳乃小姐又捧腹大笑起来。……周围的视线会聚集过来,希望不要这样。

她笑了一会儿,似乎满足了,揉了揉一只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嗯,将来的事谁也不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你没有必要担心请客,‘那个时候’不来的话,也没有必要请客。”

“……真意外。刚才说得好像什么时候会来似的。”

“不,我倒是希望能来。不过,比企谷君和小雪乃在某种意义上都已经自立了……”

“我还是个学生,完全靠父母养活。”

“不是这个意思,是精神上的。也可以说是孤独。”

“孤独……”

不知为何,她的语气并没有给我留下消极的印象。

根据“孤独”这个词和刚才红酒的比喻,我想起了一段话,稍稍向下背了背。

“.....孤独地走吧。不作恶，所求甚少.....”

“.....就像林子里的大象一样。”

还没等我说完，阳乃小姐先把后面的话说了出来。

我抬起头，她脸上满是微笑。

“这是佛陀说的话吗？”

“啊.....确实.....好像是这样。”

我并没有从第一手资料中了解到当时的情况，所以声音里流露出了缺乏自信。

看到这样的样子，阳乃小姐浮现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虽然不知道比企谷是从哪里知道这句话的.....，但是你说出来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

“在刚才那句话之前，还有另一节.....知道吗？”

我摇了摇头，阳乃小姐走了过来，悄悄在我耳边说。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她说的话，让我感到浑身冒汗。

“嗯，就是这样.....如果比企谷君也有这样想的人，对吧？”

见我僵住了，阳乃拍了拍我的肩膀，改变了方向，又朝收银台走去。

果然还是无法实现啊，这个人。虽说这次是因为我的无知.....。

结果，我错过了付自己那份钱的时机，跟在她后面走出了咖啡馆。

“总觉得.....不好意思，连我的那份也.....”

“没事没事。下次再遇到这种时候，我请客。小雪乃的那份也是。”

“啊.....”

我含糊其词地回答，阳乃小姐用手托着下巴，向我投来确认的视线。

在被那样的目光看着感到不自在的时候，她又开口了。

“.....稍微好点了吧?”

“什么?”

“你说过很累，但好像也不是单纯的身体问题。”

难道说，你是担心我吗?刚才的台词。

这个人会做这种事?也许是我的表情说明了这一点，阳乃小姐回答道。

“比企谷君没精神的话，也会影响到小雪乃的。所以.....拜托你了，你这个扭曲君。”

说着绕到我身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背。

阳乃小姐的话让我的脑海里充满了惊讶和喜悦?混乱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勉强开口。

“不会被拜托，这种事我自己决定，自己做。当然，关于雪之下的事也一样。所以.....你随你的便吧。”

“是吗.....那就随便吧。比企谷君你也是.....对吧”

“嗯。”

互相说着随便的话之后，阳乃小姐扬起嘴角，露出坏心眼的笑容。

不知为何，现在连她的表情都让我感到安心。

她看着我，轻轻点了点头，在胸前挥手道别。

“那么，再见了，比企谷君。”

“再见.....阳乃小姐。”

我也抬手这么说，她回过头，转身朝检票口走去。

好了，接下来就是做原本决定好的事情了。今天确实有了一些明确的事情，但最终还是要坚持自己的自我。

不要再装出一副想通了的样子。

也不要中途放弃被理解。

在传达清楚之前.....继续说下去吧。

因为我已经决定相信了。

幸运的是，周日晚上没有像昨天那样做梦，周一早上照常醒来。

关于星期六以后的事情，小町看了我的样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并没有问我这个问题，今天早上我们真的只是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常规对话。

只是在出门的路上被告知：“等冷静下来，也告诉小町哦，我会等你的。”对妹妹的关怀表示感谢后，我和小町在阴沉沉的天空下各奔东西。

今天放学后之前，我不打算和任何人说话，所以决定穿着自己的迷彩服和不会说话的气场在学校里度过。不，应该说这更接近原本的日常生活。

今天错开了到达学校的时间，所以没有和由比滨相遇，早上的 HR 和休息时间也没有被户冢搭话。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上午的课结束了，进入午休时间。这种时候，我实在不敢在侍奉部的活动室吃午饭，于是决定向以前的老地方——停车场旁边的楼梯走去。看来由比滨先去了活动室，所以没能看到她的身影。嗯，这样对我来说也比较好。

自己也从教室里走了出来，正要走到走廊的时候，突然有人从后面喊了一声。

“比企尾，等一下。”

我马上就知道那声音的主人是谁，但这里没有比企尾这种人，我也不想被人认为自我意识过剩，所以只是停下了脚步。

但是，我看了看周围，发现周围并没有其他人，也不可能产生错觉，于是我不情不愿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慢慢转了过来。

回头的尽头叉着胳膊轻轻张开脚站着的是我们班的顶级种姓，又名狱炎女王——虽说如此，是随便这样称呼——三浦优美子。

她和我没有直接的交集，有交集的只有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她在这里找我有什么事，是显而易见的。

三浦用不像狱炎女王的冰冷目光瞪了我一眼，然后带着些许悲伤开口。

“你啊……对结衣做了什么?”

“什么?”

和昨天见面聊过的雪之下阳乃一样，三浦也不知道了解情况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也不能贸然回答，只能鹦鹉学舌。应该说语气太可怕了，只能这样说出口。

听到我毫无意义的回答，三浦讶异地看着我，继续说。

“昨天和我打电话的时候，她的样子就很奇怪……不过，不管我怎么问，结衣都没说什么。比企尾……你和结衣约会了吧?星期六。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些什么……”

……啊，原来如此。三浦知道我和由比滨约会的事，但是——星期六之前由比滨大概告诉过她——之后的事情就完全知道了。

考虑到三浦多管闲事的性格，现在的状态对她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吧。明明朋友的样子很奇怪，却什么都不跟她说。

所以，特意找我——不，因为是当事人就理所当然吗?

“由比滨的情况很奇怪，是……我的错。如果因为这件事让你感到很麻烦的话，我很抱歉。”

我低下头，只把焦点放在自己和三浦之间发生的事情上，然后道歉。

但我隐约知道，这并不是三浦所希望的。所以，对于她接下来说的话，我并不感到惊讶。

“我并不是希望你做那种事才说这种话的。我想问的是……结衣的……结衣和比企尾的事。你对结衣……是怎么想的?”

我没必要在这里说谎，也没觉得难为情，但也许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还没告诉三浦，我把视线稍稍从她身上移开，回答道。

“我喜欢由比滨结衣……我想。”

“既然如此!”

语气强硬起来，三浦皱着眉头瞪着我。然后，声音有些颤抖地继续说。

“既然如此……为什么……结衣……现在是那种状态?说实话，我对你不太了解，所以结衣会怎



么想比企尾，什么都没说……但是，事到如今也不能保持沉默。结衣……做了什么坏事吗?如果是那样的话……”

“不，由比滨没有任何错。如果有问题，那是我。”

三浦还没说完，我就打断了她。

但是，就算我这么说，她也不会平静下来。

“你的问题……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了。现在结衣也……被牵扯进来了。”

“是啊，这点……不否认……对不起。”

“要道歉的话，不是对我……”

不管我愿不愿意，我的问题已经把别人牵扯进去了。这是无法否定的。即使再怎么坚持那是本人的意思，也有限度。

我必须向那些人道歉。这一点我很清楚。

“当然，我也要向由比滨道歉，关于我自己的问题……”

“那么，就算结衣和你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结衣没问题吗?如果结衣就这样……”

“不，没有。现在的状态只是暂时的。说起来，连对结衣我都还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全部告诉她。所以今天……我打算和她谈谈这件事。”

我把事实和计划罗列出来，尽量消除三浦的不安。也许是有了这种感觉，她的表情看起来少了几分僵硬。

但是，在我的表情缓和下来之前，三浦又开始牵制我。

“话虽如此……。说到底，你……是打算……回应结衣的心情吗?还是没有?”

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就定了。即使这种回应方式无法满足由比滨结衣所希望的一切。

我收回移开的视线，直直地盯着三浦，吸了一口气，以便能清楚地听到。然后，

“我有……，我想回应由比滨的心意。”

“是吗?那就好。”

三浦稍稍提高了声调，似乎稍稍放下心来，她转过头，叹了口气。

听到她的反应，我的肩膀也稍稍垂了下来。

我很想让三浦赶紧回去，于是继续说服她。

“先到明天，不，今天晚上也可以……你能等一下吗？到时候由比滨应该会告诉你的。如果她本人不告诉你，到时候我会直接说。”

“真的？是那种马上就能解决的……能说的吗？”

三浦的反应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激动。反而退回到刚才惊讶的表情。

仔细想想，如果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也不会对由比滨做这种事，所以三浦有这种担心也并不奇怪。

但是，现在也不能直接跟她说那个问题。有没有什么简单易懂的表达方法呢？

“问题本身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我的问题……怎么说呢……应该说和海老名同学的问题差不多。

不过，和她的情况不同的是……我不会一开始就放弃，所以……”

“啊，好了，别再说了。虽然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了。”

还没等我说完，三浦就松开交叉的手臂，举起手，对着我做出制止的姿势。

她那简短又矛盾的句子让我讶异地看着她，三浦半信半疑地说。

“不管怎么说，你现在不打算再详细说了吧？算了，我放弃了。那就等到明天吧。”

“那、那就太好了……”

“没什么，我不是相信你。如果明天结衣也……”

“……我知道。”

说实话，三浦是否满意——也就是由比滨是否满意——我还没准备好答案，心里有些不安。

不，在那之前能不能听听答案呢……啊，不行不行。这是我自己种下的种子。只有我一个人想办法。

应该说，我给出的答案根本就不是答案。总的说来更接近方法论。所以，就算知道了答案，也很难说“好了好了”。

与其说结束了——。

“等一下。”

“……是的。”

正当我闷闷不乐的时候，三浦突然叫了我一声，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也许是觉得我的样子有些可疑，她的脸色有些阴沉。

“总觉得有点不安……。总之……结衣的事就拜托你了。”

“……是的。”

“结衣的问题，也是老娘的问题。明白了吗？”

“我刚才说由比滨没有任何问题……”

话刚说完，察觉到她的真意时已经晚了，她又瞪了我一眼。

“所以……这到底是老娘的问题，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是、是啊……”

看着三浦稍微有些焦躁的样子，我思考着能不能说点什么让她高兴的话。

但是，就结果而言，这无异于特意去踩地雷。

“由、由比滨……有个好朋友。”

“这一点，比企尾也一样。”

“什么？”

三浦意想不到的回答让我的声音反了过来。

三浦不可能了解我的交友关系，对自己来说，也不可能立刻想到那样的人。这样推测的话，应该是户冢或由比滨吧……？

但是，接下来从她口中说出的人都不是这两个人。

三浦用混杂着嫉妒和寂寥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隼人的事。隼人在修旅结束后向雪之下同学告白，是为了保护你吧？”

“你、你为什么会……”

冷汗从我的太阳穴流下来。

刚才她说的我的问题转来转去，现在变成了三浦的问题。

那个显而易懂的这里被公开了。正因为了解这些情况，才会对我进行如此深入的询问。

但结果，这一切都是自己制造的，我感到很抱歉。

而且从她的立场来看，叶山选择了我而不是三浦。对那样的我不可能有好感。这让我冷汗直流。

“对不起……说到底那也是……如果我不做那种事，叶山也……”

“那是隼人自己决定的，和比企尾没有关系。况且，一想到修旅的事，就像彼此彼此一样。”

“是、是吗……”

也许是觉得“彼此彼此”这句话勉强算是对自己行为的安慰，我头上奇怪的汗珠总算止住了。

听了我的敷衍，三浦继续说。她不再对我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语气变了，好像只是在说自己想说的话。

“嗯，我隐约注意到了。老娘讨厌雪之下同学也是有这个理由的。所以，我应该清楚地知道才对。”

“可是，因为那个，你现在和叶山……”

“现在确实有些奇怪。不过，老娘……相信再花点时间也能和隼人恢复原状，我并没有放弃隼人。”

啊，至少这两个人的关系可以恢复原状。

因为两个人的想法完全相同。就算恢复原状，不知道关系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进展，但从她毅然决然的表情中，可以感受到她想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完成这件事的强烈热情。

看着这样的三浦，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总觉得……好帅啊。直视着未来。”

“那你也快点想办法为了和结衣的未来做点什么吧。”

“嗯，你说得一点都没错……”

我的表情有些僵硬，三浦摊开双手，做出“哎呀呀”的手势，无奈地耸了耸肩。

大概是想说的话都说完了，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

但是，三浦可能还不习惯这种沉默，很快就打破了。

“那就这样，结衣的事……请多关照。”

“啊，是的……”

“如果明天结衣还是那样的话……”

三浦一瞬间露出了笑容，但这次却用威胁的眼神看着我。

在被人举起来似的压力下，我只能后退几步回答。

“大概……没问题的……”

我的回答总算让她满意了，三浦又恢复了原来的笑容。

有多大的落差，就有多大的恐惧。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使用了和雪之下阳乃相同的技巧。

我深深感到，之所以能君临顶级种姓，也是有其理由的。

我沉默不语，三浦不知何时回过头来，只说了句“再见”，就在我回答之前走了。

错过了打招呼的时机，我只能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小声说：“再见。”

回到独自一人的时候，从走廊向外一看，天色已不像早上那样阴沉沉的，开始有些淡淡的阳光出来。

## ⑫他和她能不能重新开始？

午休之后，和谁也没有说话时间就过去了，回家的 SHR 也结束了，社团活动开始的时间终于迫近了。

我回想起修学旅行后发生的事情。

虽然只过了一个月左右，但这期间好像发生了很多事。

脑海中浮现出对自己说过的话。

——即使小企故意惹人讨厌，我对小企的印象不会变的。

真是的……就算说了这样的话，也还是有人会怎么做的吧。

如果有，那也太愚蠢了。嘛，说的是我自己。

——还有呢……我觉得你应该做好被别人喜欢的准备。

总之，我已经做好了被喜欢的心理准备。然后就是做好继续喜欢自己的觉悟了。

——嗯……有时候说真话不是更好吗？为了你，为了你周围的人。

虽然花了一些时间，但总算可以说出真相了。即使这是对自己或者对方来说有点不方便的事。

——所以，你只要发挥你自己的正确就好了。我如果认为这是错误的，到时候我就骂你一顿。

姑且试着思考了一下自己的正确性……果然如此。

果然我还不太清楚这是否适合老师的眼镜。

——什么，也没必要太过严肃吧。也有关键时刻回到一个人的选择。

看来，已经没有那个选项了。或者，从头到尾，一个人就是一个人。

如果想要勉强自己，也不是做不到。

——太悠闲的话，由比滨同学，会被别人抢走的。

啊，我知道。所以，一直喜欢自己的话，无论做什么都喜欢自己，自恋的事，再也不要想了。

——对我来说，如果主不回到部里来，那就麻烦了。老实说，我一个人和那些人打交道负担太重了。

说实话，对我来说负担也很重。但是，不再背负是不允许的。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稍微减轻负担。

——如果可以和深思熟虑、聪明、认真生活的人作为伴侣一起走。那样的话，克服一切危险困难，心中的喜悦，放下念头，一起走下去的话，她可能会显得过着浅薄、愚昧、不认真的生活。

但是，你应该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吧？喂，阳乃小姐。

——那你也快点想办法为你和结衣的未来吧。

为了应付那个“未来”，我现在无法思考和谈论它。我唯一能想到的是让未来像现在一样积累的方法。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整理接下来要告诉她的事情，不知不觉间，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也该走了。我把行李从课桌重新放进书包，走出教室。

走在走廊上，穿过游廊向特别大楼走去。

从午休时遇见三浦的地方向窗外望去，天空已被粉色的晚霞笼罩，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天气虽说变好了，但并不是晴朗，天空的一半左右被深灰色的云覆盖。

但是，这突出了明暗的对比，成为有感情的景色。

不知是因为它的美丽，还是因为晚霞带给我的独特的寂寞，我不禁发出了叹息。

我停下脚步眺望天空，又朝侍奉部的活动室走去。

不一会儿就到了活动室前面，不知为何今天没有人的气息。里面的灯好像也没开。

试着敲了敲门，却没有任何反应。

没办法，我只好打开门走进活动室。

由比滨结衣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

我打开灯打了声招呼，低着头的她慢慢转动脖子，笑着看着我。

她的表情心痛得让人无法直视，不由得转过脸去。

她条件反射般地说了句“对不起”，但又勉强缩回去。

现在道歉的话，可能又会引起误会。即使道歉，也要先明确道歉的目的。

我走到桌旁，放下包。

两人之间陷入了沉默，但由比滨率先打断了沉默。

“那个.....今天.....小雪，好晚啊.....我平时都是第一个来的。”

“雪之下.....我让她在教室里等一会儿。我先跟她联系了，说想和由比滨两人单独谈谈。”

“啊?啊.....是这样啊.....”

也许是意外我知道雪之下的位置，由比滨露出有点吃惊的表情。她和我对视了一下，但很快就移开了。

就像刚才看到的深灰色云层覆盖的天空一样，空气沉重。

也许是我也害怕少有的沉默吧，没等多久就站着又开口了。

然后，向她低下头。

“由比滨，今天能来到这里……真的……谢谢你。对你真是感激不尽。”

“啊？啊……不……我觉得也没那么夸张……”

我抬起头，由比滨扭向一旁，用手指挠了挠太阳穴。

看到这一幕，我觉得空气稍微轻松了一些。

我走近她一步，继续说道。

“请由比滨也站一下，到……桌前来一下……可以吗？”

“嗯、嗯……”

我催促由比滨从座位上站起来，让她走到桌前。

于是，我和她就正面相对了。

由比滨的视线没有转向这边，眼神游移不定。

也许是为了抑制腿的颤抖，她将一只手放在大腿上。

现在只能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

我直视着由比滨的方向。

于是，她的身体和视线也都朝向我了。

我把手放在胸口，做了个深呼吸，调整呼吸。然后，

“我喜欢由比滨结衣。希望你再一次以恋人的身份和我交往。不过……一天而已。”

“诶？……怎么回事？”

听了我的告白，她的表情瞬间缓和下来，但马上就变成了困惑。

……那当然了。

“理由我现在就来说明。总之，请听我说完……可以吗？”



由比滨用我听不见的微弱声音“嗯”了一声，点了点头。

我一边感谢她的回答，一边继续说。

“星期六的时候，我对你说，我没有自信和你作为恋人好好相处，也说无法回应由比滨‘我们永远在一起吧’的心意。那是因为我对自己缺乏信任，不想对你说谎才说出这样的话，那么我反过来想，怎样做才能回应由比滨的心意呢？结果就是这个。我能说的只是‘现在’我喜欢由比滨结衣，‘现在’我想和你做恋人，仅此而已。但是，我不打算在今天就结束。”

一口气说到这里，我长舒了一口气。

由比滨似乎还没搞清楚状况，半张着嘴，一脸茫然地看着这边。

在她开口之前，我向她发誓。

“我.....喜欢你.....只要坚信两个人在一起会给彼此带来幸福，我就.....‘每天’向由比滨结衣告白，请求交往。”

“诶?.....嗯.....每天?诶?.....告白?.....诶?”

由比滨睁大了眼睛，盯着这边看了好几次“什么?”她喃喃道。

她一边这么说一边开始理解我说的话，脸渐渐被外面晚霞的颜色同化了。

脸色一变，由比滨的视线从这边移开。

由比滨稍稍侧过脸，看着地板，小声说。

“你、你刚才的.....是认真的吗?小企.....”

“.....开玩笑能说这种话吗?我是认真的，认真的。”

“小企真的是.....太，不好了.....”

我和由比滨的对话和周六时一样。

不过现在的她并不是哭泣的表情，而是苦笑和惊讶混合的表情。

看到她的表情，我稍稍放下心来，但还是决定把该说的话全部告诉她。

“由比滨说的‘想一直在一起’的想法.....我也想要做点什么来回应那个想法。但是，自己还只能说

‘现在’的事情。所以，我想只有用实际的态度来回应由比滨对我的感情，在你相信我之前，在我相信自己之前……我想每天都向你告白。啊，不……有点不对吧……”

“欸……?”

我说着说着，发现跟后面说的内容不连贯，就想纠正过来。

由比滨的脸色渐渐变得不安起来，我慌忙开口。

“啊……那个……我想说的是，我每天持续告白，并不是要让由比滨相信我。因为我觉得喜欢这种心情必须经常用语言表达出来。”

“是、是这样的……”

听了我的话，由比滨把手放在胸口，松了一口气。

自己也调整了一下呼吸，把自己对这个点子的想法说了出来。

“怎么说呢，我不想以不好的方式习惯，自己能和由比滨结衣在一起的事。第一次说什么的时候……第一次得到什么的时候……第一次出门的时候……第一次接吻的时候……这样的经验最初感受到的喜悦，或者说是内心的悸动……。为了今后也永远不忘记这种心情，我想。所以，自己总是想“最初”和“最后”。所以……考虑了以恋人的身份交往也要分一个时期，如果能这样保持最初的感情的话……恋人的关系也不能持续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好不容易把关于今后两人关系的提案讲完了，我松了一口气。

由比滨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个问题，但不出所料，这个问题又刺向了自己。

“……小企和我在一天之内成为恋人的话……嗯，我想大概明白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星期六的时候不告诉我呢?我到现在为止一直……很不安很不安……。小企果然还是想回到一个人的状态……其实他很喜欢小雪之类的……”

说着说着，她的声音开始颤抖，眼眶里积满了泪水。

看着她的样子，我有一种想要拥抱由比滨的冲动，但我告诉自己还有件事要告诉她，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再次向由比滨深深鞠了一躬。

“那真是太过分了……我怎么都觉得可笑，扭曲，悲观，不能相信别人和自己……因为害怕失去，所以不能只在表面上掩饰人际关系……。让由比滨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我鞠了一躬，想继续说下去，却被由比滨打断了。

“抬起头来？小企。好好看着这边……说话。”

“……知道了。”

我抬起头看向由比滨，又和她对视了一眼。

由比滨既不生气也不悲伤，从她的脸上看不出有什么情绪。

正因为她平时的表情和动作都很多变，所以我觉得她的样子很不协调。

唯一能感觉到的信号，就是“倾听”。

我也直视着由比滨的眼睛，又开口了。

“不管说什么，听起来都只是借口……嗯，实际上是这样的……。但是，我在和由比滨作为恋人交往之前……就已经想把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全部暴露出来了。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很好地与人相处……有好几次，即使自己觉得关系好了一些，结果还是让人失望地离开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哪一方不好，也有可能是双方性格不合。所以，不知从何时起，我不再期待和信任他人，也不再创造对自己来说无可替代的重要存在……我是这么打算的。”

一口气说到这里，由比滨松了一口气，朝我这边走了一步，伸出手握住我的一只手。

我歪着头，她露出微笑小声说。

“借口也好……但是，好好地……把一切都说出来。”

“……啊。”

我把视线从刚才被握住的手转回由比滨的视线，再次开口。

“但是，不知何时……对我来说，由比滨结衣变成了‘那样’的存在……我害怕距离被进一步拉近。也有这样的事……我在修学旅行的时候做了那样的事……结果伤害了由比滨。我，因为我……胆小才

伤害了你。所以，我不想再做这样的事了……我想好好地……面对自己的心情和由比滨的心情。所以……我向你告白了。但是，我在和由比滨作为恋人交往的过程中，心里有一种无法完全相信的心情，她会不会有一天也对我失望而去呢？先……”

“怎么、怎么可能！”

由比滨为了否定我的不安，加强语气向我靠近了一步。

我伸出自由的那只手伸到面前制止，然后就在这样的距离上说。

“我知道。我想先告诉你，问题出在我无法完全相信你的懦弱上。如果是普通人，应该很久以前就会相信由比滨。好了，我也想把这个坏习惯治好了，正因为如此，我不想做表面上掩饰或蒙混过关的事，我想在认真面对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再想办法。所以我故意表现出来，而且是用由比滨也能看到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害怕以后会失望的话，就先这么做吧。”

“所以……星期六……你说‘分手吧’……是吗？”

“是啊。这次我知道由比滨会很伤心，就算她真的失望而离开我也不奇怪。从别的意义上说，我也很害怕。那个时候，我已经无可奈何地喜欢上了由比滨。”

“唔……唔，嗯……”

听到“喜欢”这句话，由比滨的脸颊再度泛红，握着的手也放松了一些。

这次是我主动握住她的手，稍稍提高了声调继续说。

“但是，即便如此由比滨今天也来了……这里。站在你的立场上想想，不知道发生那种事之后会被说什么。换作是我，一定会害怕得不行吧。我故意让由比滨感到不安，真的很抱歉。而且……谢谢你。怎么说呢……由比滨有一种相信别人的坚强。能够相信这样的人，这是我无法模仿的优点，关于这点，我真的很尊敬由比滨。所以，虽然现在可能不能马上做到，但今后我也希望能稍微接近那里……是这样想的。这样一来，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相信你，不会再和你断绝关系了。总之，……星期六做那种事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说完想说的话，我稍稍低下头，松了口气。

抬起头看向由比滨的方向，发现她的眼睛有些湿润。

我还想跟她说话，她的手就松开了，转过身去。

由比滨背对着我，嘴里嘟囔着什么。

我听不清她在嘟囔什么。

“由……由比滨……那个……”

“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好可怕!”

她大喊着转过身，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伸出双手朝我扑过去，用力掐了我的脸颊。

“无论如何……这样……小企……”

我还没疼多久，由比滨就泪眼汪汪地抬眼看着我，然后突然松开手，把脸埋在我的胸前。

她的手放在我的背上，我的手也应和了。

头发的气味扑鼻而来，仿佛听到了心跳的声音，越来越让心脏敲响早钟。

在这种状态下，我什么都说不出来，由比滨却在我的胸前小声嘀咕。

“我……没什么……坚强……来这里的时候，也一直很不安……”

“对不起……”

“……”

持续了一段时间，除了两个人的心跳和呼吸之外，什么都听不到。过了一会儿，由比滨稍微平静下来，将双手从我身上松开，脸也离开我，恢复原来的距离。

面对面坐着的由比滨双手向后一转，带着带毒的笑容微微歪着头，看着我问道。

“那么，那个……再来一遍……最初小企的告白和请求……能请你说一下吗?为了确认。”

“啊?啊，啊……”

我无法从她的表情中看出她的意图，有些不安，但还是答应了由比滨。

“我再说一遍，我喜欢由比滨结衣，哪怕只有一天也好，希望你能和我……交往。”

我的告白一结束，由比滨不知为何转过身去。

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根本不可能知道她的表情，只能看到她背对着我的手轻轻抚摸着裙子的样子。

就在我想打招呼的时候，

“讨厌.....那种事。那种.....讨厌”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心理准备的答案，但一旦真的被说了，就会发现自己无法在瞬间做出反应。

我一边思考着该怎么回答，一边再次对着由比滨的背影喊。

“由比滨，我是.....”

“啊~!真是的.....真的.....真是的!”

她嘟囔着，又回过头来瞪着我。然后用双手挠了挠自己的头发。

“当然不喜欢啦!只有一天的恋人.....”

“这、这.....是啊.....”

因为刺痛的视线和歉疚，我稍稍移开了视线。于是，由比滨向这边逼近。

“真是的.....为什么能说‘每天都告白’，却不能说‘一直在一起吧’?!”

“对不起.....”

“而且小企.....也不太敢说我的事。”

“欸?”

突然听到她的话，不由得泄露出疑惑的声音。什么，好像在我和由比滨之间发生过像彼此一样的事情吗？作为人，就类型而言，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我的反应让她目睽睽地继续说。

“小企，星期六的时候你对我说过‘由比滨虽然很温柔，但是会让男人产生误会，所以是个坏孩子’。

但是，小企也相当厉害。扭曲不说真话，当我以为可以面对你了，结果被吓跑了，当我以为被捧起来了，结果把我摔下来了.....这样的话，我也会‘误会’的.....”

“对不起.....”

她的指责完全正确，我只能低头道歉。

“而且.....小企大概没有意识到.....我的心情.....对小企已经失恋四次了!”

“啊?四……”

面对由比滨的不断追问，我只能鹦鹉学舌。

“对，我生日之前的时候，修学旅行的时候，向小雪告白的时候，还有最近的星期六，一共四次。”

“对不起……”

第一次过生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由比滨搞错了，但实际上现在自己做了让人误会的那种事，所以我没有资格指责她，只能低头道歉。

由比滨似乎把想说的话都说完了，后退了一步，又回头看了看。

我努力咀嚼着她说的话，正琢磨着该怎么回答时，对方先小声嘀咕了一句。

“总之现在……就这样吧。”

“欸?”

由比滨转过身，只把脸扭向一边，用一只眼睛瞥了我一眼。

“刚才小企不是……说过吗?在成为恋人之前，要把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都展现出来。所以啊，我也……我，平时看别人脸色时候很多……但是越是关键的时候，就越是优先考虑自己的感情……因为会说出来……。那是因为……我觉得是我不好的地方……我想让你看看比较好……”

“所以……刚才说了那种话?”

“嗯、嗯……”

“不、不……不过，刚才那件事……说出来也是理所当然的，错的是我……”

“嗯，所以啊……我并不是想让小企道歉，只是我想这么说而已。”

“是、是吗……”

这种心情是怎么回事……。刚才我应该被由比滨发泄了愤怒，但不知为何，我却一点都不觉得难过。

不，确实是我不好……。能把当时的真实感情发泄出来吗……。总觉得……。我很高兴。

也许是因为我讨厌充满谎言和欺骗的人际关系，所以才会这么想吧。

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的体温上升了，忍不住用手指挠了挠额头，决定把想到的事情都说出来。

“不，怎么说呢.....我也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其实什么感情都无所谓，只要坦率地把它发泄出来就可以了。事到如今，不管由比滨对我说什么，我都不会讨厌你了，况且，谁都会在情绪激动时脱口而出。”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已经.....我觉得这次的事没办法。因为这是小企想说的话必须要做的事。”

“对不起.....”

“好啊，不用再道歉了。虽然话题有点偏离，.....刚才的回复，我再回答一次。”

由比滨转过身，用清澈的眼睛直视着我。自己也用视线回应。

“而且，这本来应该是我先说的.....，所以请允许我说。”

她把手放在胸口，闭上眼睛，做了个深呼吸，然后瞪大眼睛对我说。

“我.....喜欢小企。请和我.....作为恋人交往吧。”

“一天的话.....”

“真是的.....”

听了我一如既往的回答，由比滨吃惊地笑了。

总之，从她的表情来看，我似乎已经得到了谅解，不禁松了口气。

过了一会儿，由比滨又向我伸出手，拉起我的手。

“我还有很多话想对小企说，.....我能坐一下吗?”

“啊，嗯.....嗯.....”

她拉着我的手，绕到桌子后面，在平常的位置坐下。

两人都坐在椅子上，由比滨把椅子靠过来，两人的肩膀几乎碰到一起。

然后，她再次握住了我的左手。

为了缓解手汗的困扰，我主动跟她搭话。



“对、对了……由比滨……那件事……”

“啊……对了!”

“什、什么?”

“总之……现在已经……恢复恋人关系了吧?那就……再用那个名字……”

随着声音变小，她的脸颊泛起了红晕。我看她的表情看得入迷，她把脸转向我，抬眼看我。

为了回应她的请求，自己也凑近她的脸小声地说。

“我知道了，结衣。”

结衣不好意思地笑着，用左手摸了摸脸颊。

星期六的时候明明已经叫过她好几次名字了，但她的反应却让我害羞地转过脸去。

但是，这种甜蜜的气氛很快就被切断了。

“小企，往这边看。”

“是、是的。”

回头一看，结衣扬起嘴角看着我。但是，她的眼睛里没有笑。

“我想小企你应该也知道……不过，我并没有原谅星期六的事。”

“你、你怎么能这么快就原谅我?”

“所以，作为交换……”

结衣说着，把脸凑向我这边。

就在鼻子和鼻子快要碰到的时候，我稍稍侧过脸去，她一边吐着气一边在我耳边说。

“要好好遵守‘说喜欢你’的约定……哦。”

“当然……”

脸上和手上都出了奇怪的汗，我畏畏缩缩地这样回答，结衣似乎很满足，挪回原位后，微笑着对我露出一一种奇怪的可怕的笑容。

我实在担心自己的手出了汗，想要放开她的手，却反而加强了她的握我的力度。我忍不住对结衣搭话。

“行、行吗?我应该很黏人.....”

“可以啊，我.....我想和小企再黏一黏。”

“是、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听到她说的“黏一黏”的声音，我和结衣握着手，感觉有些奇怪。

两人都默默地让时钟的指针前进，过了一会儿，结衣再次开口。

“对了，我刚才说过.....”

“哦、哦.....”

“其实.....我也想过和小企一样的事情。”

“啊?”

结衣唐突的告白，让我困惑地歪着头。

“相同的事情”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刚想开口询问，结衣就先说了下去。

“那个.....我啊，星期六约会的时候那个.....我觉得我很兴奋，没怎么注意到小企的事。所以，当说要分手的时候，说实话很受打击，但后来又觉得小企是个爱操心的人，想得太天真了。如果今天他不答应再和我交往的话.....我打算再一次向小企告白。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明天还会.....，就是这样，直到小企能够真正安心为止。”

自己竟然让结衣如此费心，不禁又低下了头。

“让人安心.....这句话本来应该是男人说的.....”

“话虽如此，但小企不是说过吗，想和我保持平等的关系。如果小企为了让我安心而努力的话，我也会努力的。所以小企不会单方面向我坦白。”

“由比滨.....”

我不禁眼眶发热，对她的关怀低语道。由比滨不知为何摇了摇头。

“结、衣。”

“啊.....不好意思.....结衣。”

我改口说了名字，结衣呵呵一笑。她的笑容也吸引了我，让我的脸颊放松下来。

但我的紧张之弦还没断。结衣眯起眼睛继续说。

“我……星期六约会的时候……我想能看到很多和平时不一样的小企。那样……我很高兴，很开心。嗯，因为发生了那样的事，所以勉强了，也可以这么说……。所以，虽然不喜欢被说分手……，但比起因此讨厌小企……我更想知道小企的想法。在说喜欢不喜欢之前，小企的想法有点不寻常，很奇怪……很有趣。所以，那个……今天……啊，就算不说一直，小企说今后也想和我在一起……太好了。因为，如果没有在一起，连知道都不可能吧?”

“结衣……”

既不是同情，也不是怜悯，更不是安慰……她只是单纯地对自己的存在表现出兴趣，我不得不发出感叹。

结衣不是出于顾虑，而是这么说，我的感情更加动摇了。

为了保持自己的平静，我说出了这样的话。

“但是……那个，怎么说呢……，已经很好了……彼此的了解，不是已经做到了吗?”

“关于‘现在’的我和小企，也许是吧。但是，今后我们的事情还不知道吧?”

“是、是啊……”

至今为止自己一直在心里想，又经常说的“未来的事情谁也不知道”这句台词竟然被这样用……。

“我很期待，希望我们成为恋人后，小企能更了解我，我也能更了解小企……。”

“……”

我不想再被情绪的波动吞没，只能沉默不语。

结衣说的也不是错的。

我和结衣变成恋人关系……也许，在这个过程中，由比滨结衣和比企谷八幡都在一点点改变。

但是，是什么呢……自己已经不再对这种“变化”感到厌恶了。

大概是——。

“小企?”

过了一会儿，结衣看了看我的脸。啊，现在不要太靠近啊……因为会被发现眼睛湿润。

“啊，不好意思……我也……很期待呢。关于自己和结衣的未来，我也觉得有点可怕。”

“是、是吗……不过，没关系的。”

“……你为什么能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没问题。”

“……是吗?那就……没问题吧。”

“……嗯。”

我和结衣的对话有些暧昧、轻飘飘的，但不知为何，我觉得这是现阶段最真切的话语。

没有任何掺杂的清澈、纯粹的感情交流。

我的心一阵发颤，感觉自己体内浑浊的东西都被净化了。

但是，结衣想说的还没有到此为止。

“呐，小企?”

“嗯?”

“星期六临别时……对我说的话，还记得吗?”

“欸?”

那时候也说了很多话，能想到的段落太多，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

结衣看到我的反应，微微皱起眉头。

“小企不是说过吗?现在的幸福握在自己手里太过分了。所以，我不想让它溜走。但是，无论如何，它还是会从我的手里流出来。所以，我想了想，小企说的话……”

“啊，嗯……”

确实说过那样的话，但并没有考虑过该怎么办，所以现在结衣说出这句话，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总之，我觉得自己只是因为胆小才这么说的。

但是，面带微笑的结衣接下来告诉我的却是意料之外的内容。

“然后呢……为什么会从小企的手里掉出来呢……那是因为小企的手破破烂烂的。”

“！”

“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大概是因为在与她交往的过程中受到了伤害……无视自己的手，向有困难的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由、由比滨……再往下，……。”

我下意识地猜到她接下来会说什么，条件反射地叫她“由比滨”。

但是，她无视我的制止，继续说道。

“但是，我喜欢上了……‘那种’手的小企。”

说着，结衣松开握着的手，催促着向前伸出双手。

我回应了，她把我的双手交叉起来。

然后，结衣像抚摸一样包裹着我的手。

“所以啊……要这样做，直到幸福不再从小企手中滚落。”

“你、你说要这样做……”

“我会把小企……‘治疗’的。”

“！！！”

——啊，不行。已经……不行。这种情绪无法抑制。

这么说，不就等于承认了“现在”我的存在本身吗？

而且，“现在”的自己是由“过去”的事情积累而成的。

因为人际关系不好而孤零零的自己。

自己的立场变得扭曲，对事物的看法变得扭曲。

但是，自己总是在某个地方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却无视自己的存在而伸出援手。

结衣没有否定这些过去的积累，就那样接受了。

因为“现在”的我，给结衣带来了麻烦，也伤害了她。

尽管如此，你却要丢下这样的自己去“治疗”我？

结衣好像把和我在一起会发生的所有不好的事、不方便的事都吞了进去。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的存在只要自己被认可就够了。

但是，现在不同了。

我最喜欢的人，我的存在本身——。

一直积压在自己心中的心情，像奔流般袭来。

我内心的“抽屉”被打开了。

感情的紧张之弦会全部断裂。

我忍不住甩开她的手，从椅子上站起来，背对着结衣。

“小……小企？”

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安，我无视她，抬头望向虚空。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泪水如决堤般从我的眼中夺眶而出。

我想赶紧用制服的袖子把它擦干，但不管怎么做，眼泪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流了出来。

呜咽声传来，咔嚓一声，结衣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你……你在哭吗？小企……”

“我、我……哭……好像……”

我说着这种暴露了我的谎言，结衣在我身后温柔地轻声说道。

“呐……往这边……看？”

“哎呀，就是……这样……不帅的地方……让喜欢的人……看……”

我拼命抵抗，但她接下来的话让我意识到这是徒劳的。

“小企明明看到了我哭泣的样子?这不是很狡猾吗?”

结衣说的话我无法反驳，只好不情不愿地回头看着她。

结衣带着困惑又松了一口气的表情看着我。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伸手抚摸我流着眼泪的脸颊。

“结.....结衣.....我.....有自己的.....”

“这手帕是小企的。”

“欸?”

“星期六的时候交给我的，不是就这样吗?所以.....”

“啊.....是、是吗.....”

我从结衣手里接入手帕，擦干眼泪。

在我这么做的时候，她已经把距离拉得更近了，就这样双手被绕在了背后。

这种行为让我的眼泪更多了。

我哭了好一会儿，只能对结衣说“对不起”和“谢谢”。这段时间，结衣不停地摸我的头，还哄我说：“没事的。”

好不容易止住了眼泪，我想暂时离开她。

结衣似乎也明白了状况，把手收回来，两人再次站在一起，正面对峙。

“.....稍微平静些了吗?”

“嗯，是啊.....”

我这么回答后，结衣微笑着微微歪着头，用手指温柔地抚摸着我还留着泪痕的脸颊。

我觉得有话要对她说，想说出口，可能是因为哭过的缘故，怎么也说不出口来。

先开口的是结衣。

“小企也一直很痛苦啊。虽然一直没给我看.....”

“住手，不要现在说这种话，又想哭了。”

“哭出来不就行了吗?你不是想把好的坏的都给我看吗?”

“你啊……”

我苦笑着回应她那有点恶意的顾虑。

结衣依旧微笑着。

我看着她的样子，为了说出自己该说的话，收起手帕，把手放在结衣的肩膀上。

她显出有点吃惊的样子。

“小、小企?”

我主动走过去，用手抱住结衣。

一只手放在脑后，抚摸她的头发。

紧贴着她的身体，感受着她柔软的触感。

我用鼻子稍微吸了口气，嗅了嗅她的气味。

我用尽全身体会由比滨结衣这个存在本身。

已经到了交年贡的时候了———。

现在的我为了这个孩子什么都可以做，我这么想。

吃什么都行。

做什么都可以。

牺牲什么都可以。

把自己无聊的政策扔掉也没关系。

我告诉她，我想和她保持平等的关系。

那个她，虽然我没有直接说出口，但是却做了我内心深处最希望的事。

既然如此，我也应该做她现在最希望的事。

现在，现在不说她最希望的话———什么时候说呢?

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深吸一口气，对由比滨结衣说。

“从今以后，我们永远在一起吧……结衣。”

“小、小企……”

结衣用颤抖的声音这样叫着我，之后她再也说不出像样的话，开始呜咽起来。

我拉开抱在怀里的身体，看到流着眼泪的结衣，想从口袋里拿出手帕。

于是，她又回了一句自己刚才说过的话。

“我有自己的……所以……”

“是、是吗……”

结衣说着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手帕贴在脸颊上。

我手忙脚乱，正想得焦头烂脑的时候，她先开口了。

“可以拥抱吗……?”

“……知道了。”

应结衣的要求，我再次抱住她。

这样一来，呜咽声听起来更剧烈了。

和刚才不同，我一直没能和结衣搭话。

过了一段时间，总算能说出一句话了。

“已经……没事了，所以……”

“啊，谢谢……那个……小企呢?”

“欸?”

面对她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不禁发出困惑的声音。对于我的反应，结衣哭着笑着这样回答。

“等等……刚才说的话……我觉得你是不是太勉强了……”

“连这种时候都在担心我吗……啊，说实话……有点勉强，或者说……可能是逞强了。”

“这样啊……”

“但是，那也是互相的……对吧？结衣在这个时候哭了，……你不也逞强了吗？本来是想先让自己安心的，却让你为我担心……不好意思。”

“没关系……那是我自作主张的……”

“所以，我也是自己决定说出来的，结衣你没必要在意。”

听到这样的对话，我和她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彼此都为对方着想，把自己的事情搁在一边，有些逞强。

于是，又互相担心。

这种事情，其实不会持续太久，所以并不好，不过……。

不知为何，现在这种状态让我感到非常舒服。

在这种状态下待了一会儿，结衣的呜咽也平息了。

她把搂在我背后的手缩了回来，我也相应地离开了抱着她的结衣。

正面对她后，她又跟我说话了。

“小企也……不要太勉强。刚才我也说了……没什么，我……”

“不，……我只要说过一次，就会认真地承担这个责任。”

“小企在……奇怪的地方很认真呢。”

“‘奇怪’是多余的……”

也许是彼此都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沉默地对视着。

结衣的表情又恢复到刚才的笑容，我的脸颊也松弛下来。

我很想就这样一直这样下去，但我想起有话要对她说。

“啊，那个嘛……总之，我想说的大体都说出来了……你呢？”

“啊，我也说了……”

“是吗……那我去叫雪之下。让她等了这么久，还早……”

“啊，我去!”

结衣一瞬间吃了一惊，但马上明白了我说的话，猛地举手大叫。

她的反应如此之好，让我不禁叹了口气。

“那……拜托了。”

“嗯!”

结衣精神饱满地回答着，迈开步子，打开门走到外面，回头看了看这边，在胸前挥了挥手。

我也挥手回应，她微微一笑，然后啪嗒啪嗒地走出活动室。

可能是一下子发生了太多事情，自己的大脑来不及处理吧，我瘫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叹了口气。

就这样……应该很好吧。

和自己预定的有点不一样了……。

总之，我和由比滨结衣的事总算有了答案。

剩下的是……只有关于雪之下雪乃的事，应该给出答案的。

我想起上周期末考试结束那天，两个人在雪之下的家里单独交谈的事——

### ⑬要注意的是雪之下雪乃注视着的前方的东西。

“我……喜欢你。”

虽然已经基本明白了，但是一旦被本人直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话，果然那个冲击力还是有差异的。

我设法接受她的这句话的分量,正要回答。

“雪之下。对不起……”

但是，在我还没说完之前，雪之下带着忧郁的笑容再次开口。

“但是,我不能直接接受现在的你。所以,请放弃成为我的恋人吧。”

“不不不,你刚刚向我告白了。为什么像是我被甩了一样?”

“啊啦,先告白的是你吧?我对那只说‘对不起’。还是什么?你以为像你这样的人有权利对我下手吗?”

“你……”

啊……………这就是“平常的”，也是“我所期望的”雪之下雪乃的形象。

她知道,现在故意表现出扮演了这样的。

还有，对于那个行为感到很舒服的自己。

那件事，简明扼要地表明我和她不能就这样作为恋人交往。她以她自己的方式，现在把事情说清楚了。不用听我的回答。

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我保持沉默的好理由。我有件事要好好用语言告诉她。当然，雪之下也理解那个。所以她转过脸来问我。

“比企谷君……………喜欢我吗?”

听着她恳求的声音，我感到胸中波涛汹涌。

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确定了。

对着雪之下的侧脸,我这样说。

“我喜欢雪之下。但是，那不是……………想成为恋人的……………喜欢。”

“是……………是吗。我知道了……”

雪之下用平静的声音说完这句话后，突然喘了口气，伸手去拿杯子。在稍微低着头的状态下，把杯子拉到脸部附近，动作停止下来。

刹那间，杯子的液面涟漪蔓延开来。

“雪之下……”

“对不起，现在……不要跟我说话。请不要看这边……………”

“啊，好……”

雪之下颤抖着声音说着，把杯子放回桌子上。液体面波涛汹涌，红茶都快溢出来了。

沙发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雪之下站了起来。

“比企谷君。虽然是我把你叫来，我觉得很抱歉……………。能不能在这里等一会儿……十分钟，

不.....十五分钟?我一定会.....的.....”

中途开始呜咽，声音断断续续，好不容易说完这句话，雪之下不等我回答就从客厅跑出去了。

在她的话中断之前，伸出手想挽留的冲动直到听到“一定”这个词才打消。

脚步声停了下来，只听到“砰”的一声关上房门的声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什么都听不见了。

连时钟的秒针铮铮移动的声音都没有了。

有几次，我本来想去房间看看情况，但想起刚才和她的对话，把那种心情记在心里。我只能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等待时间的流逝。

过了一会儿，传来几次开门声和脚步声，但她并没有直接回到客厅。

我为了确认时间而拿出手机，后面传来声音。

“.....久等了吧”

“.....没.....已经可以了?那边”

“可以了.....”

我回头一看，雪之下雪乃正面带微笑站在那里。

今天我来到这里,看到她的样子时,回到了同一状态一样。

雪之下走近这边，又重新坐在了我的旁边。

刚开始想着该说什么，忽然喘了口气，她先开口了。声音不再颤抖了。

“多亏了比企谷君不温柔，是个垃圾，真是帮了大忙了。如果来房间看看情况会怎么样呢？”

“还是那种对反应感到困扰的说法啊.....总之，那个.....没事吧?”

“可以装作没事的程度就是了.....大概是这样吧。”

雪之下这么一回答，脸上带着点毒的笑容看着我。那双眼睛仿佛在说“没事是因为你”，我不知所措，她暂时把目光从这边移开。

“没关系。多亏了你刚才的放任不管。这样我就不用再对你有好感了，也不会再失去自我了。还有，恐怕你的.....那个.....今后要做的选择，也不会变迟钝.....”

雪之下的声音渐渐变小，不知所措。既然她肯定了我刚才的行动，就不能说些安慰的话或看似温柔的行为，我只是等着雪之下继续说话。

“谢谢……比企谷君。刚才你说你喜欢我。即使那并不意味着……想成为恋人。我……即便如此还是很高兴”

说到这里，雪之下看着我笑了。

有着无法掩饰的阴影的笑容，刺痛了我的心，但是对于她那不说谎的话，自己也有要回应的话，我也把目光投向雪之下的眼睛。

“我也……很高兴哦，雪之下说喜欢我。不管那是什么意思，但是……”

“……你现在还有其他想做恋人的人。”

“啊”

“而且即使现在的我和你成为恋人……也不会顺利……”

“……啊,是啊”

我第二次肯定的回答，声音有点低沉。

虽然不是说谎，但认为不能顺利并不是因为对方是雪之下。总的说来是我有问题。

所以不管是谁，都不得不给出类似的回答吧。甚至是对本周末要见面的人也是如此。

考虑这件事,移开视线向前看的雪之下又开始说话了。

“我……真心希望你无论如何都能得到幸福。所以不希望你重蹈我的覆辙。”

“重蹈覆辙……？”

“是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想法,这么说也有点奇怪，不过……嗯,没办法啊。我的班级的人发来奇怪的邮件那天，比企谷君向我告白……”

“那是……真的……我做错了。我是……”

她的说话结束前,我反射性这样回答,雪之下转过身，瞪了我一眼。

“比企谷君。等我说完，好吗?”

“是、是……”

“行。实际的情况,存在的问题的人几乎都是我。那时自觉到较小的借口也可以……不过,我自己的心情无法诚实地回答。在意周围的眼光……变得胆小……扔掉奇怪的自尊心,在那里妥协的事也有可能。”

虽然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我和雪之下还是继续谈论着过去的可能性。

嘛,没办法。因为“现在”是由“过去”积累而成的。

为了“未来”,为了前进,人被迫放弃或接受严峻考验也不稀奇。为此,这种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我认为不习惯“放弃”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不……被妥协的话,这次我会更为难的,大概。”

“嗯,这我知道。所以说以自己为中心的想法。连由比滨同学的心情也无视。我想说的是,即使妥协,只有那一瞬间很好,也大概不会长久……不,只是这样还好……比现在更坏的状态的可能性很高啊。”

“那是,那个……嗯,是的……什么呢”

从我的立场来看,一开始只假设被拒绝,雪之下说的 if 到底有多正确,也有不太明白的一面。但是,很明显她现在说这个是为了“放弃希望”,所以我连反驳的心情都没有。

言语中断,沉默片刻后,雪之下突然提出问题。

“比企谷君,这个……我想问一下,仅供参考……你……那个……喜欢我……哪里……。”

“欸?”

我不由自主地看向她,她微微低着头,脸颊微微泛红。

不,那样子很可爱。但是为什么突然这样的话题……?即使转换话题,也好像不像雪之下。

……我打算尽量不要有这种想法。

果然在哪里我忍不住对她抱有幻想的吧。

现在必须要回答的是雪之下问题。

并不是说从现在开始我和她的关系马上就会发生变化，但是说这种话有点害羞，我不由自主地用手指挠脸颊。

“我喜欢的是……那个……坚强的、想要成为什么的地方。这样说可以吗？”

“……是吗？”

听了我的回答，雪之下嘴角微微上扬，只是这么说。

那个表情,看到此景,我说的这句话好像已经融入了她的期待中。

过了一会儿，雪之下转过身来又问了一个问题。

“你那边……那个……不问也可以吗？”

“诶？”

对于催促的她，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疑惑的声音。哦，你一开始就想说那个，所以才先问我的。

为了不再让她心情不好，我一边注意着说话，一边开口了。

“嗯……请告诉我雪之下小姐喜欢上我的哪里了……”

对于我再次提出的问题，她低着头微微动了动嘴唇，这样喃喃自语。

“……软弱的地方。”

“这个回答，真不知道该不该坦率地表示高兴……”

“当然，怎么会高兴呢？但是，我知道你不坦率，所以不高兴是意料之中的。”

“为什么别人说我喜欢的地方，我的心像被挖开了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正常驾驶的雪之下，会因为安心和惊愕而发出奇怪的叹息。看到我这样的样子，她突然笑了起来，继续追问。

“比企谷君清楚地承认了自己的弱点，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你是一个能承认别人弱点的人。在这方面，我也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是……是吗……”

“嗯,是啊”



因为把我摔下又突然被抬起来，我感到疑惑的同时，身体被热起来的感觉袭击。

但是，随着她所说的话的理解不断加深，我的心里又出现了阴影。

果然，微笑着的雪之下的表情变得阴沉，变成了一张略带悲伤的脸。

“但是……说实话，你最近的行为让我很失望。”

雪之下的“失望”这个词沉重地压在我肩上，我自然而然地低下了头。

但是，下一瞬间，她转向我，把脸凑近我这边，低下了头。

从这边只能看到她的头发，看不出她的表情。

“……对不起。我也在反省。文化祭之后，我对你抱有过度的期待，结果把你逼到了绝境。”

“不，就算你这么说……我也有这样的地方，期待也好失望也罢，随你的便不就好了吗？”

我不由得脱口而出。明明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对的。

听了我的话，雪之下抬起头，皱起眉头。

“是啊，是啊，你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明明你根本就没那么想。”

“……”

“比企谷君……当你收到那封邮件，向我说谎告白时，你真的是为了帮助我才那样做的吗？”

“这是……”

被她这么一问，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确实，这是表面上为了把雪之下从流言蜚语中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法。

也没有什么紧急性，完全可以让它自然消失。

我无法很好地解释自己的行动，只能沉默。

雪之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混浊的眼睛，仿佛要看穿什么。

然后，她用仿佛抚摸我心灵的声音小声说道。

“真正需要帮助的不是……你自己吗？”

“！”

我条件反射般地把头转向雪之下，她似乎已经预料到了我的反应，一脸平静地眯起了眼睛。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特意做出那种行为。我也不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修学旅行之后，如果我把自己的心情好好地传达给你的话……”

“不、不……那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我脑子转不过来，想敷衍几句，可她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还没等我说完，她就接着说自己的话。

“你……害怕我和由比滨同学失望而离开你，对不对？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所以她才故意做让我们失望的事……不对吗？”

她的话就像润滑剂一样，流入我脑子里的齿轮之间。

修学旅行结束后，我还在思考如何处理和她们的关系。

和刚才不同，开始流利地说出话来。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我当时很害怕和雪之下由比滨之间的距离被进一步拉近。因为越是亲近，那种分离带来的伤害就越大。所以，为了和你们保持距离，我才采取了那种方法……虽然实际上并不顺利。或许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希望雪之下和由比滨看到我是这样的自己，看到我懦弱胆小的样子。但是，怎么说呢……我有点撒娇了。”

雪之下看着突然变得话多起来的我，睁大了眼睛，但那也只是一瞬间的事。

我觉得很难为情，转过脸去，但雪之下什么也没提，温柔地对我说。

“没关系的，撒娇。只是希望你再想点办法……”

“那倒是……说得对。”

“我已经不打算怎么说懦弱胆小了。我也……不太会说别人的事。”

“是……是这样吗？”

我愣住了，反问道，雪之下一脸不高兴。

“我以为你听人说话的能力和别人一样好呢，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和你一样。我也怕失望……暑假刚过，就没提事故的事……”

“.....啊，原来是这样。”

“所以说，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就因为这样就故意做出让人失望的事情.....而且自己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只是.....逞强而已。比企谷君的强项是暴露自己的弱点，所以也要好好展现自己的弱点。”

“是、是啊.....”

就像自己的内心世界一个接一个被别人挖掘出来似的，总觉得痒痒的，但心情并没有那么糟糕。

雪之下用她特有的语言对我说。她曾经说过“改变人，还不如改变这个世界”，这句话很有她的风格。

“倒不如说.....我认为还是承认自己害怕被感到失望比较好。在此基础上，如果能改变这样的薄弱部分，那还是改变比较好.....”

“.....雪之下，还是雪之下啊。”

我从惊讶和安心中呼出一口气，雪之下微微一笑，回答道。

“哎呀，这也是.....我只是满足你的期待而已。”

“是吗.....”

“呐，比企谷君。”

“.....什么事?”

“从今以后，你能不能再找什么理由远离我们了?也许我也不太会说别人的事，但今后我要好好面对真实的你，即使这会打破我心中的幻想。”

“.....知道了。”

也许我和雪之下现在还能站在同一个地方吧。

所以，距离本身并不遥远。

但是，恐怕还不能直接看到彼此的身影。

背靠背看着的，是自己面前那面名为幻想的镜子。

两人都回过头来直接面对，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能确认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

我也还在幻想着自己心中的雪之下雪乃。

听了她的话，我想起自己也有话要说。

“那大概是我们彼此吧。我向你说谎告白的时候，期待的也是‘平常的’雪之下雪乃。唉，说到底，那也不过是幻想罢了。”

“……是啊。”

故事告一段落，安静的时间又开始流逝。

我把杯子里剩下的红茶一饮而尽。雪之下看了之后说要重新泡，我就婉言谢绝了，但她说还有很多话想说，最后我还是乖乖听话了。

过了一会儿，桌子上又摆了两个盛着热红茶的杯子。

我和雪之下刚喝了一口，她又开始说话了。

“比企谷君，你想和……由比滨同学交往吧？”

“嗯、嗯……话是这么说……”

虽然已经说过一次了，但面对直球，自己还是很难有自信回击。啊，真没出息。

但是，雪之下似乎已经看穿了我畏缩的反应，叹了口气问道。

“但是，现在的你在犹豫。如果你对我有顾虑，我可以先断言你没有这个必要。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现在的我和你交往，恐怕对彼此都没有好处。”

“是、是……是啊。”

“而且，我也知道你现在害怕和由比滨同学进一步拉近距离。关于这点，嗯……只能让你鼓起勇气了……”

“……”

“如果没有这两个障碍，就没有什么能让你在和她交往的时候踌躇不前了吧？”

“……不，那不是……吧。”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只是不愿意主动说出来。

但是，她却毫不犹豫地说中了。

“这难道是……你……帮助别人的方法吗？”

“……啊，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必然会把你和由比滨卷进来。只是……”

“你说自己只能做那个？”

我发不出声音，只能点了点头。

这时，雪之下朝这边探出身子。

她的手靠近，摸到了我的小指指尖。

感觉自己的手的脉搏跳动得更厉害了，她盯着我，语气强硬地说。

“那是不对的。我承认不顾自己去帮助别人是你的优点，我自己也被这一点吸引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但这不是可以滥用的方法。因为你已经不是你一个人了。”

“你不是你一个人”，吗……。

没想到雪之下会对我说这样的话。

到目前为止，彼此之间还应该有一种孤独的轻松，但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

而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用了只有“孤独”才有的方法去帮助别人，所以也只能一笑而过了。

我突然发出了既不是叹息也不是失笑的奇怪声音。看到自己的反应，不知为何，她的表情缓和了下来。

“而且，把这种方法强加给你一个人，显然是不对的。算了，我和叶山君都太依赖你的自我牺牲了，所以他才会做出那种事，不是吗？”

“是……是啊。”

她说的是叶山向雪之下告白，消除了关于我的流言。

毫不夸张地说，叶山集团就是因为自己的行动而垮台的。

到了这种地步，我的做法也只能说是本末倒置了。

不过，话虽如此，我还是犹豫着要不要马上答应封掉最后的王牌。

“嗯，让你马上改变对你来说太残酷了，现在我只希望你不要乱用。而且，我刚才说的的确是你的有力武器，但这并不是你唯一的优点，我觉得你还有很多优点。”

“哦，没想到你会谈论我的优点。顺便说一下，那是什么呢？”

为了掩饰自己的害羞，我问雪之下这个问题。被这么一问，她用手指抵住下巴，做出沉思的动作。

但是，表现出自己期待的样子似乎是失败的。

“发生什么事了吗？”

“喂！刚才你说有，我就问了一下………不用了，没什么……没有的话就算了。”

我吐槽着，稍微闹别扭了一下，雪之下看着我呵呵地笑了。有什么好笑的……。

“比如说，我很喜欢和你这样的对话。另外，………嘛，虽然不是什么正经的人，但也有自己的正确性，比那些只是随波逐流的人强多了。”

“又来了，这种让我不知如何反应的，不知是褒是贬的微妙措辞……而且，我觉得最近不能说我不随大流了。”

“那倒也是。不过，我确实也希望你能有所改变，如果因为改变而失去你的优点的话，我来负责。”

“你说要负起责任………你到底想干什么？”

“既然我说‘你有很多优点’，那么就算比企谷君变了，我也会为你寻找优点的。”

“雪之下……”

“……因为有这样的事，所以今后不能擅自离开我们，那个……不行。”

“……我知道了。”

我为了掩饰眼眶发热，又伸手拿起杯子喝了一口红茶。

得到了大致的同意，雪之下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喘了口气，沉默再次降临，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变化。

说到底，我一直认为自己不会改变，所以一直这么说，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无非是为了保护自己。

不管别人怎么否定自己，自己都不会改变，自己想办法保护自己的价值。所以，别人眼中的自己根本无所谓。

但是，现在终于开始觉得自己在别人眼中的价值了。那是因为那个人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存在。

为了保护那个人眼中的自己，也许改变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容易改变，但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变化已经发生了。

现在应该努力不让这种想法后退吧。

即使那只是暂时伤害了自己或那个人。

我沉默了一会儿，旁边又有人说话了。

“比企谷君。”

“.....什么事?”

“我也很清楚你不可能那么容易改变，也许你还会用同样的方法去帮助别人。如果你因此受到无端的指责，.....到时候我会作为侍奉部部长负责‘处理’你。”

“不、不.....不用这么做，.....饶了我吧，雪下之下小姐。”

被她那诡异的笑容逼着，我结结巴巴地只能这么回答。

看到我的反应，雪之下的表情又变了。一改往日的表情，这次的笑容很平静。

然后，她把手重新放好，盖在我手上说。

“嗯，刚才那句话有半开玩笑的成分，.....真的.....不行，别这么做。”

“啊，啊.....我知道了。”

“那就好。”

虽然已经不知道什么好了，但雪之下的剑鞘好像已经收好了，总算松了一口气。

不过，她似乎还有很多话想说，接着又说。

“对了，刚才比企谷君说‘自己也是随波逐流’，那是.....。”

“啊，这大概是自己也承认了自己……浑浑噩噩的人际关系吧。明明知道那样做只是为了争取时间……”

“这或许也是你温柔流露的结果吧。”

“欸？”

因为是讨厌谎言和欺骗的雪之下，我还以为一定会被谴责呢。

而且承认这一点是因为自己胆小。绝对不是温柔。

我露出困惑的表情，她这样回答。

“正是因为你能承认别人的弱点，才会在修学旅行的时候做出那样的事，对吧？我觉得这也可以说是你特有的温柔。”

“这评价有点过分了吧。而且，就算我那样做，他们最终还是……。”

“……是啊，我理解。所以……正因为如此，请不要对我们做那种事。”

“啊……我知道。”

对。正因为如此，不能让我们的关系充满谎言和欺骗。因为这样的关系最终还是会破裂的。

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

“啊，对了。……我不参加社团活动的时候，老师被拜托不要硬把我带来，那是雪之下吧？关于那件事我真的很感谢你，谢谢你。”

我这么一说，雪之下的脸颊微微泛起红潮。她放在我手上的手一下子被重新放好。

“啊，不……那也是我自作主张的，我希望……你哪怕多花点时间，也能说出真相……”

“那让我也顺便说，谢谢。”

“真是的，你……。”

我说道，雪之下转过身，一个人喝起红茶来。

短暂的沉默之后，我不经意地看了看外面，我出门时的微阴天气不知何时已经恢复了。

但是，不像这个季节，太阳下山的时间很早。客厅里有些昏暗，延伸到房间的影子也慢慢变长。



雪之下倒了一杯红茶，打开了房间的灯。

在我旁边坐好后，她叹了口气，小声说。

“我还是……喜欢你，喜欢到我自己都没有办法。”

“……”

面对雪之下那句超出常理的“没有办法”，自己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保持沉默，她把脸转向我。没办法，我只好用视线回应。

雪之下用深海般的眼睛直视着我，语气强硬地说。

“我……我想念你的心情……我不打算输给任何人——甚至是由比滨同学。”

“……”

“可是，可是……”

说到这里，雪之下一时语塞，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她转向正面，凝视着虚空。

“雪之下……?”

“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你……真的……能够幸福。我从来没有想过，能让你幸福的只有自己这种傲慢的事情。所以……这次打算让给由比滨同学哦。”

我本想好好回答她那沉重的话语，但现在的我却忍不住脱口而出。

“我想，像你这样做岸桀骜不驯的人应该很少吧。”

“哎呀，还不如你呢。”

雪之下又朝我微微一笑，这样回答。

好可怕，雪之下小姐。

再加上自己打算坚持自我到最后，所以也不可能反驳她说的话。

不过，雪之下的话中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姑且先指出来。

“这个暂且不论……我自己也没想过要让由比滨幸福。”

“这是怎么回事?”

雪之下微微歪着头。

“说到底， .....是否感到幸福，取决于自己的心情吧?不过，能帮助别人改变心情才是件好事。”

“.....你的想法很有你的风格。那么，是不是应该说，我已经拜托由比滨同学帮忙了?”

“.....怎么回事?”

这次轮到我问了。

听了这句话，她仿佛在说“我已经等很久了”，微微扬起嘴角。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喂。

“比企谷君，你还记得我作为侍奉部部长第一次拜托平冢老师的事.....吗?”

啊，你要在这里提起这个话题吗?

本来，我是为了改变扭曲的毅力和孤独体质而被强制加入侍奉部的，但因为我不同意，所以就变成了雪之下和自己谁更能为别人服务的比赛。

胜利的一方似乎可以对失败的一方下达任何命令。

胜负的裁定本来应该由顾问平冢老师来做，但根据之前和老师的谈话，似乎也可以由当事人来决定。

我对胜负的结果已经不太关心了，所以脱口而出。

“咦，你还打算继续吗?我个人觉得就算我输了也无所谓。”

“那可不行，你还不能说已经改过自新了。”

“也许确实是这样。而且仔细想想，我也没有承认自己改过自新。”

“.....果然啊，还有，比企谷君。赢的一方可以命令输的一方。现在，你真的可以向我认输吗?”

“.....我没想过。”

“那就好。”

面对她锐利的眼神，我实在无法轻率地回答。

而且，从雪之下的立场来看，这个回答似乎是正确的。她露出微笑，恢复平静的眼神，转向正面。

对我来说，现在在这里被雪之下说“做我的恋人吧”也很为难。

虽说这是自己种下的种子，但眼下的危机得以避免，我松了一口气。

但是，谈话似乎还没有结束。

“对了，比企谷君还记得.....我对由比滨同学和你说过的侍奉部的理念吗?”

“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促进他们自立，对不对?这怎么了?”

“是的。不过，现在对我来说你就相当于.....鱼本身。所以如果贸然靠近，恐怕我会把你吃个精光。”

“吃个精光.....”

.....这孩子说话还是那么难听。

爱吃就吃，你是有顶天家族的弁天大人吗?要是能像布袋兄那样转变思想，不再吃东西就好了。(注：动漫《有顶天家族》梗)

她无视我皱着眉头的样子，穷追猛打。

“也许现在的我也能接受现在的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现在的比企谷君’以外的东西都要牺牲掉吧。然后，你就会被我的热量煮成青蛙。”

“.....”

我从刚才开始就一会儿被当成鱼，一会儿又被当成青蛙，好忙啊。又不是狸猫。(注：日本民间传说物种，可以变幻成各种东西)

雪之下不顾不知如何反应的我开心地说着话，这次却一改忧郁的表情。

啊.....这种反差也是我被煮的原因之一。

“但是，正因为如此.....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改变你。我不像由比滨同学那样灵巧，如果接受了现在的比企谷君，你大概就那样了。更别说重新做人了，能同时做到这两点的，只有她。”

“.....雪之下自己做不到也不是不明白.....由比滨能做到，有什么根据吗?”

单纯地说，由比滨对雪之下来说是重要的朋友，很值得信赖，我大概也能接受。

但是，实际上她的回答有点不一样。雪之下的脸颊微微泛红，这样回答。

“那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

“.....是这样啊。这确实是挺有说服力的.....根据。”

“嗯，所以.....我就拜托她帮忙了。第一次委托帮忙。”

“.....是吗?”

我也好，雪之下也好，在由比滨面前也抬不起头来啊.....这个。

而且不光是她刚才说的话，今后我和雪之下要想好好面对，恐怕也需要由比滨的存在吧。

就像我和由比滨，以及雪之下和由比滨一样。

想到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这样想也许很奇怪，但是.....能有这样的朋友的雪之下.....我有点羡慕。

朋友，吗.....。我想要回想起什么，却被雪之下一句话打断了。

“那么，比企谷君你.....有‘改变’的打算吗.....?”

“.....”

“变”吗.....。迄今为止，我一直否定为了逃避现状而做出的变化。

但是，现在的自己所追求的变化并不是这些吧。

倒不如说，为了继续面对现状，有必要改变才是正确的。

既不否定过去的自己，也不否定现在的自己，只要改变的目的是这样，自己也不草率。

但是，现在要把那个清楚地说出来，还是有些顾忌。

那大概是因为自己对“变化”本身犹豫不决，又担心雪之下对我的幻想会被打破吧。

而且，在现在的语境下，肯定“改变”这件事，大概就是肯定雪之下接受委托的内容本身。被这么解释的话，自己有点不好意思。

虽然有点吹毛求疵，但也没办法。

“我可不能说没有‘改变’的打算.....，不过我想恐怕以后也不会‘改过自新’了。”

“.....原来如此。说到改过自新，确实给人一种改正错误的印象。我也没有否定现在的你的意思，

所以不会要求你改过自新。或者说，本来就不可能，你要改过自新。是啊.....对你来说不可能。放

弃重新做人吧。而且，如果你重生了，会越来越恶心。”

往立板上洒水的雪之下，我实在受不了被冲走，所以我也想办法反驳。

“我自己都说了，这种事也没什么，但没必要一再强调不可能吧？这种事我最清楚。再说，‘越来越’是什么意思？本来就恶心吗？”

“啊？错了吗？”

“不，没什么……真是的……”

结果被她反驳了。

但是，被从来没有放弃过的雪之下这样断言，莫名地让人生气。我歪着嘴对她说了这样挖苦的话。

“说着‘要改变整个世界’这种豪言壮语，却放弃了重新做人。像你这种人，好像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件事。”

“我也有放弃的时候哦。”

“什么？”

雪之下的声音和刚才一变，变得微弱了。听到我的声音，她露出有点寂寞的笑容看着我。

“我也想过重生，但……最终还是不行。”

“你、你……怎么会……”

我对她的又一个幻想被打破了。

雪之下雪乃这个人，即使考虑到本来就拥有很高的能力和才能，但她认为自己所期望的一切都是通过努力实现的。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不会吧。

“比企谷君，你还记得文化祭上和我两个人巡视时的事吗？”

“当然，我记得……”

“我当时不是说过吗？我想成为姐姐那样的人。那不仅仅是学习和艺术方面的事，在人际关系方面我也是这么想的。”

“.....”

.....一时难以置信。雪之下雪乃说过的话。在人际关系方面，也想成为姐姐那样的人。也就是说，想和别人好好相处。

我一直自作主张地认为她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但是，比起那个，为了优先自己的政策而故意不做那个——。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从一开始，她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即使她希望那样，也是不可能的。

虽说接近雪之下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我总算明白了阳乃小姐和叶山在意雪之下的理由。

雪之下是坚强的，不，是想要坚强，所以自己选择了坚强。

我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对方先开口了。

“当然，我也自以为掌握了最基本的社交辞令，稍微有点事就.....。但最终还是没能忍耐。把恶意搪塞过去，把真心话和客套话分开使用，配合周围的人.....”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说出了这样的话，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对雪之下吐露心声的安慰。

“.....俗话说水至清则鱼不栖。唉，.....你的情况是太清了，鱼无法栖息吧。”

“谢谢你.....比企谷君。”

雪之下说完，抓住了我放在沙发上的一只手。

然后，用双手抬到胸前，她眼睛微微湿润，微笑着继续说。

“所以，那时候.....你说这样就可以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

“嗯、嗯.....那也有一半是在说给自己听。”

一只手被雪之下握着，我实在不好意思，为了掩饰害羞，我脱口而出。

“想到这一点，.....或许庆幸自己最终没能重生。正因为没能做到，我才能这样和你在一起。”

“是、是啊.....”

我的身体已经很热了，也没能好好地看她的脸，好不容易才这么回答。

话总算告一段落了，握住的手终于松开，松了一口气。

“我可不能说没有‘改变’的打算……，不过我想恐怕以后也不会‘改过自新’了。”

“……原来如此。说到改过自新，确实给人一种改正错误的印象。我并没有否定现在的你的意思，所以不会要求你改过自新。或者说，本来就不可能，你要改过自新。是啊……对你来说不可能。放弃重新做人吧。而且，如果你重生了，会越来越恶心。”

往立板上洒水的雪之下，我实在受不了被冲走，所以我也想办法反驳。

“我自己都说了，这种事也没什么，但没必要一再强调不可能吧？这种事我最清楚。再说，‘越来越’是什么意思？本来就恶心吗？”

“啊？错了吗？”

“不，没什么……真是的……”

结果被她反驳了。

但是，被从来没有放弃过的雪之下这样断言，莫名地让人生气。我歪着嘴对她说了这样挖苦的话。

“说着‘要改变整个世界’这种豪言壮语，却放弃了重新做人。像你这种人，好像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件事。”

“我也有放弃的时候哦。”

“什么？”

雪之下的声音和刚才一变，变得微弱了。听到我的声音，她露出有点寂寞的笑容看着我。

“我也想过重生，但……最终还是不行。”

“你、你……怎么会……”

我对她的又一个幻想被打破了。

雪之下雪乃这个人，即使考虑到本来就拥有很高的能力和才能，但她认为自己所期望的一切都是通过努力实现的。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不会吧。

“比企谷君，你还记得文化祭上和我两个人巡视时的事吗？”

“当然，我记得……”

“我当时不是说过吗？我想成为姐姐那样的人。那不仅仅是学习和艺术方面的事，在人际关系方面我也是这么想的。”

“……”

……一时难以置信。雪之下雪乃说过的话。在人际关系方面，也想成为姐姐那样的人。也就是说，想和别人好好相处。

我一直自作主张地认为她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但是，比起那个，为了优先自己的政策而故意不做那个——。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从一开始，她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即使她希望那样，也是不可能的。

虽说接近雪之下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我总算明白了阳乃小姐和叶山在意雪之下的理由。

雪之下是坚强的，不，是想要坚强，所以自己选择了坚强。

我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对方先开口了。

“当然，我也自以为掌握了最基本的社交辞令，稍微有点事就……。但最终还是没能忍耐。把恶意搪塞过去，把真心话和客套话分开使用，配合周围的人……”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说出了这样的话，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对雪之下吐露心声的安慰。

“……俗话说水至清则鱼不栖。唉，……你的情况是太清了，鱼无法栖息吧。”

“谢谢你……比企谷君。”

雪之下说完，抓住了我放在沙发上的一只手。

然后，用双手抬到胸前，她眼睛微微湿润，微笑着继续说。



“所以，那时候……你说这样就可以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

“嗯、嗯……那也有一半是在说给自己听。”

一只手被雪之下握着，我实在不好意思，为了掩饰害羞，我脱口而出。

“想到这一点，……或许庆幸自己最终没能重生。正因为没能做到，我才能这样和你在一起。”

“是、是啊……。”

我的身体已经很热了，也没能好好地看她的脸，好不容易才这么回答。

话总算告一段落了，握住的手终于松开，松了一口气。

一阵沉默后，她再次开口。

“总之，能确认比企谷君有变化的想法真是太好了。顺便说一下，为了支持那个想法，我想了一些歪理。”

“故意说歪理而不是逻辑，这有什么意义吗？”

“……我是为你考虑的。”

“原来是这样啊……。”

雪之下的语气还是那么微妙，让人难以反应。我苦笑着回答。不知为何，她露出满意的表情。

“你好像害怕自己的改变，或者讨厌自己的某些地方……但是，对自己来说，自己本身也有像黑匣子一样的地方吧？”

“啊，我的内心确实充满了黑历史……啰嗦！”

我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但不知为何，我还是说出了一贯的自虐话题。

于是，雪之下的眼神就像看到了什么可怜的东西一样，继续说道。……请不要用那样的眼神看我。

“不，我一句话也没说过……我只是把它比喻成隐藏的、被封印的东西。”

“我知道。而且，真正的黑匣子是醒目的橙色，和我这个阴暗的人没有关系。”

“……言归正传好吗？就算比企谷君一直是一个人……也不可能对自己了如指掌吧？”

“在关键的关键时刻，我的心被揪着，这个时候就算忽略了……嗯，那是当然的，自己不知道的地

方也有很多吧。事后回想起来，经常会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这次她对我的自虐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为了照顾我，还是单纯觉得麻烦。

“所以……与其说是发生了变化，不如说是……引出了自己新的一面，这样想怎么样?”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这种因子本来就存在，是这样吗?”

“……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原来如此。确实，这种想法也不是不可以。

不，应该说更早想到也不奇怪。

不过，至今为止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想法也多少明白了。

那是因为我是个孤零零的人。

所以，脑子里只有自己给自己看的那一面。

普通人则不然。根据周围的情况和人来区分使用自己所展现的一面。

所以，即使有多个自己，也不会觉得特别别扭。

如果追究起来，就会变成雪之下阳乃那样吧。

不过，先不说为了迎合别人而改变自己的一面，人有各种各样的一面是肯定的。即使是自己不知道的方面。

所以，这种想法不会否定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吗?

我默不作声，正要理解，雪之下却朝我看过来。

“可是，你现在内心的抽屉已经扭曲得很厉害了，那个……怎么也打开不了。”

“……故事是这样展开的吗?我倒是想问问你的抽屉是怎么回事。”

“我的只是气密性高而已。”

“气密性?气密性高的话，作为衣柜来说可能是高性能的，但你的情况是机密性出了问题吧?”

“不要用那种不看字面就看不出来的表达方式。而且，我抽屉的保密性也不是很高。……已经……被由比滨同学和你打开抽屉了。”

雪之下说着转过脸去。从这边只能看到她那微微泛红的脸颊。

正因为她所说的内容和她的表情而感到莫名的奇怪时，雪之下又传来了声音。

“而且，就算你自己没有这个意图……也会把别人的抽屉打开很多。除了我之外……由比滨同学、叶山君……”

“……”

我无法否定她的话。我早就没有自信断言刚才提到的这些人的变化与自己无关了。

然后，我也能猜到她对打开抽屉的自己说的下面这句话。

“所以，雪之下是为了打开我的抽屉——”

“我拜托由比滨同学了。我觉得她也很擅长拉开抽屉。”

“……是啊。不过，被别人拉开抽屉，心情不太好。”

我刚才说的话，大概也是夹杂着逞强和害羞的半假话吧。

雪之下愕然一笑，把话题转到最重要的地方。

“那就只能自己打开了。……能打开吗？”

这个答案在自己心中已经决定了。

不过在那之前，我想有件事必须先告诉雪之下。

“现在我只能说——你等着我。我打算下周一去侍奉部，那天在我联系你之前，你能在教室里等一会儿吗？”

“嗯，嗯……那倒没关系。”

突然接到通知，雪之下显得有些吃惊，但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表情。

她看着我，我也用眼神回应她。

然后做了一次深呼吸。

“我打算在这个星期六向由比滨告白，请求她作为我的恋人交往。但是，我并不打算就此表示祝贺。

如果这种状态对两个人来说都不幸福的话，维持这种关系就没有意义了。嗯，我想和由比滨在一起，

所以会不惜一切努力的。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这么断言后，雪之下用略显落寞的眼神看着我，小声嘀咕道。

“而且……这次也不会先告诉我吧？”

“不好意思，就是这么回事。”

听了我的回答，她转过身，托着腮叹了口气。

我对着雪之下鞠了一躬。

“对不起……雪之下。虽然也有先告诉你的话被阻止的可能性，但是关于这个想法首先应该给由比滨听。所以，不能告诉现在的你。不过，在这里我想明确地告诉你，我愿意好好地回应由比滨的心意，而这个方法是为了不否定现在的自己，改变今后的自己。为此，也许会暂时伤害她，但这是为了今后能和她在一起而必须经历的过程，所以现在我只能说……请相信我。由比滨也是……雪之下也是。”

“……我知道了，比企谷君。抬起头来？”

我照做了，雪之下有些吃惊地看着我。

她没有表露感情，反而让我揪心。我想这只是为了安慰自己，但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

“只是，不管结果如何，我也不想先告诉你，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以后，也许在社团活动中也会先教两个人方法。这样做的话，说不定会成为对自己的枷锁……”

“枷锁？”

“是啊，如果必须先教方法的话，我是不会那么奋不顾身的。”

“……原来如此。总之先等……到下周一放学后再说。”

“谢谢……雪之下”

我表达了谢意，不知为何，雪之下的眼神一转，变得锐利起来。

啊？说了什么不好的话吗？

“但是，作为代替……如果超过那个时间，由比滨同学的样子很奇怪的话……”

“.....不管是煮还是烤，还是做火锅，请随心所欲。”

雪之下满面笑容地回答。

那眼睛完全是野兽发现猎物时的眼睛。好可怕。

她的眼神还是那样，想继续说下去。

“比企谷君一定要好好让由比滨同学幸福.....不，这种说法不太好。那么，呃.....比企谷君一定要让由比滨同学戴上枷锁。”

雪之下的眼神和她说的话让我战栗，脑袋里差点儿冒汗。

“总觉得前半段和后半段说的内容有很大差别，是错觉吗.....?”

“哎呀，不会的。因为‘幸’这个汉字好像是戴着镣铐的人的形状。”

“为什么这种形状的汉字有幸福的意思呢?”

“我记得.....应该是那种程度的刑罚就结束了，或者可以从那种刑罚中逃脱。”

“哦.....”

看到雪之下小姐一如既往的雪基百科的样子，我不由得嘀咕道。

这么一想，我不禁感叹，原来古人的思维方式也是如此激进。

然而，幸福的本质或许就是如此。

实际上，我自己也被套上了枷锁。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对方也会支持。

这种对一切都有利的事情不可能永远被允许。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是必须“给出答案”，适可而止。

“总之，这个我知道了，不过.....你行吗?那个.....没套上枷锁。”

“虽然我也很想这么做，但我想先让由比滨同学套上枷锁也不迟.....”

“是吗.....”

虽然现在是我自己提出来的，但面对一如既往的令人不安的对话，我还是叹息着回答。

雪之下不知为何盯着我看，用催促的表情小声说。

“我，倒不如说你才是——”

说到这里，她突然移开视线，转向前方，低着头。

我稍微思考了一下，理解了她的真意后，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

“雪之下。我有话想再对你说——”

下一个瞬间，我的嘴唇被雪之下洁白纤细的食指碰触，接下来的话被封印了。

然后，她笑着回答道。

“比企谷君，你和由比滨同学的关系解决后再说吧。”

想到这里，我把意识放回了外界。

往外一看，不知不觉天已经相当暗了。

侧耳倾听，可以感觉到有两声轻微的脚步声正在靠近。

“答案”已经近在咫尺了。

## ⑭所以我的青春恋爱喜剧从此也会出错。

“咚咚”的敲门声传来。

我应了一声“请进”，门随着嘎啦嘎啦的声音被拉开了。

几乎整个门都是开的状态着，可以确认刚才那两个脚步声的主人。

雪之下雪乃和由比滨结衣。

“.....你好，比企谷君。”

“呀、呀哈喽!”

“你、你好.....”

她们带着带毒的笑容，脸上带着一丝为难的表情，我先跟她们打了个招呼，但嘴却扭曲了。

“.....让我等这么久，你胆子真大啊。”

雪之下稍稍移开脸，叹了口气，朝我这边走来。

我条件反射般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她低头。

“对不起。另外……我很长时间没有参加社团活动，给大家添麻烦了。”

雪之下走到自己的座位前，放下肩上的包。

然后，对着抬起头的我笑着这样回答。

“……没关系的。不参加社团活动是我允许的，也没有特别担心和麻烦。”

“小雪……”

听了我们的回答“像往常一样”，由比滨松了口气，跑了过来。

三个人都走到了自己的位置，雪之下又开口了。

“……总之先坐下吧。”

“是、是啊。”

“……哦。”

“……”

午休的时候明明还在这里吃午饭，却总觉得三个人坐在活动室里的画面已经很久没有了。

不知道其他两个人是不是也这么想，只是沉默了一会儿。

最先打破沉默的是由比滨。

她转向我，挠着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对、对不起，小企。让你也等了我们这么久。来这里的时候，那个……小雪……”

“由比滨同学，你没必要向这种男人道歉，想想他对你的所作所为。”

由比滨在中途说不出话来，雪之下立刻伸出援手。

她看着我的眼神很惊讶。

我无法忍受这样的视线，自然地又低下了头。

“对不起……”

“呀，没事……刚才小企已经向我道歉了……那个……”

“……最后，就连比企谷君也被由比滨同学的情所折服。我也很想看看你哭的样子。”

“……”

请不要用那么漂亮的笑容说那样的内容好吗？雪之下小姐。

你还打算让我心痛吗？

而且因为是真的，也无法反驳。

对，我是……折服了。

因为胆小，所以一直不敢迈出一步。

但是，以此为借口已经到了极限，于是我试着按照胆小鬼的想法去考虑表白和交往的方法。

但是，那个对手比想象的更强，我觉得自己也有必要变得更强。

为了和这个人并列。

所以，我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因为自己胆小。

但是，我并不后悔。

因为那个人承认了“现在”的我的存在。就连胆小的我。

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迈出这一步。

不否定“过去”和“现在”——。

正当我思索着这种扭曲的想法时，雪之下的声音又打断了我的思绪。

“由比滨同学，你是不是对比企谷君太好了？”

“不、不……看到小企那样的地方，已经不怎么想生气了……再说，最后他还说要和我永远在一起……”

由比滨说着说着，脸渐渐涨红。

看到她说话的内容和表情，自己的身体也开始发热。

雪之下掌心向上，做了个“哎呀呀”的手势，试着降温。



“嗯……如果由比滨同学你可以的话，我现在也不想再追问下去了。不过我想说的是，比企谷君，都是因为你，星期六晚上才这么辛苦的。电话那头由比滨同学慌乱的样子……”

“哇、哇!小、小雪，你现在别说啊!”

由比滨慌忙挥挥手，想捂住雪之下的嘴。

但是，她突然改变了方向，阻止了她。

被躲避的由比滨趴在桌子上。我看不出她的表情。

“当时我说‘相信比企谷君吧’，好不容易劝解了她。”

“小雪……”

由比滨保持着原来的状态，低声叫着她的名字。看样子已经放弃了。

雪之下也没有再说什么。

听了刚才的话，我再次向她们微微低下头。

“我能回到这里，多亏了雪之下和由比滨对我的信任。真的……谢谢你们。”

“比企谷君……”

“小企……”

抬头一看，有两张脸有些担心地直直地盯着我。

不管怎么说，被这样的目光看着，我觉得不好意思，不由得移开了视线。

然后，我想起刚才雪之下说的话，脱口而出。

“啊，还有……对了。没什么，那个……什么?温柔的不只是由比滨，雪之下也是吧?虽然方向不同。”

“欸?”

雪之下被我唐突的反应吓了一跳。由比滨看到她的反应，不禁笑了。

“不行的事情就明确地告诉他不行，或者是为了……本人，但很少有人能做到。因为害怕被讨厌。”

“不、不……没有那种事……倒不如说，我是为了疏远别人才这么做的……我无法否定……”

这次雪之下变得通红，低下了头。我和由比滨相视而笑，她一脸不悦。

然后瞥了我一眼，这样回答。

“你、你想用这种话讨好别人是没用的。而且……你不是也不太会说别人的事情吗？”

“欸？”

“那倒也是。小企也很难理解……嗯，我觉得他很温柔。”

“……”

由比滨嗯嗯地点着头，笑眯眯地跟着雪之下。

突然两个人同时把矛头指向我，我找不到该说的话，沉默了。

看到我沉默，雪之下立刻追了上来。

“啊，还有可能……我又要对你发挥‘那样的’温柔的时候了。”

“……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刚才你为给我们带来了担心和麻烦而道歉，我是在问……今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

那是指我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吧。而且，站在她的立场上想阻止。

但目前还没有任何可以保证的东西。

还有，关于这件事，我必须告诉由比滨。

就像星期天阳乃小姐说的那样，现在的我有了应该保护的东西。

可能是雪之下和由比滨本人，也可能是两人之中的比企谷八幡。

她们以半信半疑的形式承认了我的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这两个人卷进自己的做法。

所以，自己采取了随时切断表面上与由比滨的联系的方法。

“现在只能说尽量避开。万一真的到了，虽然对不起由比滨，但我可能会暂时卸下恋人的标签。”

“什么啊?!”

我从意想不到的地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由比滨听了之后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看着我。

她的表情夹杂着惊愕和担心。她一边在胸前摆弄着手，一边小声地说。

“小、小企……你刚才不是跟我说过吗?要一直在一起。啊，我已经不介意小企做那种事了，当然希望你不要做了……但我也不会因此讨厌小企……”

不顾这样的我从她嘴里说出来，嘛……内容还是老样子。

“确实，刚才我对由比滨说过‘我们要永远在一起’，但我从没说过要以恋人的身份永远在一起。而且，如果我自作多情的行为把你和你周围的人都卷进来，那就太不好了。所以……”

“真是的……这个男人事到如今还强词夺理……”

“……”

不出所料，雪之下用手指按着太阳穴，摇着头，一脸惊讶。

她原本以为由比滨也会生气，但不知为何，她只是沉默着，低着头思考着。

沉默间，我有些害怕，想要搭话。

“由、由比滨?不、不……还没有决定……那个……”

“可以了!没什么，我……”

“欸?”

“小企刚才说的……不会一直以恋人的身份在一起。”

由比滨抬起头，看着我，这么说着，脸上的笑容不知为何有些泛红。

我正为她意料之外的反应而不知所措时，对面传来了“呵呵”的一声注意到了什么。

往雪之下那边一看，她正用手捂着嘴。

“由比滨同学，你不会是……”

“嘿嘿……”

“……事到如今，我不得不佩服由比滨同学的乐观。虽然比企谷君完全没有这个意图。他会屈服也

是可以理解的。”

“这、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两个就明白了……为什么由比滨在咧嘴笑?”

“别……”

由比滨的脸似乎有些发烫，她用手抚摸着脸颊，又用手啪啪地扇着脸，回答道。

“嗯，你只要知道……由比滨同学同意撕掉恋人的标签这一事实就足够了?”

“……”

雪之下又露出一副令人厌恶的坏心眼表情，微微一笑，对我这样回答。

我觉得再追问下去，恐怕会陷入泥坑，所以决定不再吭声。

而且，自己向来独断专行，不喜欢秘密行事，所以也没有权利抵抗两人的行动。

我沉默了，她们又相视而笑。总觉得不自在，把脸从两人身上移开，突然又有人叫我的名字。

“比企谷君。”

“是、是的。”

“我想上周也说过了，……以后，尽量先商量好。即使找不到其他方法……”

“是的……”

我没有认真地看雪之下的脸，这次也有视线从旁边刺进来。

“小企……我也……对吧?”

“是的……”

不知是高兴还是害羞，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交织在一起，我甚至想逃离这里，但她的话还没有结束。

雪之下的眼神有些锐利。

“比企谷君，由比滨同学的事已经拜托你了。因为她是我重要的朋友。虽然我没有说你要让她幸福，但是，如果因为你的原因而变得不幸的话……”

说到这里，她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用眼神炯炯这个词来形容的视线。

这次不能移开视线，我看着雪之下闪闪发光的眼睛，在膝盖上握紧拳头，勉强开口。

“我、我知道……”

也许是对我的回答很满意，这次又用同样的视线看着由比滨。

由比滨不由得缩了缩下巴。

“由比滨同学也……吧?”

“我、我知道……”

“那就好。”

雪之下恢复了原来的笑容，我和由比滨都放心地叹了口气。

看到这个，她也长舒了一口气。谈话告一段落，房间里再次陷入寂静。

过了一会儿，由比滨在胸前拍了拍手，好像想起了什么。

“啊……对了!其实今天我有件东西想交给……小雪和小企。”

“欸?”

她唐突的话语，让我和雪之下不由得脱口而出。

由比滨无视我们的反应，开始从手提包外的手提包里取出什么东西。

然后放在桌上的是三个盒子。

包装好的红盒和蓝盒各一个，没有任何包装的白盒一个。

由比滨先把红色盒子移到雪之下面前，说道。

“这是给小雪的礼物。”

“啊，谢谢你……”

然后把蓝色的盒子放在我面前。

“这是给小企的……”

“多、多谢……”

“……”

突如其来的事情，让自己和雪之下都搞不清楚状况，只是盯着放在自己面前的盒子。

由比滨看着我和雪之下的样子，开始说明。

“嗯……这个……是那个……小企回到侍奉部的纪念……还有，我生日的时候的回礼?我想……如果能成为侍奉部的备品的话……”

“由比滨……”

“由比滨同学……”

雪之下和我不禁同时说出了她的名字。

两个人的视线同时投向她，由比滨的脸变得通红。

也许是为了掩饰害羞，她立刻将双手伸向两个盒子，掌心向上催促道：“请，请。”

“总之……快点打开!啊，今天也没什么时间……”

“是啊。”

“是啊。”

她催促着我，我和雪之下小心翼翼地撕开盒子的包装纸。

两个人都没有撕掉包装纸，把盒子拿出来一看，果然和由比滨一样。

也许是看准了时机，由比滨也同样打开了箱子。

去掉缓冲材料，从里面出来的是一个玻璃杯。

侧面装饰着迪士尼的角色。

送给雪之下的，当然是潘先生。

我在迪士尼城堡里的玻璃工艺店里被她乞求，她说不好意思，拒绝了一次。

由比滨那家伙，是为了买这个才和我分开行动的吗?

出门和回家的时候，我拒绝拿行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毕竟不能把这个交给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的人啊。

而且，仔细一看这个杯子……。

“.....由比滨同学。”

“嗯?什么事?”

雪下大概也注意到了同样的事情，用略带惊讶的眼神看着由比滨，问道。

“收到你的礼物我真的很感激.....为什么这个杯子上刻着罗马字 YUKINON 呢?”

“啊?因为那是小雪的东西。”

“.....是.....不好意思.....”

由比滨若无其事地回答，雪之下只能这么说，低下了头。

没办法，我来帮你吧。

我把杯子重新放好，让她看到杯子的侧面。

“喂，雪之下。你还算好吧?我呢.....你看，HIKKY, HIKKY，不是家里蹲。而且杯子上有米老鼠，是不是刻错了?”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由比滨鼓起脸，把头扭向一边。

也许是我的支持起了作用，雪之下又抬起了头。然后，接着说些理所当然的疑问。

“对了，由比滨同学.....你的呢?”

“啊，那确实是.....，只有你刻的是普通的 YUI 吗，有点狡猾吧?”

“因为，小雪和小企都不叫我的名字，所以.....”

由比滨的声音小了一些，表情有些落寞。雪之下慌忙想要跟进。

“嗯、嗯.....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就这个房间使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小雪!”

由比滨恢复笑容，探出身子，握住雪之下的手。

不知为何，有人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我却视而不见。

雪之下的表情有些阴沉，不知为何这次由比滨转向我说。

“呐、小企?”

“什、什么?刚才我说得有点过分了……”

“不，那就算了。”

“是、是吗……”

我稍稍放下心来，叹了口气，由比滨把手从雪之下那边拿开，把脸凑了过来。

然后，她一边抬眼看着我，一边继续说。

“小企也用……这个杯子，果然不好意思吗?”

“要说不害羞，那是骗人的……”

“那我有个好办法!”

“真的吗?”

在这里咬住不放是失败的。她扬起嘴角，微微一笑，递过自己的杯子。

“小企用我的就行了!你看……我的名字叫 YUI。”

“不，那就更不好意思了，请饶了我吧。用 HIKKY 没关系，用 HIKKY。”

“是吗?那就好。”

由比滨露出些许遗憾的表情，把杯子放回原处。

真是的，这孩子……没有丝毫的疏忽和漏洞。

本来恋人之间就会说配对杯很难为情而拒绝的，结果反而更难为情了……唔。

总之，三个人都用由比滨递过来的杯子，总算安定下来。

但是，雪之下向由比滨提出了作为部里的备用品使用时最合理的问题。

“用这个也没关系，不过……是玻璃制的，不能装热饮。”

“啊……是、是吗?对不起，我没想那么多……”

“嗯，我不认为由比滨的脑袋能转到那种程度，你也太过分了吧。”

“什么，不知道你是在关心我还是在嘲笑我!”



由比滨冲着我大喊一声。

最近，自己好像是为了看到这样的反应才故意这么说的。

看到我的脸放松下来，她转过头去。雪之下一脸无奈地望着我和由比滨，小声说。

“不用太在意，由比滨同学，只是说等新年稍微暖和一点而已。”

“不过，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全部到齐。”

“欸，小企说了那样的话……”

由比滨又转向我，惊讶地笑着耸了耸肩。然后，她说出了意想不到的话。

“呐，小企。”

“……什么事?”

“别弄坏了啊?…………这个玻璃杯。”

“什么?不、不……我不打算做那种事，要好好保护……”

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自己只能回答这种理所当然的问题。

但是，不知为何，她看了之后露出了安心的样子。

我的疑问在由比滨的下一句话中立刻得到了解答。

“……太好了。那，我们的事也是吧?”

“……原来如此。…………嗯，我知道得很清楚。由比滨，雪之下。”

我转向她们回答。

听了我的话，两人都露出安心的微笑。

由比滨用玻璃杯比喻的，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吧。

不像这个玻璃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坏。

所以，处理它有时会有点害怕。

但她想说的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自己动手破坏。

但从这个道理上来说——。

“不过，我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我相信它绝对不会坏。”

“真是的，小企……。”

“是啊，这个男人真是卑鄙、狡猾、阴险……如果是我，肯定会堂堂正正地输掉的。”

由比滨一边呻吟一边仰望天空，雪之下瞪着我说道。

我听了这话，歪了歪头，她接着说。

“我想起今天有件事必须跟你说，上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关于我和你的胜负结果。”

“这个我确实说过……。”

说实话，我不知道现在的雪之下在想什么。

说到结果，上周我想认输，被她拒绝了，不过也很难想象雪之下会那么轻易认输啊……是要推迟结果吗？

我突然看向由比滨，她似乎已经从雪之下那里听到什么，正托着腮微笑着。

雪之下见我沉默不语，吸了一口气，又开口说。

“这次的胜负，完全是我输了。本来，比企谷君拒绝了平冢老师的委托，我和你的胜负就开始了。

我和你谁更能为别人服务？所以你还是不承认重新做人。那样的话，作为胜负，谁能服务好别人呢？

其结果不言而喻。与我相比，你更努力地为别人服务，所以这场比赛我输了，我不允许任何异议和反驳。”

一口气说到这里，她叹了口气。

比起胜负的决定本身，我更不喜欢雪之下认输。

所以才会脱口而出。

“雪之下爽快地承认失败，这不是你的风格啊。”

于是，她微微低下头，用落寞的眼神看着我。

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坏事，不禁低下了头。

雪下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高兴。

“我也不是为了认输才这么做的。”

“什么?”

我的头顶上浮现的标志物越来越多，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声音，雪之下一脸无奈地继续说。

“比企谷君。”

“是、是的。”

“比企谷君，你不会和那个……‘不太像’的我一起接触吗?”

“……不、不……不对……”

雪之下的声音小了一些，脸颊红红的，看着雪之下这么说，我的疑问消除了。……原来是这样啊。

“倒不如说，我承认失败是因为我希望你能表明我愿意面对这样的我。你应该有很久以前就想对我说的话，现在不用担心会被我拒绝。因为赢的人可以命令输的人做任何事，这是我对胆小的你的特别照顾。”

……原来如此。她从一开始就这样拒绝了我上周的“回答”吗?

为了让由比滨先得出“答案”。

所以现在处于能够得出那个“答案”的状态。

我对雪之下的愿望，一次也没能实现的愿望，现在，正要实现。

我感到心跳加速，沉默不语，雪之下又传来了声音。

“比企谷君……那么……怎么办?”

“我知道了。我承认我是胜者。”

“是吗……”

听了我的回答，雪之下和由比滨也松了一口气。

但是，雪下所说的“命令”方式，也不是没有抵抗。

所以，我问她这个问题。

“但是……这样好吗？我想雪之下已经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了……这种事，就算命令……也不是命令之类的请求，而且如果你不希望的话……”

“不用担心。命令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命令，现在的我，一般的请求都能得到肯定的答复。所以你不必在意。”

“是、是吗……”

对于“形式上”这个词，我的抵触情绪也缓和了一些。

然后，她又继续说：

“比企谷君……我爱你。所以，我现在想做你最希望的事。所以，……没关系。”

雪之下的告白，以及她对我的微笑，让我的心脏快要崩溃了，但我还是忍住了。

我做了几次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连人带椅子转向雪之下。她也答应了。

……我终于能说出这句话了。

第一次只是单纯的拒绝。

两次从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为了掩饰害羞吗？

现在是……两个人可以得出“相同的答案”。

我和雪之下对视。

看去的状态下我吸了一口气，开始，

“那么，作为胜负的胜者，我命令败者做以下事情。雪之下雪乃——请和我成为朋友。”

“——当然可以。”

她这样回答我——虽然是冬天，却像春天盛开的樱花一样笑容满面。

——这样，我终于有了“答案”。

话虽如此，实际做过的事或许只是给人际关系贴上了适当的标签。

然而，那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尽管如此，说到实际所做的事情，也许只是在人际关系上贴了合适的标签而已。

然而，我认为那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和她一直在躲避。

我一直以为选择了正确的答案，所以犯了很多错误，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独自一人.....。

恐怕我早就放弃了吧。甚至犯错，甚至失败。说起来，我可能已经逃避了答案本身。

但是现在终于可以做那个了。这里有尊重我给出答案的人，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

—————所以，我的青春恋爱喜剧今后也会出错。

—————END—————